

主 羅家倫
編 中華民國史料叢編

浙江 潮

中國國民黨
中央委員會
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印行

浙江潮



本誌緊要告白

本誌創辦以來已逾半載承海內外 愛讀諸君直接間接索購紛至同人無任感激惟是開辦之始悉由留學海外之同鄉諸子掙節學費草創從事故一切預算概從簡畧現在每期除印資實貼若干不計外其餘小包郵便費運送費等賠累亦屬不資不得已於本誌第六期定價表內改正每冊另加郵費貳分現定自第七期起即行實施至以前定購全年者自難補加 限至第十二期止 定購半年者于第六期發行後適相過割續定零購及補購前半年者須一律照加同人爲維持本誌起見照此辦理每期尚不過收回郵費運費等之半額愛讀諸君乞垂諒焉至歐美暹羅越南檀香山及南洋各埠須視日郵索取之多寡隨時酌定若遇其額過大時 例如本誌每期寄海外各報每冊向用日郵八分首版第三期增多二十餘頁郵局即索一角二分 本誌發行所當量用帮貼總不令 愛讀諸君耗重費也再者此後申杭兩總代派所歸結賬目時此項郵費概無折扣合併聲明

浙江潮第參期目錄

癸卯三月二十日

●圖畫

- 浙江全省十一府新地圖(其二)嘉興
- 浙江沿海港灣圖(其二)乍浦口
- 杭州安定學堂癸卯開校式
- 杭州放足會攝影

●社說

- 國魂篇(續第一期) 飛生

●論說

- 第四節中國之國魂安在乎! 祖國主義
- 非省界 文詭

●學術

(七種)

●政法

- 法律概論 那子

●經濟

- 中國金融之前途 無逸

●哲理

- 續無鬼論(續第二期) 陳規

●教育

- 教育學(續第二期) 不難子

第三節教育之界限

●軍事

- 眞軍人 飛生

- 中國無軍人○軍人歷史的進化○軍國主義
- 救中國之三策

●歷史

- 最近三世紀大勢變遷史 大陸之民
- 十八世紀○十八世紀之地位○革命時代○殖產界之革命○思想界之革命○道德的革命

錄

目

○佛國革命之危機

◎傳記

●中國愛國者鄭成功傳……………匪石

○第二節鄭成功未出世時之形勢(續)○第三節鄭成功之初生及其幼年

◎大勢 (二種)

◎世界一般大勢

二十世紀之太平洋(續)
(續前)

◎各國內情

●孟魯主義……………愛孟魯者

◎談叢

●野獲一夕話……………匪石

○曉南宋六陵○虛無黨製造家○供秀全國國際談判

●迴瀾叢話……………公猛

○華盛頓之政過○普煥之克己○達蒙與畢茶士之友誼○孟德斯鳩之陰德

◎時評

●內國之部

○死榮祿與生慶王○王之春其侵欺

●外國之部

○世界大公司○俄日開戰之風聞○海軍世界

◎專件

◎雜錄 (三種)

◎東報時論

●俄兵果去滿洲乎●榮祿罪狀之披靈

◎來函

●寓江西陳君致浙江同鄉會書

◎留學界記事

●記弘文學院全班生與院長交涉事

●日本留學女學生共愛會章程

◎小說

●專制虎(續前)
(續前)……………喋血生

●攝魂花……………全上

◎日本聞見錄

●日本內國第五回勸業博覽會觀覽記

○插畫

▲第五回博覽會正門▲水族館▲美術館▲機械館▲教育館▲會場全景

◎調查會稿

●杭城報紙銷數表●杭州藏書樓書數

表●杭州金融機關組織表●杭州放

足會第一次調查信

◎附錄

●浙江同鄉留學東京題名○後附

表●壬寅卒業生題名●分校分府現在人數統計

售報價目表

全年十二冊	半年六冊	每冊
三元二角	一元七角	三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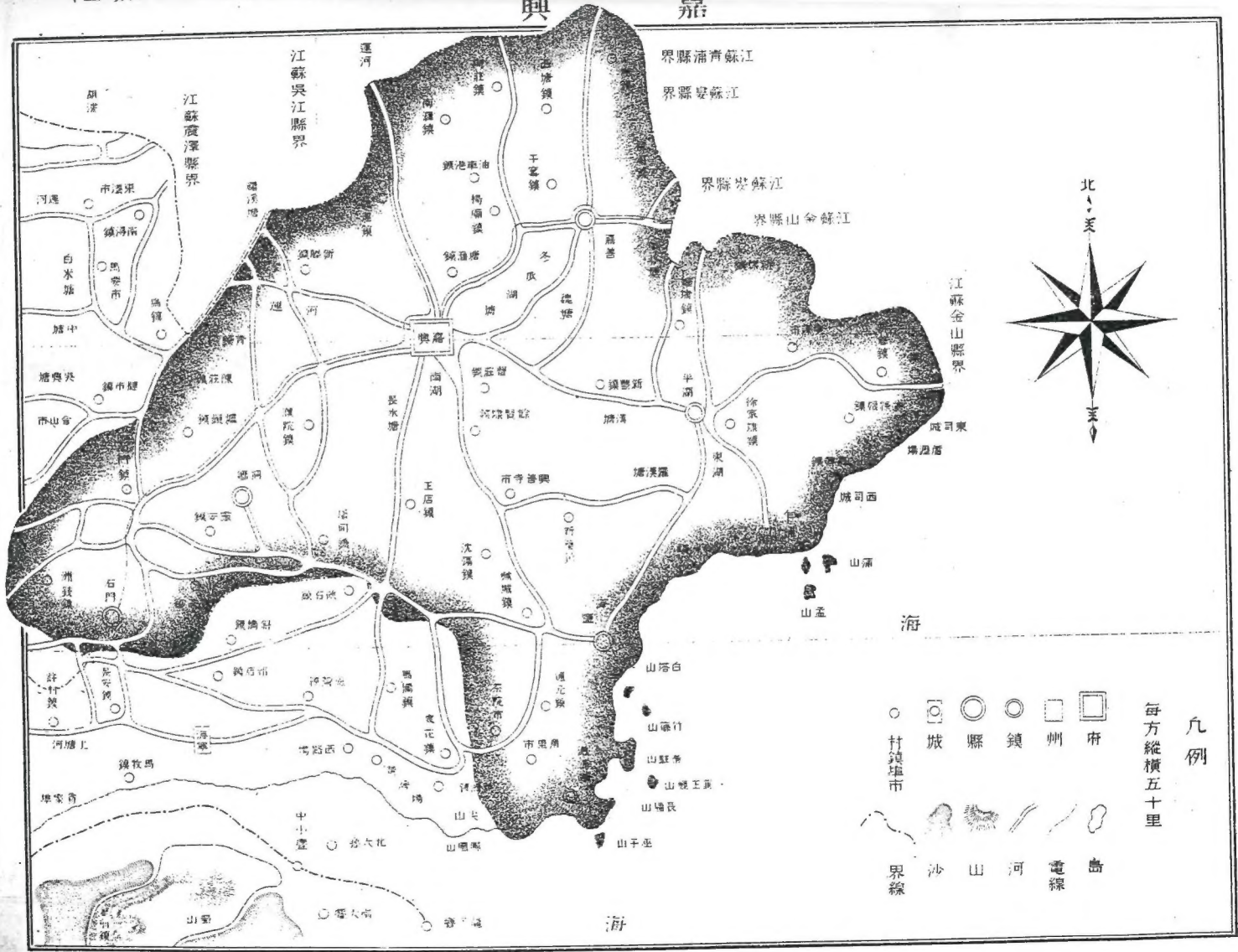
購閱十份以上者照半年例二十分以上者照全年例又定閱十分以上者每份價三元日本各地悉照前例八折內地郵費酌加

廣告價目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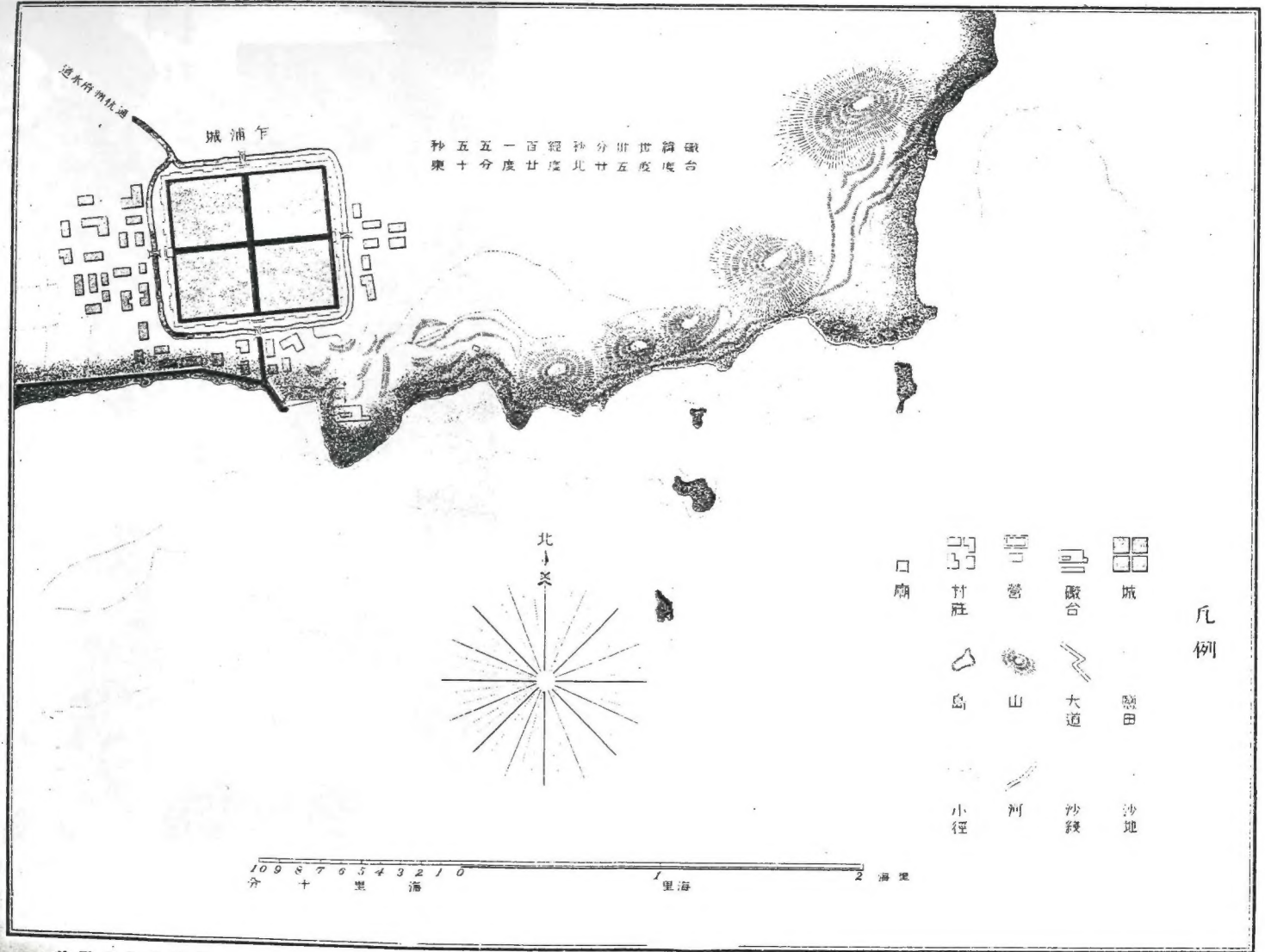
洋裝一頁	洋裝半頁	一行
五元	三元	四號十七字 五號二十二字 起碼
二元	二角	

惠登告白者須於本編定期發刊之前交到價預先付登長半年者當格外從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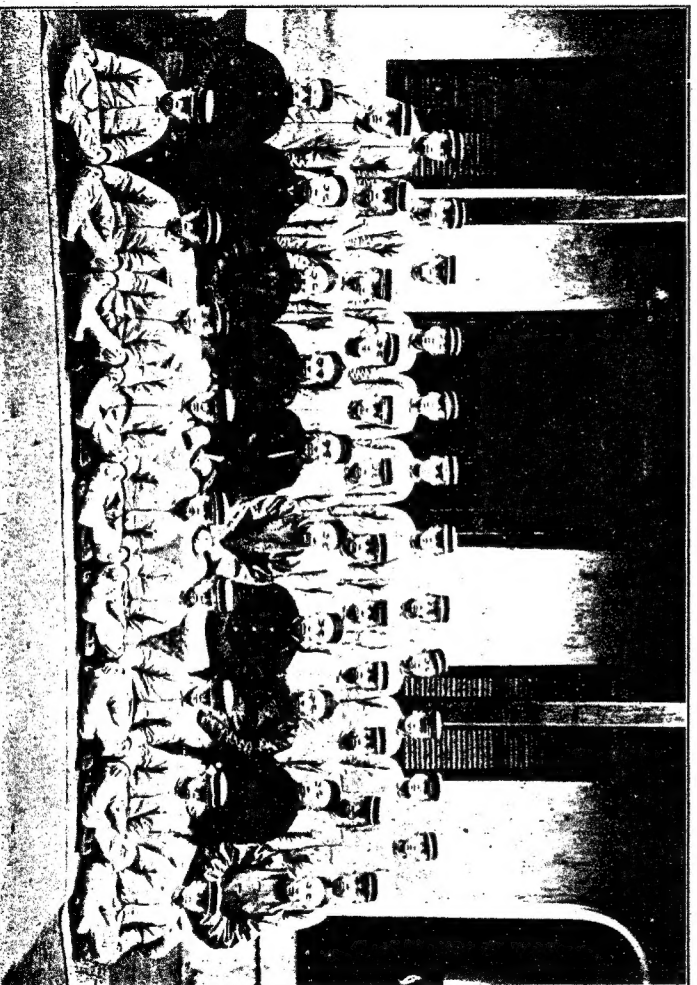
浙江省十一府新地圖 (其二) 嘉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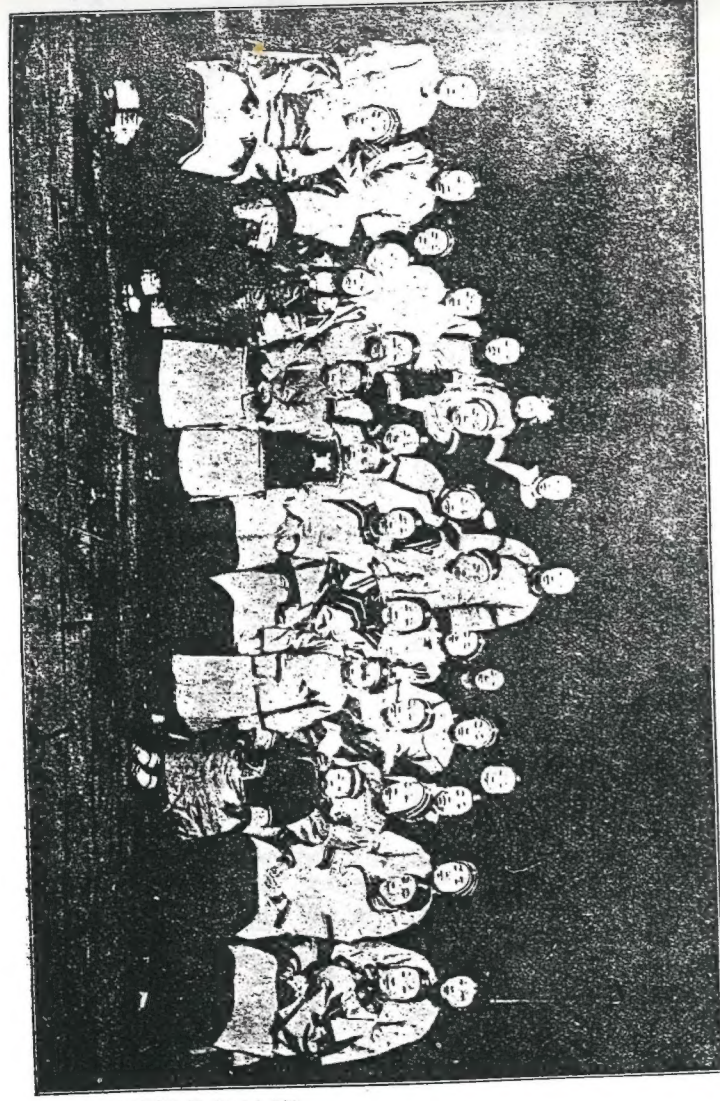
浙江沿海港口灣圖 (其二)



杭 州 定 學 堂 癸 卯 年 開 課 式



(東京通水活版所製)



杭州放足會攝影

是爲杭州胡氏私立安定學堂師生攝影。學生三十三人。冠洋式冠。服洋式衣。中國學堂無制服。疑此爲體操時服式。中國學堂。率不重體操。體操有是。是足喜矣。然學堂用制服。實爲今日中國教育界一大問題。官立學堂。肉食者難與遠謀。若私立者。則何所顧忌。而不改革耶。圖中冠式。乃仿外洋自製。與日本學生冠差同。惟製不精。又無徽章。衣若袴。則以視異者。棉絮殊厚。故拳曲擁腫。不能有輕趨便捷之致。過渡時代之服式。宜其然也。服式雖形質。實爲精神所附麗。日本小學校及中學校學生。必衣校中制服。故挺身瀾步。常躍然現。尙武精神。及入大學校。服式得自由。乃輒衣吳服。著木屐。或且赤足。或且裸下體。天寒則更揣雙手于懷。而兩袖舒張。如鷹翩然。形狀良可鄙笑。日人見中國人曳辮。輒任意揶揄。而實則彼國之服式。與中國人曳辮。其可笑同。服制之於人。顧不重乎哉。中國留學日本者。悉改裝。服彼校中制服。其不薙辮者。少薙腦後髮。仍結三搭辮。而挽之於前。髻之作螺形。隱於冠中。弗之見也。此不失本朝結辮之制。而服制起居殊便。於處置辮髮之策。可謂老謀深算。雖旗幟學生。不能異中國學堂。顧何所顧忌。而不仿倣耶。有自杭州來東京者。述安定學堂體操。學生衣冠盡西式。遙望之一。若日本留學生也。者。及近視視之。或側而觀之。則腦後有一物焉。其形蜿蜒。疑爲蛇。豈蛇也耶。其象鬘耳。疑爲尾。豈尾也耶。嗚呼。此自順治元。年下薙髮之令。迄今二百數十載。何人蔑有。何足異乎。以洋服而有辮。以有辮而體操。鞦韆。鑽櫃。弄臺。木馬。手執。熟不視。辮如仇讎。辮之足以妨害體操。蓋幾乎動輒得咎。中國學堂。顧何所顧忌。而不改革耶。薙辮之說。吾不敢昌言於今日之時代。少薙後腦髮。挽於前而髻之。宜若可爲也。安定學堂能首先發難改革乎。吾爲安定。祈爲安定學生賀。

國魂篇

(續第
一期)

第四節 中國之國魂安在乎！

祖國主義！

飛 生

佔
踏zhàn
jiànmit Fuje
drä

吾今有大怪不可解之一事。欲以質之於我國民。我國民歲必有祖宗之祀。家必有祖宗之廟。兒童上學必對祖宗而式。禮父母妻子有病必禱祖宗而求祀。若是乎世界尊祖之國民未有如我中國者也。我國民以無子爲大戚而宗嗣之爭假子之排斥恒激烈勇猛不少假借。若是乎血統觀念之強又未有如我中國者也。而奈何舉我祖所經營之國而忘之而奈何舉我祖所經營之國而坐視無數異族之佔我食我踐我嗚呼我國民其已矣。彼黃帝夏禹湯武周孔之鬼鳴嗚而哭聲達於吾耳而我國民充如其不聞而猶靦然再拜其祖以爲孝曾謂尊祖之國民而如

右杭州放足會會員攝影圖內僅三十餘人是日到會者共有八十餘人之多杭州第一次盛舉也此會迭次演說及章程辦法前已節登本誌二期三期調查會稿內茲不復述杭州風氣未開婦女更復何論茲會之起實肇源于仁和高氏高在杭素以慈善家名于時又復與杭紳相通應較之一介寒士經營獨造而末有一應者其難易不可以道里計近聞氏又頗熱心女學以爲放足會應舉之事當以女學爲起點否則此會難成而不舉其鴻見卓識實有大過人者要知放足爲其真切重要無可駁議之事上自官紳下逮士民無可反抗無可阻撓杭州女學正在初萌之時一加權抑便即解散其功其罪鄉人必能知之然使風止雨散乃令人談此事以爲歎嗟慨之責則夫己氏之罪蓋亦有不勝誅者敢誌此爲我鄉人涕泣以追之也本誌附誌

是會謂血統觀念之強之國民而如是。

祖國主義者何根於既往之感情發於將來之希望而昭之於民族的自覺心故使吾祖國之既往無榮譽之歷史偉大之事業則我國民之忘之也猶可言也雖然彼數萬里膏腴之地皆開之自一族之手當世界尙狃獯之世而我祖國已巍然出現文化學術發達四布洪水不足以爲禍大山不足以爲阻足跡所至動數萬里我祖宗果能建一大好民族的帝國而最富於勇往冒險之性質者也使吾民族將來無雄飛之資格獨立之希望則我國民之棄之也猶可言也雖然吾民族有其人有其地舉世界強國之要素若人若海若物產若氣候吾民族無一不備無一不可以自雄我祖宗果貽我極好之地位而望我以雄飛世界者也夫已往之感情則如此將來之希望又如彼而又以血統觀念之強尊祖風俗之久徒以土地過大民力太弱故民族的自覺心發達甚緩而今日者則又舉全球之風潮以相搏矣獅兮獅兮而尙不醒則吾終不能不竭全體之力以與爾一搏也

德意志何以雄飛於歐洲伊太利何以出現於世界曰祖國主義之鼓吹之效也雖

然祖國主義者發之自感情而感情不能以議論顯者也則不能不責其任於詩人吾遍搜古今名士之詩終不見有所謂祖國之歌者洞哉吾國竟無但丁其人哉雖然吾今敢爲誓言於此二十世紀中祖國主義而不入中國則已苟入中國未有不發達者也特以一主義之發達之次第必先感情而後條理中國將來不患感情之不發達而患其以感情用事而組織力薄弱使吾國民有復祖國之感情無建新國之能力則所謂祖國者終不過設之於理想不能見之實事嗟夫國民嗟夫國民不必怨異族之凌我辱我奚若而但問我國民之能有建國之意願及能力與否果其有焉則伊太利日耳曼雖亡而復存果其亡焉則印度波蘭雖昔爲強國而終見滅於人故曰國也者國民自守之非他人之所能干預者也

感情不能以理論顯所可言者厥惟條理條理奈何吾謂我祖國今日有死生存亡之大問題三曰道德問題曰統一問題曰自治問題吾輩苟舉此三問題而解決之則此三問題做到之日即我祖國出現之日也而不然者則永永沈淪萬劫不復神明之胄從此長辭世界矣

吾將效鄉先生正襟危坐。以與諸君談性命。諸君必曰迂哉。吾不願聞。吾將效哲學家窮高入微。以與諸君談倫理。諸君必曰異哉。吾不能解。吾非鄉先生。非哲學家。雖然。吾今日欲與愛國志士論道德。何以故。則以道德爲中國將來第一大問題。故道德之範圍廣矣。吾今言道德。吾不得不就其範圍一指定之。彼夫殺身成仁。一瞑不顧。誠哉其道德之高尙矣。雖然是豪傑之道德。可以律己。而不可以強諸人。人者也。辨情意識。以言倫理。言必奚若。動必奚若。誠哉其道德之精微也。雖然是想像完全之道德。可以望將來。而不可以望現在者也。吾所論者皆不在是。吾惟舉今日國民無論何人。何時何事。有是則存。無是則亡。萬不可缺一種道德。在非一人的。而衆人的。也。非理想的。而實際的。也。非完全的。而單純的。普通的也。

自有國以來。未有道德腐敗。而其國能存者也。吾中國道德之腐敗。至今日而極矣。舉其缺點。一一數之。以暢快我議論。暢快誠暢快矣。雖然。吾不忍吾無心爲此。故吾今日者。只取其原因。改革言之。而不願隨波逐流。以一頓痛罵了吾責任也。

道德於何起。起於人之有羣也。遂初時代生活。即道德也。及文化稍進。則有隨一羣組織之進化而變者。如封建時代。有封建時代之道德。立憲時代。有立憲時代之道德。是也。有隨一羣生活之進化而變者。則如農業時代之道德。與商工時代之道德。是也。故道德者。隨羣而進化者也。其進化之公例。則由單簡而至于複雜。由一人而至于羣治。是已。我中國人農業時代最早。出農業時代最遲。故家族政治圓滿發達。而所謂道德者。亦悉自家族發生。然羣治日繁。而道德仍同於一家族。以內新道德不發生。而社會上無一種要件。以維持之。故當少年一入世以後。而好僞之習。即起（儒林外史之匡超人。是其例也）。吾謂中國向來有家族的道德。無社會的國家的道德。（孔子論道有實際的。有哲學的。性命之學。屬於哲學。其所謂實際者。惟一孝字。此不可不知。）若農業時代最重家族。此人羣進化之次第。不可相強者也。然今日者。世界之大勢。已由農業而進入於工商時代。羣治之組織。已一變家族而爲國家的。吾中國不欲自存於世界。則已不然。則未有反抗此大勢。而能濟者也。故今日言道德。所當開宗明義第一注意者在此點。

嗟乎。吾今言道德。吾不得不言破壞而駁之者。耳。日本近來之道德說。咸謂言曰。吾中國若舊道德已去。新道德未來。則其時將何如。不知是乃謬言也。夫道德貴實。際吾中國又烏有所謂舊道德者。仁義禮智已爲八股虫蝕之空空。而今者并其郭而去之矣。吾請平心論之。今日之政府。其能與我國民相安於一日者。其孔子教忠之效耶。抑國民不自知其家國之關繫而亦姑謀樂何憂無君也。吾中國自古以來并未嘗有一種公衆之道。德不過隨天然之進化以自成一種風俗耳。斷不能與日本較。彼日本固有所謂武士道者。焉實際的而非議論的也。日本道德之源泉也。自廢藩置縣。武士道廢而日人慮失其尙武精神也。乃汲汲以舊道德新道德言。果如中國之所謂道德云者。則日本人譯倫理學書。不下數百種。殆與我中國之理學書相埒矣。又烏有所謂新道德未來者耶。且當維新之際。福澤諭吉提物質主義。依科學以言道。德新島襄提精神主義。依宗教以言道。德而明治時代之新國民出焉。據物理學之公例。則無新道德必不足以破壞舊道德。猶不注水於杯中。則杯中空氣永不能出也。中國之風俗積之數千年。其同化之強大幾莫與京自非有德性

Nijima 50

2

堅定者鮮有不爲所融矣。而言破壞之故。今日者不必懼破壞。實不能輕言破壞。懼之而欲因循苟且以度日。謀之而空鎗白手以求戰。是皆義和團一流人物也。當舉世昏濁之際。而欲其進於文明。必先有一種特別社會能握全羣之機關。自成一種風俗。此社會先動而後能漸及於全體。若歐洲中世紀之教會。日本維新時之武士道是也。今苟欲提倡道德。終不可不賴是。雖然我國無之也。官社會勿論矣。士社會雖有可乘之地位。然性質薄弱。不足以任艱險也。農工商社會則智識大淺。又不足與於是。吾思之。重思之。今日之責任斷不能不歸於留學生。留學生雖已失其機。然失於前懲於後。或有可救。未可知也。留學生乎。吾有一言敬告。吾儕今日者。將挾其學挾其智。挾其才。挾其手段。以救中國。其學其才其智必足以救之。然吾敢斷言曰。中國吾輩所能救而且將亡於吾輩之手也。吾儕欲以學以才以手段以智救中國。吾儕之學之才。有未至焉。吾請舉一例。彼英國牛津大學。其學科猶是尋常也。而彼獨能出偉人者。何也。其學風良而學生之道德力強也。故雖有如天之學。如海之才。而其才其學之能及影響於中國與否。則必視其道德力之強弱。以爲衡。及是

期三第潮江浙

時及是時有脩養道德之地位。凡一人之基礎未立而四圍之風俗環攻之。未有不危者也。今既遠適異國。舉向來之精神物質上之惡習慣一掃而空之。而又以異國之感情日日刺擊於其腦。是天設一境以脩養道德之地位矣。凡提倡道德亦必隨學問才具而始立。留學生有其才所差者百尺竿頭。僅此一點。且內地之士聞留學生之一言一行。無不拭目以俟。是天又設一境以爲提倡道德之資格矣。故今日者苟不就道德上着想。則吾知留學生將來必將消滅於此。二途維何？曰委棄曰同化。當初卒業時挾其萬里雄心。心目中籌畫再籌畫曰：吾回國將若何？將若何？及進入內地一挫而鈍。再挫而折。三挫而相與曰：『中國事到底難辦。』『中國一定亡了。』學生學生幾頓接風酒已足。令腦昏欲死。則不知不覺以入於厭世派。此一類也。其機械心者則又將曰：吾若何而運動人？吾且屈心以謀之。不知彼龐然大獅斷非一二氣力薄弱者可以轉動。欲屈心以運動人。未有不爲人所運動者也。嗟乎！彼卑鄙者不足道。即稍高者知聲色貨利之可賤而翻舍之。然不知尋常應酬談笑之中皆足消耗志氣於無形者也。昔曾文正曰：『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

天下倡。然彼又曰：『吾向飽更世故。參用機權。却把自己弄壞了。』吾輩入世有如是矣。

一羣之道德與一身之道德相密切者也。取一羣之道德而改善之。當自一身始。而一身之道德蓋亦受之自一羣者也。故不得不就一羣之道德原因論之。雖然凡研究羣治狀態所當着手者不外二途。曰：天然曰：人爲。天然如種類之遺傳性地理之感化力是也。不可強者也。苟人爲力強。未有不能勝之者也。吾今僅言其原因於人治者其大原有四。

- (一) 壓力太重。故智力橫決入於奸僞也。
- (二) 內競爭多。外競爭少。故戰伐之餘習於奴性也。此關係於政治者。
- (三) 無科學思想。故組織薄弱。而社會無整齊厚重之風也。此關係於教育者。
- (四) 無宗教思想。故精神病日甚。而社會無堅忍耐苦之風也。

(一) 道德腐敗。於何起。起於人羣相交以智巧也。凡人之志必有所向。而又隨其氣以轉。氣剛者行直。綫氣柔者行曲。綫故威懾於上。則不能向於上。必循曲綫而橫決。

舉其喻則如樹荷。截其本則枝葉橫生矣。則如行正路不通則入於邪徑矣。楊曰專制政體以威力爲元氣共和政體以道德爲元氣。蓋威力壓於上則民氣必柔。柔則智巧決於下人之欲望。誰不相若彼帝王之初得權力也。既悉以智巧矣。以智得而以力治其初用一次。未有利者也。利矣。未有不復者也。彼夫智巧者富矣。貴矣。榮耀矣。以標榜於社會。社會安得不趨而入於此也。故語驕詔之風。何自起曰君位太尊而上以威懾下也。奸僞之風何自起曰上以僞善馭下而精神相感於無形也。凡事制政體之極弊。末有不如是者也。當是之時。社會之習俗既成。雖有賢智者出。必不能得志於社會。而人將欺其愚而利用其智以僂之欺之。故自非有大勇大智者出其智巧。勝人十萬倍而不用不獨用德而得志則未有能濟者也。雖然。自三千年以來。固未嘗有此人。也。此爲道德腐敗之第一因。

吾中國歷史上有絕異於他國者一事。則同種之戰爭多而異種之戰爭少是也。戰爭而向外則社會公德心之發達必強而民氣必舒且伸。戰爭而向內則社會之機械心發達必早而民氣必抑而柔。吾觀中國各地凡經喪亂過多之地。則其民性必

柔滑而巧。何以故。喪亂時之遺傳性使然也。蓋戰爭既無大名義。可以號召天下。彼蚩蚩者。孰去孰從。終不知所決。而當時率性徑行。或死守一主義者。必慘遭兵燹。無疑也。其所孑然僅存之遺民。必具三種性質。彼來則從。彼來則從。此但求安靜。無人不可以簞食壺漿迎之。此習於奴者一也。氣力凋殘。其心中惟巧計一趨避法。此習於巧僞者二也。懾於威力。迫於喪亂。常汲汲顧影。惟求得一日之安。不論何事。但求今日快樂。即算志願已達。此趨於柔媚者三也。秉此三種性質。一傳再傳。遂牢不可拔。而霸者又利用其機。又從而鋤之。煦之以爲快。積之又久。道德不可問矣。此爲道德腐敗之第二因。

吾中國民有最惡之性質。一曰組織力薄弱。而無規則。思想是也。凡世界無論如何極大極公平之題目。苟一入無規則思想者之腦筋中。未有不橫決而入於大禍者。此吾攷之各種歷史而知者也。無規則之原因何在。則科學思想之不發達其首也。凡人之有科學思想者。其論事必條理。其處事必精神。周到其斷事必決絕。其立身必整齊。而厚重。何以故。蓋科學與一人之品性有密切之關係。在焉。吾舉其極淺者

入於邪舉其喻則如樹荷截其本則枝葉橫生矣則如行正路不通則入於邪徑矣孟德斯鳩曰專制政體以威力爲元氣共和政體以德爲元氣蓋威力壓於上則民氣必柔柔則智巧決於下人之欲望誰不相若彼帝王之初得權力也既悉以智巧矣以智得而以力治其初用一次未有利者也利矣未有不復者也彼夫智者巧者富矣貴矣榮耀矣以標榜於社會社會安得不趨而入於此也故語驕諂之風何自起曰君位太尊而上以威懾下也奸僞之風何自起曰上以僞善馭下而精神相感於無形也凡專制政體之極弊末有不如是者也當是之時社會之習俗既成雖有賢智者出必不能得志於社會而人將欺其愚而利用其智以僂之欺之故自非有大勇大智者出其智巧勝人十萬倍而不用不獨用德而得志則未有能濟者也雖然自三千年以來固未嘗有此人也此爲道德腐敗之第一因

吾中國歷史上有絕異於他國者一事則同種之戰爭多而異種之戰爭少是也戰爭而向外則社會公德心之發達必強而民氣必舒且伸戰爭而向內則社會之機械心發達必早而民氣必抑而柔吾觀中國各地凡經喪亂過多之地則其民性必

柔滑而巧何以故喪亂時之遺傳性使然也蓋戰爭既無大名義可以號召天下彼蚩蚩者孰去孰從終不知所決而當時率性徑行或死守一主義者必慘遭兵燹無疑也其所孑然僅存之遺民必具三種性質彼來則從彼來則從此但求安靜無人不可以簞食壺漿迎之此習於奴者一也氣力凋殘其心中惟巧計一趨避法此習於巧僞者二也懾於威力迫於喪亂常汲汲顧影惟求得一日之安不論何事但求今日快樂即算志願已達此趨於柔媚者三也秉此三種性質一傳再傳遂牢不可拔而霸者又利用其機又從而鋤之煦之以爲快積之又久道德不可問矣此爲道德腐敗之第二因

吾中國民有最惡之性質一曰組織力薄弱而無規則思想是也凡世界無論如何極大極公平之題目苟一入無規則思想者之腦筋中未有不橫決而入於大禍者此吾攷之各種歷史而知者也無規則之原因何在則科學思想之不發達其首也凡人之有科學思想者其論事必條理其處事必精神周到其斷事必決絕其立身必整齊而厚重何以故蓋科學與一人之品性有密切之關係在焉吾舉其極淺者

言之如幾何之論綫之長短。此綫之較長彼綫也。必有其所以長之之理。不得其證。雖明知其長。不能言長也。是蓋能使人之腦筋日趨於沈着。一路非惟虛心浮氣者。所不能道。即氣力稍弱者。亦未必能驟悟也。故曰格致不精之國。其政令多乖。豈惟政令國民之品性繫焉。彼歐洲偉人之出現。總在二途。曰宗教界。宗教界詳下節。曰科學界。若噶蘇士若弗蘭克林。舉其例。亦不可勝數。志士志士可以興矣。吾國民組織觀察力之淺薄。實皆職是之由。故社會之風化日益頹喪。芸芸者數萬萬人而食不知節。睡不知時。不必論其人之奚若。而道德之腐敗已一目而即覩矣。此爲道德腐敗之第三因。

(未完)



論說

論

非省界

文說

前月日內地某君致書浙江同鄉會。憂省界之日厲。慨乎言之。某君亦浙產。異地同心。幽思相屬。時吾文適成。因命曰非省界。某君讀之。庶引爲同聲之哭與。

某君來函。載在本冊。切愛鄉人。規勸交至。吾爲之流涕。惟函中備述。似謂浙人負恃其衆。驕驁乎有凌視一切之概。此則兩地內容。不無隔膜。非可爲內地志士咎。吾雖百口。又何能執塗人而告之。爲浙人致辨。雖然。以浙江潮而有文曰非省界。是亦可見浙人之用心矣。

然此不足論。桑梓父老。其子弟親戚。以求學故。去家走異國。留學生一部。爲

非省界

國人向來所最注目者。固無待言。夫望之愈切。愛之愈摯。則一言一事。雖崇拜模倣之所不辭。而留學生固以輸入文明爲鄉里法自任者也。今若此。吾敢爲內地人士正告曰。留學生他事皆可采。獨省界一端。爲愛國愛鄉者所當內外合圍攻而去之者。也不幸而有海上之夫甘心逐臭。是重吾留學生之罪。而于愛國愛鄉兩無所當者矣。

內地長老誘掖後進。百端稱譽。或浮其實。自非有大不得已之心。必不摭摭短長。責備于我留學界。此吾所敢斷言也。今某君來函一字一淚言之。凄然亦可見內地風謠。不知留東學界如何決裂矣。嗟嗟。吾徒所學何事。寧無以破國人之疑。忍使長老親愛日日爲吾輩焦心泣血耶。

要之省界之風潮。雖不若內地傳聞之甚。而各執一愛鄉心之說。爲之假借。此固有識者所爲寒心也。語有之。「差毫釐。失千里。」同鄉會與省界自有天然不可混之性質。世士乃比而同之。假爲口據。老成之士。投鼠忌器。相與隱而不發。過而爲矯論之徒。又欲并同鄉會而蹂躪之於乎。同鄉會之在中

國亦數見不鮮。至純正無疵者矣。而流弊乃若此。君子曰。此省界之罪也。省界何知此省界心之罪也。烏得而是之。烏得而是之。廼爲之文。其辭曰。

夫生存競爭優勝劣敗。自由平等。開智合羣。諸大家名哲之所倡導。什百仁人義士之所殲血。暴骨挺百死以力爭之者。雖小子亦能言之。我厭爲空文。不屑道世界一般之大勢。龍跳虎拏。黑風昏雲。挾民族帝國之二大主義。振蕩衝礪。決決莽莽。高瞻大談于七萬二千里。橙球之上。擇肥而噬。旁若無人。合者分之。病者培之。出其狐狸豺狼之政策。公理何存。惟力是視。於乎。此又讀書之士所耳聞習見。而不以爲奇者也。我又不敢道雖然。固自有說。

我言一出。必有怒之。嘲之。排之。斥之。唾之。罵之。詛之。尼之。而笑其愚。而詆其戇。而嗤其多事。而摘其摸稜。幾疑爲諸同鄉會之叛辭矣。雖然。我不敢謂無哀其心悲其言。計其利害。問其成敗。條其得失。決其禍福。而聞聲而嘆。同情而悲感。慨懷愴。欷噓。泣下投袂而起。奮冠。嚙誓一躍十丈。揮涕沫。喘汗相屬。以挽此奔騰潰決之驚濤橫流者。其人在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

迺敢怒目裂眦悍然發大不韙之言曰留學生可以回國矣留此何爲中國如囚其有爲劊手者歟中國如狗其有爲狗屠者歟我青年諸子所日日辯論于長老先生細人小子之前著爲論述而假爲談柄者非合羣之說乎今敢曰是乃渙羣之原點也我青年諸子所日日鼓鑄精神矜磨志氣閉門風雪與古爲徒讀一書披一報憤從中來仰天耳熱者非文明排外之思想乎今又敢曰是乃野蠻排內之渠魁也夫以今日之中國今日之我青年諸子不幸而具此兩原質悲夫悲夫何脩而獲此雖然此非吾青年諸子之罪也

夫以我留學生八百餘人之社會無論其將來之實際如何即以今日之聲勢之名望固已彪彪炳炳光怪陸離發大光芒於海上或營一業焉或論一事焉履舄交錯脫帽握手戚戚私語意見發舒親昵如兒女子而越新歲逢令節大龍旗招搖於庭外隨風卷舒于蕭蕭日光之裏居者行者莫不嘖嘖稱道冀入其末座從而爲之奴而忽以兩詞遺之曰「將解散」且排內「非譴妄病熱則必有一怪物焉存于其間而使八百餘人之社會蒙此大惡名于世界也

此怪物唯何吾更不能忍吾直抉而出之曰省界！省界！！省界!!!

雖然省界之名於吾青年諸子口舌筆墨之間未之前聞今乃突然不顧少見多怪張皇而珍重之曰省界省界吾知必不爲吾青年諸子所公認而反有厲其作俑等爲訛言者於乎何敢辭何敢辭雖然不自我始省界之名之議論久騰于海上報紙主其說者非老于我青年諸子之典故必不以此相誣謗也明矣吾嘗謂天下事每成反比例今人不少血氣之倫日日以自由平等之說放言高論於稠人廣坐毫無顧忌者吾知其決無是心決無是事省界之烈至人人避而不言則其重視此說而非自由平等之可以輕發諸口也又明矣省界哉省界哉吾不圖入人之深至于斯極也

省界胎于庚辛之間廣人「新廣東」出世省界問題如花初萌於時各省同鄉懇親會後先成立承流埒風遂遺其始至今日而省界之名詞已定矣來東土者浸淫渲染已成習慣人人心中遂橫一大梗帶聞一議接一人遇一事談一語必首相叩曰是何處人何處人雖以平日之舊交兒童之昵友必有一晝然不可合併之勢於乎

辛壬之間。尉厲游學。明詔皇皇。青衿之
必盡知公德之界。說有任事之熱心。而生長
飲食教海于盲師病姆之手。一旦去鄉井走
遇共同事業。屏足不前。然猶懼人之誚讓之。
他人不能以畏事苛之矣。更有腐敗之積習。

書報之間至岸然不能假借怫然相抵
 一語言之微一嘲謔之細闐然羣譁曰
 洵幾有號同鄉會訴冤之勢悲夫悲夫
 呼之
 此亦壩上兒戲而無與于得失之林者
 夕吮之義形于辭色津津然若有餘味
 乃執定方針百折不挫幾有相與終始
 飛此其一流也

又或一語言之微一嘲謔之細闕然羣譁曰

人任各省事。互相對待。而天然之和平。競
離自治於乎。此省界之原理也。賢者之用
姊妹。而無愧色也。而要非承流拊風之不
此原理者。能有幾人。東京八百餘留
得一新名詞。乞兒敗絮沾沾自煖。歸

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入其社會。不肖莫不捲入此陣雲之中。自抱抑鬱。不可訴之心。俯仰自痛。遂致醉或夢以酣。以嬉。委其責任。不知多數社會而一起之。遂乃腐心無用。中國之範圍亦大矣。強中國強中國。行不惜一變其口聲爲後來告而鄉之。出種種方法以激成進步。使人人

18

說
說

⇒ für Br. der Südtiroler, auch
 ein gewisses Maß an
 ⇒ im Konkreten:
 ⇒ was alle Fik. Themen, aber trotzdem, ist
 ⇒ wahre, patriotische
 ⇒ Absicht, anderen, so zu sein
 ⇒ seine Absicht, so zu sein, ist

Punkte rechts:

1) Unterschiede zw. G. & G. auch nicht
↳ was liest man an?!

2) Unterschied d. G. & G.
die eigene Situation immer gegenseitig, mündlich → mündlich
↳ mündlich, um gleichzeit. Fort
zu machen.

~~3) Unterschied d. G. & G.~~
~~4) Unterschied d. G. & G.~~
~~5) Unterschied d. G. & G.~~

6) Fortschritt d. G. & G.
G. & G. d. G. & G. d. G.

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入其社會審其內容則陰霾沈沈戈矛森立要之無知愚賢不肖莫不捲入此陣雲之中。

其賢者抱抑鬱不可訴之心俯仰自痛涕泗橫流夢寐猶警曰中國亡矣而留學之多數或醉或夢以酣以嬉委其責任不知今日爲何日此一二賢者之同化力又不能撼多數社會而一起之遂乃腐心無語廢書長號抒其孤憤發爲大不得已之言以爲中國之範圍亦大矣強中國強中國徒爲口頭禪語而究何益矣夫區劃小者令易行不惜一變其口聲爲後來告而鄉情之說又爲中國人流傳之習慣因勢而利導之出種種方法以激成進步使人人皆知吾身有不能狡脫之擔荷于是各省人任各省事互相對待而天然之和平競爭庶幾大開闢于無形之域萬派歸原不離自治於乎此省界之原理也賢者之用心也愛國之眞血點也對祖宗神靈兄弟姊妹而無愧色也而要非承流拊風之不肖孫子所得藉口。

夢見此原理者能有幾人東京八百餘留學生今敢以大言調笑之其愚者忽于無意中得一新名詞乞兒敗絮沾沾自煖歸視其同學陰識而默數之分涇渭于一飲

食一書報之間至岸然不能假借拂然相抵曰汝浙人自有浙界吾楚人自有楚界又或一語言之微一嘲諷之細闕然羣譁曰彼閩人辱吾粵人彼浙人謾吾吳人其色洵洵幾有號同鄉會訴冤之勢悲夫悲夫墻有茨不可掃也斷章取義我欲爲而輩大呼之。

雖然此亦壩上兒戲而無與于得失之林者矣其執拗者廼以此爲無上之正宗朝含而夕吮之義形于辭色津津然若有餘味以爲我雖不分畛域其如人之不我容何遂乃執定方針百折不挫幾有相與終始之志此界彼疆舌鋒相抵衽席之上霜雪橫飛此其一流也。

夫自辛壬之間尉厲游學明詔皇皇青衿之子挾希望來東洋者如鯽魚斯其人未必盡知公德之界說有任事之熱心而生長僵臥于游惰放棄畏避退縮之社會中飲食教海于盲師病姆之手一旦去鄉井走五千里之外固已皇皇然無所措手雖遇共同事業屏足不前然猶懼人之誚讓之而不見容于大眾也至有省界之說而他人不能以畏事苛之矣更有腐敗之積習辱國害羣覲然不以爲怪初猶懼人之

誚讓之而不見容于大眾也。至有省界之說而他人不敢以非禮繩之矣。吾觀各省同鄉會之掌故。大都有勸善規惡之條。然果有害羣之馬。則其鄉人非啻不能沮止之糾正之而反爲之隱飾爲之寬諒大都以「畢竟是同省」之言了之。蓋慮其見譏于鄰省也。又或有天真爛漫不染時風之子。遇他人之急難。俠骨奮發。拔刀而起。則其老于世故者。從旁沮之曰：「彼自有同省人爲之畫計安用公爲？」而彼人之同省人或漠然罔覺。或一閱之後。而此事遂寂然無聞。

如陽歷正月一日聯隊湖北人某君爲日本兵官毆辱之事

其干全體之利害名譽。曾不介意於乎。謂非省界之說爲之厲歟。

更有狷介之士處此陰風暗潮之下一二知己抱爐私語論列是非未嘗不心知其意相與感慨而出門一步耳接目觸無可置辭。嗒然而返。枯槁若偶或于稠人廣座思挾其藩籬而破之。瑟縮一二語而笑之以鼻者。轟然如雷。岌岌然且不容于其鄉社會拂衣自去。于無人之地淚落如雨一挫而其說卒不見采於其儔類。遂乃結舌不語。甘爲寒蟄。每思抱書歸國結茅于深山窮巖不聞世事於乎。此亦大丈夫不得已之一境也。諺有之曰：「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吾初聞其言而詬

之。吾今知爲此言者。蓋亦激于社會之惡感情而非無故矣。然今之抱此戚者。雖君子猶或有之。此又其一流也。

雖然八百餘人中。夫豈無熱心之士。奮身不顧。慨然以遠大自厲。不惜犧牲一切。皇皇然如有大不得已之勢。然觀其倡一議樹一策。莫不爲此社會之同化力所鼓鑄。所束縛。而自限于一圈子之中。循循大達不敢踰越。夫天下事有一重必有一輕。而思想所集目光所注。有一新奇之說。則其固有之理想力反爲之末減。我青年諸子。非以國界種界爲吾中國之大防而挾有一定之目的。不避辛苦而爭此一點者乎。以省界之說起而國界種界反退處于若隱若現。似有似無之間於乎。此亦人心中不能言不欲言之二境而無容深諱者矣。斯弊也。志士必不免焉。此又其一流也。吾知天下事有因必有果。此因何始。此果何終。於乎。我洒血淚以注之。抑一因之起。又必有無數小因相爲轉徙。相爲倚伏。歧之又歧。極于無量無億。雖以造因之人。亦不知其何以至此。而其終也。及一彼一此。相牽相擠相混合。極無量無億。不可思議之。因緣洩而爲一大毒吁。可畏哉。今已漸露其端倪矣。吾知源遠而未益分。變本加厲。

而衝突搏噬于腥風血雨之下。鬼瞰其庭。天變其色。殺人百萬。妻子橫尸。雖今思之。猶爲悸汗於乎。不幸而有此一境。使後之脩方志。編郡國者。援筆而大書曰。某時代。數百青年志士。操戈同室。終爲異族驅除。於乎不幸而有此一境。雖墮吾人于十層泥犁之下。永滅其魂。其能贖此業障否歟。

雖然其以此爲空言歟。幻想歟。吾不能舉無量來劫之真相。以呈于今日之眼簾。雖然古之識微君子。往往據當世以推夫數十世之後。如桴應鼓。被髮歌野而知有辛之爲夷。洩穢過朝而諷姬姜之不國。處今日之世。我今日猶儼然土地。儼然人民。通國士夫大聲號發。起而營文明事業。者走相屬。自皮相觀之。不可謂秦無人。也而日人評我國者。直敢斬釘截鐵。斷其幾年亡國。幾年滅種。而舉此昂然自負之數百輩。一筆勾之。廼曰。咄嗟黃口。何配擔當此事。業悲夫。吾人之真面目。其諸爲人所看破也與。

然此不足羞也。人情于所親之言。則不甚留意。兄弟相訴。以爲習見。不怪而他人有詈辱之者。則勃然生同仇之心。吾獨痛夫人將犁其庭。墟其國。奴其人。滅其族。以其

國爲已成之殖民地。以其人爲公同之運動器。而夷然不顧從事于析家分產計較于米鹽瑣屑之末。而以爲能事也。吾人留學此邦。時日不可謂不久矣。凡所經營之事業。不可謂不多矣。雖以離髮之兒。莫不伏案終日。丹鉛不離手。而從事于繙譯之林。出而語人曰。吾爲輸入文明計也。而報章雜誌。皇皇然改良之告白。大書特書。更乃立會數十起。要集百十人。幾日幾日大會于某館某亭（留學生演說之大報告）字大如斗。立于門外。一室之內。萬頭攢動。數陳演。解擊掌成雷。而閱一報傳一言。則磨拳搏踊。相與拉雜。怒曰。彼辱我。彼辱我。我必有辦法。必有辦法。於乎此非我青年諸君子之文明舉動歟。吾讀一二黨會之條例。大抵細針密縷。秩序昭然。某幹事某會計某招待某參議。儼然一共和國之大政黨。儼然一文明國之立憲體。蓋常通夜不寢拊髀獨嘯曰。中國之前途。其有影響矣。然吾聞省界之言。從而觀諸隱微之地。則又嗒然失色。欬歔泣下曰。悠悠蒼天。彼何人斯。悲夫。悲夫。吾知軒轅氏之鬼其終餒矣。

悲夫。悲夫。此仁人義士之所不忍言者矣。夫以如許之豪興。如此之光陰。于母國之

前途有影響與否所不敢知而乃產出一破壞國界之新分子日從而醞釀之於乎吾不能爲挾省界之說以自私者寬矣我青年諸子以爲大團體不能處合析而爲小團體不知以人格不完全之蚩蚩之衆雖一日一會兩人一羣亦不可得而終合也況以無量之舊積習惡根性充塞其間中人之資輒墮落于不知不覺之地而有立脚稍堅志趣大定之流亦不得不袖手旁觀不參一議於乎此東洋留學生一部所以來者愈衆愈不可收拾而亦吾青年諸子勞心苦思搜其病根而不得者也總之不於人格源頭着想而爲之淘汰爲之區劃雖倡議累千萬不能救橫流萬一省界者正與區分人格背道而馳者也

於是畢然遠思愀然獨叩以爲凡事之來蛇跡草灰必原於始省界何昉與殆亦昉自南北紛爭畫江淮以爲藩守之世矣然又攬中原古史典午以還胡塵犯闕神明之胃淪於江左而大風鑿齒之儔盜竊衣冠長淮以北灌爲蕭莽一時渡江名士痛種族之淪胥憤國防之破裂大呼索虜以清望爲當時倡北方生息之倫不得不屏諸域外於乎此亦仁人君子所無可如何者矣雖然當時亦注重於國界種界耳初

未聞臥室之內門戶攸分同母之生休戚相沮如今日之甚也然以王謝諸大姓倡之自上而氏族之爭亘三百年而不息數典猶存通人齒冷此亦我青年諸子所不願聞之於今日而不屑引爲比例者矣

以地分黨又以宋明爲最烈母乃假口於茲而欲上追前哲與然而宋之三黨明之三黨均以不令終口齒相觸斷斷不已其弊也乃至舍其本來之目的而專於門戶之爭絞一輩通人之血汗一事無成徒爲修史家添幾多材料後人憑弔未嘗不爲之歎息吾知又非吾青年諸子所欲聞而不屑引爲比例者矣

咄嗟乎歸休吾輩今日處何等世界擔何等責任我輩之行爲豈可徒供後來之歎息悲夫悲夫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欲爲我青年諸子哽咽而歌之

我青年諸子毋乃讀一二世界史誤解白人之民族主義而發聯邦之思想乎則我請鑒以古希臘滅亡史我青年諸子寧不知之希臘之分爲數十國亦以其限於地理大山連亘無百里平原不得不畫疆分治耳其弊也雅典斯巴達率諸侯而門之轉相殘覆兩力交盡其極也不得不借重外人而非常之雄亞歷氏父子假平亂

之名握其紐而一倒之而赫赫文明之偉族漸滅。至於今不能復振我青年諸子試平心自問其能力有以愈於雅典斯巴達之民者乎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我青年諸子毋乃以印度波蘭之民處異族專制之下而曹然不知分治遂以統一亡其國與則盡一觀其歷史印度社會之等級波蘭黨派之分歧何嘗不此界彼疆絲毫不容假借我青年諸子毋乃謂吾人之目的去其癰痺不仁之心而無踐踏凌夷之弊斯誠是矣斯誠是矣然亦理想則然耳。

雖然弔印度之遺墟愴然泣下馳書數萬里謂中國必統于一王之下而後可治者此亦一人之言耳我青年諸子試平心靜氣一討中國之歷史之國體之風俗之地理還以問之今日何日而後知省界之分于分立統制之前途兩無當也。

於乎滔滔今世來者何窮我青年諸子或以爲省界之分雖聖人不能變易然我不自量竊敢悍然駁之曰聞省界之名詞則通人疾首窮省界之流弊則志士灰心非故爲矯論也夫省自何始界自何終我三五之區宇聲明文化自北而南嬴秦以來鑿山通道浙閩滇黔之間文物彬彬始儕於上國夫以文野而論今東南大郡固駸

駸然有執牛耳以號令一方之勢而神農伏羲之帝都已淪於灌木叢莽中不復知其故處矣界之分也分於昔與抑分于今與此其不通之說一也省何物與省何名與原以便專制之政體而利于刀筆吏之調查盤剝而劃爲區域耳初非發于人心中之界限而有以名之也地征關稅某省幾百萬特別之捐某省幾百萬悲夫悲夫霸者利用此手段也久矣而吾人乃尸而奉之勿敢放棄亦從而分之曰若某省若某省使白哲人種果有瓜分之策則各就其勢力範圍畫疆而守吾不知諸子之鄉情又如何分別矣於乎人雖下愚何不識此此其不通之說又一也我嘗披中原立國以來之疆域沿革表自伏羲以至于今已不知凡幾易矣滄桑萬里今昔殊觀我中國僥倖有更張之一日此十八行省之位置從而大更動之亦意中事耳而諸子乃曰若某省若某省是今日先無遠志矣此其不通之說又一也滇黔之間有甌脫地全出累千里簿籍不能詳我青年諸子以爲今日就風俗言語不甚相遠者畫而爲界使諸子處甌脫之地之民又將何如是我青年諸子于國內之地理猶茫無知悉此其不通之說又一也抑我青年諸子以爲言語者交通之機關若浙若閩若

粵相去過遠者有天然不能合併之勢不得不自守其言語習慣此說也吾幾無以難之雖然吾人今日持開通主義雖山澤之癯原居之叟猶將撼而起之使牢守諸君之主義則不相同者終無相通之一日而我胞我與等於異族之倫同爲隔絕矣同促一隅夏虫難語此其不通之說又一也

姑不問我四萬萬血氣之倫處漏舟之中其方針如何耶即以此數端而論省界之說雖極辯者不能自圓其說矣嗟我青年諸子其聽予一言

我青年諸子亦知自省界之說起而群疑衆侮以此爲吾人莫大之口實而排擠中傷之徒遂不惜出死力以陷之我非鄉曲委靡畏事之流也而於事究何裨矣而于事究何裨矣

吾頗聞今人有一二喜言破壞者我獨謂欲破壞法律界政治界教育界要不可不先破壞省界

然則同鄉會可以解散乎曰惡乎然請譬之社會一群之中有公群有私群政府其公也室家其私也教育與行政則責之官師湯藥與縫紉則仰之妻子不待智者而

知其故矣而況吾人遠游數千里客身異國或有疾痛顛連旅行瑣屑重以語言之不同風尚之攸異道路之于問者無人極蕭槭離家之感又況青年有志脫然孤行去父母之懷而履他人之國百無一解悵悵何之此非我鄉人之責而誰責與吾故謂省界者同鄉會之轉而失其真者也破壞省界拔茅連茹并同鄉會而去之是因噎廢食而其說之不可通者矣

於乎曉曉無已聞者欲睡吾不敢多言已夫破壞省界非可以流血斷脈爭也有建設斯有破壞矣建設誰何則拔省會之精華而建爲統一會謹抒鄙忱略舉于後鄉人達士或潤飾之

一定名 曰中國本部統一會集留東各省人以共除省界爲目的

一辦法 要求各省會會員月集一次子目分爲四部

(甲)本會專爲中央統治機關不沾沾于一事之末本會成立後或由各會員設立中央雜誌部圖書部海外教育部

如豫備學校之類

本國全體調查部均爲本會

發達之分子

非省界

(乙)本會力除省界。故行尚善主義。然注重國界。又爲本會之特質。舍中國本部人外。他人不得攔入。前者江蘇同鄉會有日本人強欲入會。再三警解之。始去此其一端。餘可類推。

(丙)本會成立後。公舉通人製定吾母國愛國歌譜。諸音節。會日同聲歌之。其趣味非可殫述。果能盡善。則行之各同鄉會。必放一層異彩。

(丁)個人之疾病醫藥或種種不便事情。則仍由各省處置。非本會之專責。夫區區表見。非放言高論。不能行之。今日也。又非譎誕詭異。振駭流俗。不能見於實事也。引伸其利。殆難更僕。約而言之。大要有四。鄉人達士。其諦聽之。

一聚一省留學之青年。多至百餘人。少至數十人。核而言之。必有其尤賢者。亦必有其至不肖者。以省分羣。則不可合者亦強之使合。而賢者反無以自見。今行尚善主義。則悉撮其菁英而爲一大社會。如分金如淘沙。光芒萬尋。集於一室。睡獅睡獅。必將擎爪掘起。一吼而驚凡馬矣。且不肖者無所倚傍。無所假借。勢孤則變。不得不革其故習。以爭自洗濯。龍鱗鳳翼。攀附爲榮。遂乃挾全社會而進于同化。此其大利一也。

一舉七八百人之內。非常奇桀之士。過其強半。此吾所敢斷言也。特以兩間阻隔。姓氏不出。而東見一鱗。西見一爪。勢分則解。體不足爲同鄉會之利益。而反埋沒於衆多社會之中。今設中央機關。來者必其一羣中之尤雄桀者明矣。英雄相遇。因得盡識當世之賢豪。後來雖散歸母國。則其精神呼吸千里相通。其影響其魄力爲何如。吾思至此。吾欲爲母國慷慨而歌。此其大利二也。

一中央機關。建瓴而立。擴張其勢力線。挾風雷而走之。而黨會之各部。朝宗一尊。則雖太西文明國大政黨。于其樞府。何以過之。其影響其魄力爲何如此。其大利三也。

一今日志士所束手無策者。則以一會既立。必有腐敗之徵。雖指天立誓。絞腦力以求改良。而墮落者不可復止。或慮本會縱倖成立。亦不過一譁而已。如河之下。前車可徵。雖然。此不足慮也。吾聞之陳言曰。囊牖不腐。流水不蠹。又曰。木必先腐。而後虫生之。夫以賢賢相遇。精神相接。磨而愈潔。激而彌進。吾第恐其骨氣一揚。不能復制。有足破懦夫之膽者。何腐敗之有。何腐敗之有。

此特舉大概言之耳。而其利已如此。於乎相與作登高之呼。而建此大奇功者。誰乎嗟我鄉人。嗟我同胞。東方旦矣。毋旁觀。毋冷笑。而爲達者所呵。



政法

法律概論

那子

法律者。人類共同生活必要之條件也。國家而無法律。將不成爲國。而人民之生命財產名譽。岌岌焉。且不可終日。故國家與人民之於法律。不可須臾離者也。某來東土有年。處他國法律之下。嘗反復研究。凡國家與人民之關係。臣民與君主之承。受個人與個人之交際。其他一切羣細之事。莫不有法以統之。故有條序而不紊也。蓋法律立而義務權利乃實行。各守其義務。各保其權利。不相侵背。而國家得享安寧之幸福。雖然。吾中國顧何如。悲夫。我國家法律之未完全。未成立。而猶曉曉然以守法名也。覽二千年來之律例。大都屬於刑法一部。若神聖不可侵犯之憲法。若民法。若商法。則闕然無聞焉。雖其間隱然若有契約而無明定之法律。無明定之法律。則權利不分。義務不清。無權利義務。則無責任。無責任。則人民不以國家爲重。輕互相推諉。互相放棄。紛雜燕亂。百事不能舉。而亡國之兆成矣。

即以所有之法律而論之。野蠻專橫偏畸不公者。也有司從而舞弊。胥吏從而弄文。弊竇叢生。蠻毒無狀。當閉關鎖港之時。以此壓制本國之奴隸。人民猶可也。今則內地開放矣。各口通商矣。外人豈肯受我野蠻之法律乎。凡世界各國外人之所不屑受其治外法權者。則曰至野蠻之國。印度朝鮮其例也。前者日本內地未雜居以前。外人亦不受其治外法權。日人深以爲恥。乘甲午戰勝之榮。竭力運動而後得之。我中國其甘與印度朝鮮並立而不以爲恥乎。且外人不受我治外法權。非享特別之權利。即用本國之法律。於是惹起種種之問題。以刑律論我國之律。較他國爲重。我國民與外人交。訟我國民受外人之裁判。而外人不受我之裁判。也。其不平者。一。同一罪也。我國民則受刑重。非我國民則受刑輕。其不平者。二。不特外人有特別之權也。又同一國。民而教民與良民異。教民訟之則直。良民訟之則曲。教民之受罪也。輕。良民之受罪也。重。其不平者。三。有。此不平。等。三。我國民何能隱忍乎。於是憤激不平。迫而爲排外之思想。舉動焚教堂。殺教民。庚子之禍。震動全球。其原動力未始不由此起點也。由是而爲城下之盟。由是而割地。由是而償鉅款。又由是而

國家之主權盡喪失也。嗚呼。國若此。其成爲國否乎。

吾將以是責之我國民也。煌煌乎四萬萬之華胄。其數不可爲不衆矣。何其法律思想之薄弱如此也。設問吾輩所凜然服從之法律者。其皆出于我四萬萬人之同意乎。抑皆經我四萬萬人之所贊成者乎。夫文明國之所謂法律。皆經其國人民之公認。或由人民創議而求全體之同意。或由政府提出而經國民之贊成。斷非以一二人之私見任意而成立也。我中國之法律則異是。所謂法者。無不出于在上者一人之手。而人民無從顧問也。即此一人所定之法律。而又朝令暮改。時行時廢。反覆無常。任意爲之。是不啻我四萬萬民族之生命財產名譽之種種權任。一人操之。而縱之也。設使操此權者。無故下一令曰。某可殺某之財產。可收沒某之名譽。可剝奪而吾民無如之何也。生命任其殘殺。財產任其沒收。名譽任其剝奪。矣。吾不解吾民甘受此野蠻暴虐之法律。而不思反抗以顛覆之也。方且晏安耽樂于野蠻自由之下。吾非敢謂自由之不當愛也。然所貴乎精神之自由。而不尚乎身體之自由也。乃吾民徒知身體之自由。無公共心。無自治力。嗜利無恥。乘便營私。苟於我之權利。

無所損雖舉全國人之生命財產名譽剝削之而亦不顧苟一日之私利可保雖盡百年壓制之而不惜甚者假政府之威力以傾軋同類爲異族之奴隸以凌夷同種嗚呼我四萬萬人之中若此者不知凡幾也此乃指其最下等者言之也其上等者自命文明自由平等之聲不絕于口文明野蠻之辭不絕于筆其心則極野蠻極專制徒知藉公共自由之名以謀其自私之實逞個人無法律之自由以侵他人之權利若稍繩以公共之法律則悍然而不能受乃至放蕩踰閑名譽敗裂爲他人所唾罵所不齒乃至挾一己之私見以阻碍全局因一人之私憤而破壞團體嗚呼我國今日之勢亟矣白人併吞之期迫矣大廈將傾危在旦夕我而甘受他族之烹宰也斯亦已矣不然宜振興獨立以自尊愛守公共之法律互相提携互相防衛互相救恤互相聯合結鞏固之團體以與白人相角逐而不然者委靡腐敗相殘殺相攻擊致受他人以釁隙無亦我國民之不知自愛也孟子曰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語曰物必自腐也而後蟲生之外侮之來由我自取嗚呼吾國民思此其亦勃然興起矣

然則我國家之欲獨立也則自立法始設法典調查會議立憲院布憲法而與人民以參與政治法律之權吾國民之欲全人格而參與法律之權也則自守法始研究各法之原理調查各國之法例以草我國家法律之草案而求國民之同情某游學他邦畧攻法律學薄才疎而又一文雖然覺後覺者國民之義務也請述法律之起源法律烏乎起起于利己利他二心凡人生于世必先知有己乃知有人乃知有同胞乃知有外界故凡吾人個人的運動皆對於外界而爲之也飢則求食渴則求飲貧賤則思富貴愚暗則希賢明所謂利己心者是也即人之原始的原動力也由此利己心而生種種之欲望欲充其欲望而爲種種之行爲人性果善而無惡歟抑無善而無惡歟吾不得而名之要其充滿欲望之心則盡人皆同也雖然人人而欲充滿其欲望則不至于互相衝突不止於是不得不設一圍範以劃定其界限我母爾詐爾母我虞故同等之人常互相退讓而得保護欲望而免其衝突焉雖然人之能力不能相齊也有賢愚之別強弱之分愚固不可以匹賢弱固不可以敵強自然之勢也於是第二之原動力起

人之性非單獨孤立喜排斥一切之同類以生活者也推其利己之感情以及于人類所謂利他心是也即人類原始的第二之原動力也小言之由家庭推之一鄉即爲愛鄉心推及團體即爲公共心大言之推于國家即爲愛國心推及天下即爲博愛心故人之成家族成村邑成種族的團體成國家以至于成法律無不由此二心發其端也

以上二種之原動力擴充于人事之方面則利己心之所趨必至于衝突而戰鬪而成排外思想利他心之所趨必調停而平和而成內外平等思想故利己心火也所到之處無不焚利他心水也所遇之處無不濕有調停而後有戰鬪有戰鬪而後有平和世運之變遷如環之旋轉而已也

由前之說即成法律之關係由後之說即成道德之關係羅馬法律家倭爾比亞斯之言曰法律學者似人事及神事之智識正不正之學問也斯言也以法律宗教道德混同爲一駁之者甚衆雖然以今日之法律觀念而推當時之學說其說固不足爲據蓋原始社會之時宗教道德法律之區別不清明焉其後社會發達法律隨之

而進焉

抑法律何物乎法律之定義西方學者紛紛聚訟而其說不一吾人就其最無流弊者而言之

法律者以國家之權力強制之而使人民不得不遵守之規則者也

更將此定義分析解明于下

(一)法律者規則者也 規則者凡事之原因結果有一定不移方法之謂如地球上之物體上下無障礙勢必墮落于中心如水從方圓由高流下如事之契約不得不履行若怠于履行則有損害賠償之責是也

(二)法律者有強制之原素者也 強制之義頗渾而不明以廣義解之則剝奪自由意思之謂然則道德者亦可謂其有強制之原素矣何者吾人之良心亦必有道德以規則之使不得逞其自由者也職廣義以解之豈非亦強制者乎蓋法律所謂強制者指外形上強制之謂外形之強制者何若商業之爲登記婚姻而履行方式之類此說倡于英國法學者倭斯欽氏而反對者甚多或以歷史之事實駁之或引法

律條例駁之。夫法律條例之中。或有一二條文。不具強制之意。然不能據以爲法律之要素。非強制也。設使見無耳目口鼻之人。執此人以定人之要素。謂無耳目口鼻得乎。

(三)法律者共同團體之權力者之命令也。凡人類。基生理的之組織。必與他人共同爲生活。而人之體力。腕力。智力。各不齊。若使擅用其固有之力。以侵害他人。則力之強者。必勝。而力弱者。遂爲強者之奴隸。矣。此人類共同團體之所深懼也。是以維持其團體生存之條件。爲必要。以制限人人自由之能力。夫能制限人人之能力。使不平等者。而平等。豈非有非常之權力者乎。其權力之發動也。即謂命令。故法律者。權力者之命令也。英人倭斯欽嘗言曰。國即一獨立政治之團體。主權部分與臣民部分而成立者也。法律者。其主權者對於臣民之命令也。蓋主權者一團體之權力者之謂也。是謂法律之定義。



經濟

中國金融之前途

金融者金銀之融通也。以金銀流通於市面之謂。

無逸

金融者何。實業之元素。生計之胚胎也。是故金融不敏。捷則各實業之資財。皆將成爲廢物。而無可利用。雖水有魚鹽。陸有礦藏。野有森林。山有齒革。黃金白璧。充牣於堂。黍稷稻粱。彌漫於地。而謂之富則富矣。欲其據此天然之產物。以橫行於地球。則未也。以未能利用。此天然之資財也。今者漁笛一聲。鼓浪而來者。非東西洋之商船耶。國旗招展。滿載而歸者。非東西洋之商船耶。耶拔海關之冊籍。一年之中。出入於我支那海之帆船輪舳。不知其幾千萬艇。而此幾千萬艇中。其鼓浪而來者。未必載有珍禽異獸。奇花瑤草。我國所不易得之珍品也。不過將我所素有之產物。從而加工焉。(如洋布大呢之屬)或我所本有。而未曾發掘之時。姑借彼以充一時之用耳。(火油礦物之屬)其滿載而歸者。未必皆金銀貨幣也。半屬我國之農產物。(棉花毛羽絲茶之類)且有運至外洋一俟加工後轉而售於我國者。夫以我所素有。與

本有而未會發掘及發掘而未能精製之物。我何不自製之自散之而必待他人。取而得之從而製之復輸而入之也。舍予取予携之便而必仰給於人焉。何我國人之不憚煩一至於是人雖至愚亦不至此。說者曰是非不知自製自散之利。無如工業之不發達。何。嗚呼。工業之不發達。遂至棄而不顧。甘心讓人。母亦有類於因噎廢食矣。且工業之不發達。所難得者技師耳。借材異地。權宜一時。厚幣以招之。嚴約以馭之。苟用之有道。非不可行。至工人則隨處皆是。無所慮也。不觀之甲午條約乎。日人有內地設廠之請。可知內地設廠之利。且以知內地設廠之不患無工人也。易地以觀。日人設廠。其所用之技師固屬日人。所用之工人。不猶是我國人耶。以多數之工人。當少數之技師。共損益正未可知。則何不設廠以抵制之。或又曰。設廠製造。未始無人。其如屢被損耗何。子浙人。當知浙事。紡紗縲絲各廠。設有年所。紡紗則僅能支持。未聞大利。縲絲則屢瀕於危。惟去年絲價大昂。稍能敷衍。然則設廠製造之說。我國人固非無行之者。而無如屢起屢蹶。終不獲一顯頭角。非工業不振之明証耶。何子猶嘵嘵以設廠爲耶。嗚呼。言誠然矣。其亦知斯非製品不良所致。斯爲資本不足。

所致耶。然則我國工廠之不興。固非獨工業之不發達。實爲金融之不流轉也。且實業家必以若干之實在資本。而始能爲若干之營業。無流通之資本。以輔助之。周轉之。則雖西商不能支也。日本以貧國聞。而一觀其國內外之實業。進出口之貨物。則不啻數倍於我。因而國中。之生計。無論男女老幼。無不各有職業。以營養之。雖出產無多。以至貧聞。而入其境。則瘡痍滿郊野。乞丐遍闌闔之苦況。尙不至如我國最富饒之江浙。其故何耶。以面積言。我國大日本三十倍。以人口言。日本僅少我國十倍。宜其艱於謀食之道。遠過於我。而反易之。非金融完善之明驗耶。

且夫金融。非財富之謂也。出產甲他國。家資擁巨萬。若是者。謂之富。顧田園荒蕪。不事出產者。無論矣。即刻意經營。而貢郭之田。無肥料。人工以播種之。雖良田千頃。無裨也。故不知金融。不足以致富。又況擁巨萬者。得以經營於巨萬之中。而不能經營於巨萬之外。且即沾沾於巨萬之中。而或周轉不靈。亦足使畢生之經營。全然失敗。我浙胡氏。以業絲起家。旋以業絲蹶躓。其前車也。金融家。吸收全市之財。富爲全市之司。命朝貸於甲。夕貸於乙。猶是巨萬之資本。而朝甲。夕乙。足當數十巨萬之用。而

學 術 四
使全市之財富無須與之空閑。此金融不完備之時代。所以市中之財富各自爲用。而不能相濟。金融完備之時代。則全市之財富歸之數處。或一處。而任其轉移也。金融非實業之元素耶。

雖然侈口而語人曰。金融金融。金融第財富之流通耳。不語人以金融之組織。金融之機關。而但贊賞金融之利。人將疑吾說之誕矣。夫吾固不欲以誕妄之言欺人也。誠以金融之組織。在票據。匯票。期票之屬。金融之機關。爲銀行。我國固非不講求金融也。即以我浙論。固明明有銀號。有票號。有錢莊。以充我浙之金融機關。以備我浙之金融組織。金融之不可不講。亦幾盡人知之。而亦何待吾言。雖然我浙之金融組織。能備與否。姑置勿論。第即所謂銀號。票號。錢莊者。而反復思之。其果足充我浙之金融機關耶。其果足掌我浙之全省金融耶。如以是等票號。銀號。錢莊。而足爲我浙之金融機關馬。則我浙金融之前途。危如累卵矣。

夫我浙背山面海。十一府之中。交通便利者。僅甌甬兩江。得行輪舟。運河一水。得駛小輪與民船而已。他如金衢嚴處等府。重山峻嶺。往來不易。雖蘭溪爲七省通衢。在

昔異常繁茂。而道路以陸。通商以前。行人相望。今則閩粵安徽江西諸省。俱已各開港口。百物集散。無俟經我蘭溪。則蘭溪已不足爲商業地。金融之完否。可置勿論。甌江雖有輪舟往來。而鐵道未修。流域狹濫。出口之物。固不甚多。即進口之品。亦不能廣行內地。資本之需有限。此時之金融。尙不甚形緊要。甯波則開港最早。人亦習於商情。當小輪未興之先。外洋貨物。有自甯紹以運至省會者。宜其知金融之急於整理矣。然其地多殷富。財力充足。故有源豐銀號。以出納地丁釐稅及海關餉項。有同和。祥和。廣和。涵祥。祥餘。啓餘。正餘。瑞餘。敦裕。慎豐等。二十餘錢莊。以爲之流動。而無票號。此以知甯府之交易。多現銀。而少滙票也。甯俗市面。向以冊相滙對。無票據。蓋與現金相收付等。且是處商品。除洋貨隨時進口外。其所最重要之物產。則爲棉花。秋冬之中。花市正盛。金融亦忙。若春季之茶市。則爲數無多。不足盡該處之財力。故時時有餘金流於省會。而無金融逼迫之慮。省會出入較繁。加之各處地丁。俱由藩庫起解。致於商業外。別添一金融之波瀾。而綜計其所謂金融機關者。則除小本營業。無補實業之外。有銀號八。日裕源。日開泰。日裕豐。日裕泰。日保泰。日和記。日源豐潤。皆司藩庫地丁稅餉等之

出納兼事商業上之融通。曰晉義。則司運庫之出納以兼事乎商業者也。之八號者。設立銀爐。有鼓鑄寶銀之權。票號一曰日昇昌。爲山西人所設。專事滙劃款項。與八銀號爲省會金融機關之一大部分。營業之範圍最廣。然計其資本。平均不越十萬。（日昇昌未悉）八銀號合計。不越八十萬金。他如巨大之錢莊。則有鼎記、元昌、鎮大、晉泰、瑞豐、鼎泰、惟康、阜生、惠恆等。平均不越五萬。即合之資本在三千以上三萬以下之各錢莊而計之。統省會之金融。亦不能滿三百萬現金。存款不計。夫以我浙之省會市面加之全省之稅餉出入而所藉以流通者。曾不滿三百萬。幾以爲言之妄矣。使非言之妄也。則以三百萬之現金而能使我浙省會成此繁昌之市面。恐眞知融金之道而善於整理金融者。幾莫如我浙之各銀號。票號。錢莊。若何則。春季夏初。絲茶開市之時。即以絲市論。所需現金。已在二千萬上下。又況當時之並駕齊驅者。別有茶市。其所需現金。亦復不少。加之各業資本。雖不能同時兼顧。而亦不可絕無點綴。則我浙之金融。當斯時也。須數千萬。而我浙之金融。家竟能以三百萬現金維持之。將馨香禱祝之不遑。更何暇爲金融之前途危。而不知我浙省會之金融。

機關以平時論。誠在各銀號。票號。錢莊。以緊要之時。論則不在我浙省會之銀號。票號。錢莊。而在他處之銀號。票號。錢莊也。而於是不得不爲我浙之金融前途危矣。雖然。使我浙省會之所仰給者。僅在他處。或他省之銀號。票號。錢莊。也。猶未足爲我中國金融之前途危也。今試思之。我浙省會之所仰給者。非寧紹耶。非滬上耶。紹郡挹注無多。寧波則皆出之殷富司之商賈。爲我浙省會之絕大流動資本家。而無如竭寧郡之力。不能濟我省會之用。則所恃爲大宗者。仍不能不仰之於滬上。夫滬上之流動資本。豈皆出自滬上之銀號。票號。錢莊哉。亦出之銀行耳。此銀行者。非中國通商銀行之謂也。滙豐。華俄。正金。等東西商人所設立之銀行之謂也。然則我浙省會之銀號。票號。錢莊。爲我浙省會之金融機關。而滬上之銀號。票號。錢莊。實司我浙省會之銀號。票號。錢莊之金融機關。彼滙豐。華俄。正金。等又爲滬上各銀號。票號。錢莊之金融總機關。夫至以他國之銀行爲我國金融之總機關。我國之金融。其眞危矣。誠思外商擁有厚資。無論其故爲挾制也。即令不爲挾制。而使我國物產成熟之時。彼之資財。被彼同國之商人。先行貸去。而即以此貸得之款。作爲購我國物產。

之用我之實業家恐已不能久待有貶價求售之勢況當此多故之時一旦有事全國金融盡爲所困而我既任彼扼我之吭而我自不得不飲彼之刃矣思念及此危乎不危。

然而我國之人不悟也。謂以我國之大。豈二三銀行所能掣肘。而不知充彼銀行之量。固不僅現有之金銀爲足困我也。即一葉紙書亦足以代金銀之用。不觀之滙豐華俄等鈔票乎。初行之於上海等處。繼及內地。昨冬以來。至我浙矣。鳩酒止渴。漏脯充飢。苟延一時。未始不可。而其後必至貽以大患。朝鮮之禁用日本第一銀行期票。幾釀巨變。其明證也。外國貨幣行之於通商口岸。猶有可言。若內地則一國自有一國之貨幣。豈他國者所能代用。且此爲國中內政。非他國所能干預。乃朝鮮不用日本第一銀行期票。如錢莊家之期票等。而日使竟至勒令收回詔書。改去法令。喪失國體。莫此爲甚。當朝鮮准日本第一銀行行使票據時。當亦料不到此。今以擬設國立銀行故。欲令日本之第一銀行廢去。票據竟至受此奇辱。利之所在。人必爭之。我國之金融界中。行使外國銀行之鈔票者。其亦會計及此否。且我國商賈以他省

之銀圓通用。每每有貼水抑制之事。夫銀圓非鈔票比也。他省非他國比也。且有貼水抑制之事。而今易以他國之鈔票而反樂爲用焉。此中見地。誠非吾輩所及。第即恐被頑固之惡名。而獨不慮夫外商之握我金融機關。制吾死命。後悔無及耶。吾爲中國金融之前途計。而不禁一再歎息矣。或曰我國資財。自搜括償欸以來。行將就竭。得此意外之通融。聊解倒懸。有鹿豕不擇蔭之概。似也。而不知我國之商賈。或有倒懸之困。我國之殷戶。未必有是困也。每見挾厚貲。稱巨富者。率偕攜室至滬。流寓申江。問其意。則曰上海爲戰外公地。無兵革之虞也。因而將所有之貲產。存之於東西商所設立之銀行中。曰商資殷實。信用堅確。無倒閉之虞也。若是者比比矣。嗚呼。吾聞此言。吾爲中國金融之前途危。吾且爲中國之前途危矣。知中國之危而不思所以補救之。有此莫大之貲產。而不思所以經營之。而徒作此避地之想。苟免之計。嗚呼。商掛洋旂。民列教籍。中國亡矣。豈徒中國之金融哉。雖然。中國亡。中國之富家大族。而自以爲無兵革之虞。倒閉之虞者。其果能長保其貲產也。猶不資其避地之苦心也。而今之外國之銀行。慣用其籠絡手段者。特其勢力。尙未能遍及吾國。故不

憚持餌以誘之耳。如耕者之於播種，馭者之於致遠，當其播致種遠之時，不能不稍具愛恤牛馬之心，爲其汗血之足以裨吾收穫也。及其耕地成熟，長途既赴，則牛馬已無所用，而斯時之餵食與否，正未可知。或且以汗血之既竭，屠而割之烹而食之，未可知也。而世之挾厚賞稱巨富者，何竟甘爲其牛馬也吁可哀矣。



哲理

續無鬼論（續第二期）

陳 梲

六 在昔國君執玉，則威儀爲之譏。太史陳風，則歌謠爲之兆。故凡個人與國家，于無形色之界，皆有一種不可思議，不可遮飾之外神，以爲其所寄之個人與國家之代表。以是爲識兆容，或近之讀者，盡觀吾中國史，慧星日月，食地震白虹，貫日，日中黑子，諸例大書不一書。曰：將以昭儆戒也。醴泉甘露，芝草白鳳，黃龍，諸條大書不一書。曰：所以昭瑞應也。彼心中純守「神道主義」，乃從爲之辭曰：蒼天乎！蒼天乎！其有喜矣！其有怒矣！于是災異祥符之說，穢史氏遂沿爲南山可移，此案不可改之成例。而大惑迺深中於人心。按星學家云：彗星繞日而行，其軌道成長橢圓，或成拋物線，惟繞日有軌道，故可以推算知之。然則太史所書，亦僅會逢其適其于人事吉凶何與哉！日蝕月蝕爲月之陰影蔽地，與地之陰影蔽月亦軌道之運行偶聚于一，直綫初非有禎祥於其間也。虹爲空中水滴分析日光所成，故常見彩色，其白色乃分

析日光時別有他種之影響及理由一時之現象焉耳。且虹近在地球表面離太陽爲無窮遠斷無貫日之理妄相附會以爲兵象謬莫大於是。日中黑子無日無之而黑子之多寡亦與地震頗有關係此種原因雖未盡悉要之太陽系諸星皆繞日行凡所關係匪惟我國全球實依賴之匪惟全球同系諸星皆依賴之若地震之因約以地心熱與磁氣壓力爲主震之甚者當正其名曰地災於天固無與也泉出于山谷間往往含有卅物質所含者甘則醴矣何瑞應之有露爲空中水蒸氣所凝結而成集于草木上而甘亦偶有他物入之之故芝爲植物以之爲瑞殆與以松喻壽以竹喻道同義出于意想成於習俗謂曰瑞應夫豈其然龍鳳無是物而俗夫媚子偏執徧搜於世界不可得之一名以自佐其阿諛之材料嗚呼荒唐無稽之談其第曰無憑也禍猶淺其依斯憑而害而家以凶而國貽患有不堪設想者昔者秦有胡亡秦之讖漢有三七厄之讖光武與有劉秀當爲天子之讖魏興有當塗高之讖晉興有馬同槽之讖自茲史官授受皆有是說此亦新王初興懼民信之未立因張皇宗祖侮蔑勝朝以爲愚民之資助耳而瞞瞞者乃疑乃駭乃心戰設充其辭今日全球

大勢白人主黃人奴我國已不少徵識緯者揣測其解嘆息而默許矣於是諉其辭曰氣數曰天意而自苟且自偷息于天演界浸假黃人絕種白人統一全球吾不知向所云「氣數」「天意」者將于何徵之而彼將又搜羅一二未見事以實其辭語曰「天不亡不自亡者」換言之則夫自亡之者天亦必亡之矣而吾中國適近于是以上六端不過標舉大要。又有一二私見所得雖曰瑣屑比而附之知者或許類條如下言。

俗云舍利爲佛圓寂後燉化不滅之靈蘊。顧魚類等物皆有舍利則不僅佛骨爲然矣。俗云龍骨爲龍死于山內之遺骸。藥品上多用之。顧其性質作用與鹽化石灰甚相似。今在異國不能得是物末由分析然其出于山谷則必爲一種礦物無疑也。電氣學云電氣通過人身則神經抽動故取已死田雞以電氣通過之兩足可伸屈如生。又初死尸身方天大雷電時或作儻起狀俗稱爲尸變不知此固電氣使然也。俗又于尸未斂時貓趨近尸側則必驅之以爲能令尸起立者實以貓最易生電患其接觸或感應而尸身動作耳。生理學云人之聲音由聲腺發聲腺在喉內爲一層薄

膜能激動空氣故發音俗聞夜聲則以為鬼號夫尸已腐矣聲腺之不存音將焉附水族學云海中之魚往往與尋常魚異多能發燐光燐光者青熒之光也而不知者以為龍宮之寶藏氣矣地質學云山脈中之石灰岩最易為酸所溶解故成洞窟又溶後餘滴自上墜下復成沈澱物結成石筍石柱或極奇妙而不知者又以為其洞天福地矣光學云海上空空氣整然成層時則船舶島嶼由全反射之理其影倒植空中恍如天有是物而不知者又以為仙人樓閣矣光學又云近兩極之地夜間往往發大光名曰極光極光之理尚未周知約與磁氣有關係而不知者又以為天光燦爛矣風雨雷電俗謂天神所司夫雷電或于電氣之相激雨成于水蒸氣風成于空氣壓力之變動西方三尺童子皆能道其原理想學之子廼造氣壓表而知風造濕度表而知雨造避雷針而知雷電設如俗云則又將謂人之所為有大甚于天神者矣升天入地俗以為鬼神之奇能不知空氣反力甚微天固不可升也地心之熱甚大地固不可入也且不可入地與前所辨狐不能攝物同背于不可入性之公理而謬妄者乃執此以為鮮野蠻時代之風俗大率類此抑不僅是鬼火熒熒俗以為有

鬼之證不知動物骨肉含磷質甚多磷之為物凡遇空中養氣極易燃燒火固有之鬼則非也廟宇夜間往往有聲俗以為中宵之陰譟不知棟樑榱桷因燥而裂因裂而聲理至平常無足奇者飾曰陰譟其理何居以上所述見聞委瑣羅列無多然合諸所陳六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孟子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然則吾人于未經見聞之事之物之種種奇狀亦求其故而己矣否則長此神權柄政之時代而倚託之則愚奉守之則拙順從之則柔號呼之則蔽希望之則貧極世界仁人學子所委棄之惡德盡被于吾國人之身而以為冠冕而以為帶佩智力衝激距吾尺咫存耶削耶亡耶向所信之鬼神將來為呵護耶竊懷懼乎其危之

難者曰鬼神之言西士所不免如宣教必曰上帝即其證矣曰今德皇之言曰「東方多一德國教師則德國多一分利益」然則所影者果教士乎抑犧牲之選乎日人言法人在中國傳教者多係軍人為測量地圖而來然則所來者果教士乎抑偵探之隊乎彼其口言上帝直以上帝為其殺人戮人之前導上帝有知其必殛之而不然則上帝固徒為空漠無着之虛名而吾國人猶吠聲吠影或瞠之或排之此方

一上帝彼方亦一上帝各負其奉天行道之神旗以趨以戰以死（庚子義和團皆是）而西人乃挂手支願于其旁兩軍既竭于是因以爲利而國禍遂不可底止且日本佛教之國也執日人而叩以釋迦金身何若韋陀眞相何若必掩鼻而笑而以其爲大愚彼教上乘之書無一言及鬼神者言鬼神者皆下乘經也所以愚愚夫愚婦者也而惑之亦自惑而已矣故夫教也者沿于古代論說未純如耶穌之大同佛教之慈悲孔教之仁皆自有統一世界之思想若雜以鬼神果報之說普救之效未見迷信之論日叢言及于國則國頹言及世界則世界無進步害斯烈矣

難者又曰陰陽之說所以使不肖者有所惕也是說也乃所謂見眉睫而不見邱陵之喻也以今日各國國民之繁且庶方且殫而智渴而明舉步稍滯即瞠乎其後無以自耀其國旗而吾中國者士夫官長其心術吾不必言而盜賊之多痞棍之盛抑亦不可紀極其迷信于鬼神也如此其爲無教化而不可導之者又如彼亦可憬然于其故矣

抑聞之西人機器學歷史云蒸汽釜發明甚早代有進步獨至埃及僧侶不明反力

之理信爲神聖其時代之進化獨滯焉迴首祖國上窮無極神農本草之經猶存乎是能發明醫學者也何今乃曰病有狐鬼死有冤孽也于是中國無醫學堯典成歲之言月令中星之說猶喃喃其不絕乎是能發明理學者也何今乃曰客星犯帝座太白畫經天軌道運行不之問也于是中國無理學后稷稼穡儒者所稱道此農學之祖也何今乃曰淫霖而祈晴元陽而禱雨溝渠蓄洩罔計也于是中國無農學周官攷工士夫訂正之未遑此工學之導師也何今乃曰治工先吉日也于是中國無工學聞人貨殖之智陶朱什一之策學者豔稱之是固爲商學界之雄也何今乃曰照命有財星也于是中國無商學倉頡者吾祖國文字所自出何今乃曰文藝取士有文昌有魁星于其旁也夫以科舉之所鼓勵百代文人學士之所提倡而鬼神尙將乘其隙而枯亡之于是中國無文學嗚呼以四千年文明古國代有人焉朝有士焉具精細莫比之腦力不屑殫精竭思爲後來倡方之西歐人士亦卓然無愧色孫子不肖數典忘祖匪惟不智抑亦于公德界負不孝之重名矣

難者又曰是固由于士之崇虛理廢實學而非盡由神鬼之說所漸滅也是說也吾

亦謂然。然必先自廢其實學。而鬼神之說乃得而入。之繼則入以鬼神而實學且益廢。二者固相因矣。嗚呼。成事不說。來軫方道。智力競爭。行有達于極點之勢。國民程度幾成無窮級數之多。而其間程度最下者。如深夜暗行一物。不知恍有見曰。鬼神也。恍有聞曰。鬼神也。歸而語人曰。予于某地見鬼神矣。聞鬼神矣。聞者不察也。又從而甚其辭曰。某所聞見之鬼神。余亦嘗聞之見之矣。嗚呼。舉國而為深夜暗行愚。愚相貽。猶可說也。愚愚相貽而衆智乃環伺于其旁。而國亡而種亡。不可說也。而不然者。以四萬萬同胞。敬禮勿替。依恃如命之鬼神。而獨起而辨之。祇之不惜出全力以搏之。鄉士大夫其以橫流被放之言相詬病矣。雖然其志可哀也。其心亦可見也。

(完)



教育

教育學

(續第
二期)

不難子

第三節 教育之界限

有過輕教育者。謂人之智愚。賢不肖。乃運命之所支配。天賦之所拘囚。階級分明。不可少強。豈惟上智下愚而已。有過重教育者。謂教育之能力出天而人人欲賢。斯賢欲智。斯智一惟教育者之力是賴。雖然二者皆走極端者也。蓋欲賢。斯賢者教育之目的。而階級之限則又迫于勢而無可如何者也。人間社會固不能如教育家之理想。境圓滿無缺。試舉數端。則受教育者之個性。其一也。其年齡又一也。其境遇又一也。國家之要求又一也。教師之才力又一也。而社會的勢力則又其最後而最要之一端也。

個性。個性者。基于人人之稟賦。而才能本欲望氣質與夫種種之現象。由是生也。古人有言。人心不同如其面。例如甲乙丙三人。一富於情者。一長于知者。一強于

意者更分析之。其富于情者。或易于喜怒。或樂于情操。其長于知者。或敏于記憶。或善於推窮。其強于意者。或厚于欲望。或深于熟慮。千種萬樣。無一同者。故雖生同一之時代。處同一之社會。用同一之國語。受同一之教育。而其效果同而實未同也。雖然。亦何足怪。個性既根之于稟賦。則雖舉天下莫大之力而終不能消滅淨盡。回歸一致者。亦勢所必至。而無可如何也。亦曰。陶鎔之矯正。截其有餘。補其不足。而使人人各盡其人道。以自盡其能事而已。

凡基于個性所生之現象。其最著者。則氣質是也。氣質分四種。曰多血質。曰膽液質。曰神經質。曰粘液質。其詳細之說。實隸于心理學。茲于觀察個性上。特擇其必要者。略述于左。

(一)多血質 屬此質者。血液充沛。其容紅其體胖。感情雖強而易變。乏忍耐之力。而有活潑氣象。每好為筋肉上之事業。

(二)膽液質 屬此質者。其容淡黑。其體充實。其筋力強健。深沈而難激。怒決心堅。固能堪困難。可于學校之運動場為羣兒之領袖。而振威權。

(三)神經質 屬此質者。其容蒼白。其體多瘠。其言語迅速。感覺敏而想像強。多不決斷。既決則固執不改。好為智識上之事業。鬱鬱沈思。憂時傷世者。甚夥。

(四)粘液質 屬此質者。其血液之運行常多平靜。其筋肉之充實不及他質。其精神之作用鈍而難奮起。貪一身之安逸。能忍耐而乏熱心。怨恨深。言語遲。凡屬此質者。其在強健之兒。雖或罕覯。然亦有之。教育者宜注意也。

以上四質純屬者。百不得一。惟就其配合上之最著者。以為衡耳。故有多血膽液質。有多血神經質。有多血膽液神經質。有平衡質(平衡質即四質平均者)其最適于普通教育者。莫平衡質。若然。亦寥寥。若晨星。未可一例論也。要之。既有個性。則其氣質自必有所傾向。不觀夫思想家乎。凡遇一事之來。必深考其處置。詳究其原因。因觀現在而察將來。每好殫心于抽象的。者性使然也。若夫實際家。則異。是其察現在之處。置則切于將來。其窮事物之原因。則重其結果。好盡瘁于具象的。者亦性使然也。是故一國之中。上自元首。下迄僕御。權利雖同。執業要不能不異。官吏。賦商人。賦軍人。賦工業家。賦彼必富于多血膽液質者。而後可。士人。賦教育家。賦宗教家。賦彼蓋

研究理想磅礪奇思者則具神經粘液者爲最多

且氣質與人之生涯爲進退者也考其故亦以人類適應于外界之境遇而生種種之結果其在兒童則屬多血神經其在壯年則屬膽液其在老年則由神經而或超于粘液矣雖然此就大體言之耳其錯綜差別蓋亦有之一兒童于此竟非屬于多血而却爲粘液者此異常之狀態教育者不可不逾格以注意也又有血氣方剛之人而困于生計勞于心事鬱鬱不樂致無膽液而流于神經者

上所述者氣質之關係于年齡者也然于個人則又生種種變化教育者又不可不加意者也然則教育之能力雖強斷不能取絕對的勢力而悉變之是故個人者制限教育之一端也

年齡 吾取教育學而觀之凡國民教育之入學期其必取于六七歲者蓋證之于學理驗之于實際爲最當也苟逾成人而壯而有室受廣義之教育容或能之而欲受狹義之教育則勞而無功徒糜歲月焉耳且年齡之關係教育者蓋不備見于智慧其于身體上道德上無不明著兒童一入發情期(十四五歲)其體魄其精神皆

遭急激之變化而易陷于危境者也然苟操持堅定過此關頭則後茲數年身心活潑收教育之效果酬昔日之勤勞一生之事業聲施咸基于此可不慎乎人生有涯對于豎觀世界蜉蝣耳朝菌耳前世紀之初歐洲人壽之平均僅二十年逮醫術改良衛生進步不及百年驟增二倍然亦不過四十寒暑而腐潰矣是則吾國人之芸芸以生味味以死者復何說今據吳氏之統計學而錄數于左

	每日	每年	畢生
睡眠	八時	二、九二〇時	十二年四月
飲食及其他	四	一、四六〇	六年八月
勞動勉業	八	二、九二〇	十三年四月
遊戲及其他	四	一、四六〇	六年八月
總計	二四	八、七六〇	四十一年

嗚呼觀此可以生懼心生奮心矣以歐人之進步今日之文明而勞動勉業之時僅僅若是則年齡之制限教亦不言喻矣他日道德進化人壽或更延長此要非一躍

可幾者然則今日舉一人之生其受教育之時限爲幾何乎此則年齡之制限教育者又一也

境遇 境遇之制限教育也亦不一而足其一曰貧富之不均歐洲且勿言日本學徒每歲所出學費常以二百金爲率不能得此者則卒業小學而止或卒業中學而止獨未能受完全教育也其一曰危安之不可知國有他故則全國趨向必達于有事之一端而教育亦隨之而移雖然國之所與主者國民也國欲自立則非舉全國之民而盡教之不爲功故歐洲之行義務教育也務必使人人能入學而後已日本以區々島國而教育公費猶歲出四千萬金且不恤焉然則我國當何如 (未完)

軍事

眞軍人

飛 生

●中國無軍人

●軍人歷史的進化

●軍國主義

●救中國之三策

吾欲與吾國民言軍事。關頭即有大問題一則「歐美何以以軍人爲神聖而中國何以以軍人爲賤夫」是也。雖然吾得而解之曰。軍人神聖也。吾中國無軍人。中國之所賤者。中國之所謂軍人也。宜其賤。

吾中國有個人之軍。有政府之軍。而無國民之軍。所謂軍者。則以警察之目的。奴隸之身分。賤丈夫之資格。三五組織而成。國非軍。國民非國民。故軍國民三字固自有大地以來未曾一入我民族之腦者也。

軍人亦隨歷史而進化者也。吾就其進化之跡。而求其種類之變遷。則軍人之進化可分三大期。第一期爲個人的用於個人。與個人之間。第二期爲政府的用於君與民之間。第三期爲國民的用於國與國之間。上古之世。人之能存於天地間者。亦幸

軍事

矣。戰天地。戰生物。其存也必其戰而勝。而武力最勝者也。故當是之時。一人之生死。必視其體力之強弱。以爲衡。是爲軍個人時代。野蠻之時。則然也。雖然。有人類矣。不能無競爭也。由競爭而團體起焉。有團體矣。不能無機關也。由機關而政府立焉。夫一羣之內。既有機關。則全羣之時。事悉舉以納之機關之中。固理之至。常事之至。順也。當其初。彼君主者。固不敢即之。而爲私有也。乃積久而習。非以成是也。土地則產業視之矣。租稅則花息視之矣。而軍人則亦若所以保護一人之產業位置而設者。夫以保一人私位之故。而不惜犧牲人之性命。以日日從事於戰爭。蓋至是而軍人之品格下。而軍人之禍烈矣。當是時。民則輕兵賤兵。不願爲兵。風俗成矣。雖有賢智之士。不能善其後也。是爲軍政府時代。雖然。個人的野蠻也。而非軍政府的奴隸也。而非軍是皆可賤不足道。若夫文明日進。以言乎個人之爭。則有刑法民法。在言乎君臣之爭。則有憲法議院。在盜賊奸惡一索即獲。不觀夫歐美乎。一國以內和氣。盎然言在中國。則治定功成。矣。若是者。烏用軍。烏用軍。而彼顧汲汲皇皇。日日以從事於此。寧勞時費財。而不悔者。則何以故。曰軍也。者固非用之於國內。而用之於

國際者也。國有主權。有意志。有目的。與人之有權利。有志向。等人欲達已之志。而不得而爭。則有國法。以裁判之。國欲行其意志。而至於爭。則無最高權。以行其國際法。于是最後之手段。乃不得不用。而戰爭出焉。當是時。則國民之死亡。視其國軍之強弱。以爲危險。比例之差。若是者。爲軍國民時代。蓋軍也。者固非用之于國內。而用之于國際者也。惟爲國際的故。軍爲國民應盡之義務。而國民皆兵之義出焉。惟爲國際的故。軍爲國家全體之保障。而軍人神聖之說出焉。故軍國民時代。國守之以民。民即兵也。民衛之以國。國即軍也。善治國者。即聚人民自保之心。以爲軍。而軍尊而軍貴。

察乎此。而中國無軍人之說。可以知矣。世界各國之養軍人也。其目的向外。中國之養軍人也。其目的向內。夫軍人與警察。其性質異。其目的異。其手段異。故軍人向外。警察向內。軍人主破壞。警察主平和。軍人保護國家之主權。警察以維持社會之安寧。而中國乃以警察之目的。責之軍人。其根本之差。點一也。雖然。猶可言也。而奈何。以軍人爲政府之私用物也。觀于此。而知中國賤武之由矣。夫軍人之所以可尊貴。

者固爲其能犧牲一人之私而爲國民盡公義也。今既私之矣，私之則奴隸也。奴隸而不賤，孰則可賤？故西律有犯罪者不得爲軍人，而中律有罪則罰爲戍蓋軍之名。雖同而根本之相去，曾不知幾萬里矣。此根本之差點又一也。夫既以爲私物矣，人之自私也，誰不相若？今必以一人私位之故而令天下之人各舍其私，出其血軀以爭逐于生死之際，民雖至愚，未有一無所爲而乃能爲人死者也。于是不得已乃用市僧之手段，以貨取以利，祿誘其來也，必其賤丈夫矣。以賤丈夫而欲與世界之愛國愛羣之國民戰，則無怪其敗也。此其差點又一也。

嗚呼！吾中國人其勿言軍國民矣。志士仁人求爲一小兵卒，以一劍一槍得殺一異族而後死于疆場，而不可得，而烏有所謂國民皆兵而烏有所謂軍人神聖？故吾直可斷言曰：中國無軍人。

中國無軍人而救今日之中國，則非軍人莫爲功。其理奈何？曰：使中國成一軍國而已。

軍國之資格有三：曰國民之抱負，曰社會之紀律，曰國民之公共心。中國之所缺者

在此。三點中國之所以致亡者，在此。三點故吾之所以以軍國主義爲救中國之方針者，即因此三點而生三義。

其一曰：今日之中國國民之志氣已阻喪，非軍國主義無以發其進取之精神也。兵可以敗，地可以割，款可以賠，惟國民不可自喪其抱負。抱負者何？凌傑世界之進取心是也。加富爾當困頓之際曰：「事未可知，天若假公以年，貯看意大利大宰相之徽號，加之于吾身。」至哉！偉人之氣慨，當如是。即偉大國民之氣概，亦何莫不如是。是在昔法國大革命之後，外患內亂，岌岌乎殆矣，而拿破崙乃獨能用之以蹂躪全歐。德意志聯邦初立之時，外患內亂，亦不亞於法，而德皇乃能用之以傾法倒奧。至哉！彼非有野心也，救國之方略應如是也。故曰：世界事無真失敗，惟失其勇氣，失其希望，此爲真失敗。故中國今日之危亡，不可悲，惟國民已自喪其抱負，此則吾所痛心疾首。因此而徵中國之必亡也。雖然一挫再挫，志氣固未有頹喪者也。頹喪之時，苟不以進取之雄心鼓吹其氣，則其志一棄，其氣一失，終生無復有攻取之望矣。悲夫！中國昔日病虛驕，而今日已成虛怯症矣。嚚昔悍然

之氣已一挫而盡其容。蹙蹙其貌。憂憂舉國上下。不論新舊志士。鄉愚。皆若有大難臨頭之氣象。而無不束手以待死。有敢發蹂躪世界之思想者。非癡即愚也。雖然事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中國固有雄飛世界之資格者也。海天精衛。吾抱負此吾終有做到之一日。故吾今日有爲言此。吾非如義和團。吾實深有得救弱國之義舉。中國之缺點而一救之。救不勝救。外禍已迫。必不能待吾之從容改善。惟先謀一二非常之舉。舉全國國民之氣一振之。希望一開之耳目。一新夫而後進步改良。可以言也。若是者。非軍國主義不爲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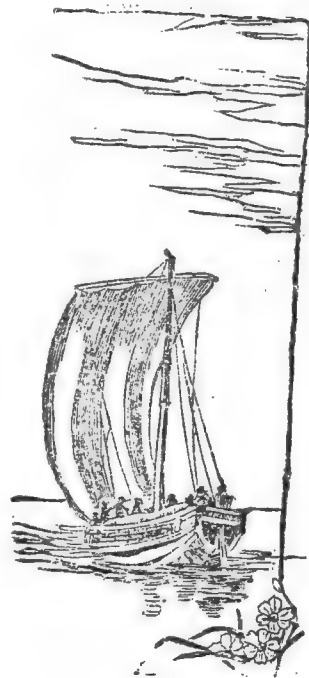
其一日。今日之中國社會之風紀已腐敗。非軍國主義無以約整齊嚴重之風也。一人也。起居無定節。飲食無定時。行止無常處。若是者。其人必病。一社會亦然。一國亦然。故一國而紀律腐敗也。則國必亡。今日之中國已陷此危境矣。土地大而病癰腫。人民多而病拖累。朝無定憲。下無定律。民無定業。機關不靈。而百事不舉。風紀不肅。而習俗朽敗。若是者。其原因何在。曰。自治力薄弱也。凡自治力薄弱者。非治之以嚴厲教育。則其腦筋之組織力不強。而規則之觀念。缺感情之制裁力。

不嚴而謹嚴之習俗。失軍隊者。非紀律不行。軍紀非嚴肅不立。故軍事之教育。普及則社會之組織必能一變而國民自治之能力必強。彼國民皆兵之風行于世界也。蓋不惟帝國主義之風潮爲之實藉。此而國民之教育以進步也。其個人直接之加強力於國家也。果顯而不知國家所即以此而直接施教育於國民也。軍隊者實國民之良學校也。

其一日。今日之中國公共之道德已腐敗。非軍國主義無以發公共之觀念也。

「軍隊者國民道德之源泉。而公共心之組織休也。」至言哉。何以故。曰。凡世界各種學問。必有二層。一學理。一事實。學理屬理想。而事實屬實行。軍隊者其學理事實相去最近者也。故道德貴實踐。軍隊適以爲實踐之基。日人常以中學校修身科比體操科。蓋爲此也。吾中國人無公德。人人能知之矣。而不知其無公德觀念也。即其無軍人之徵也。軍隊者固公共心之組織體也。死則同死。生則同生。一夫不勇。全軍之恥。茲其理。日日習之。實易焉。故入軍隊者。未有不知一身與團體之關係者也。此言其公共心之關於智識之發達也。更有關係於感情者。則對外是

也。公。共。心。於。何。起。曰。人。人。心。目。中。有。一。外。國。人。在。未。有。不。起。公。共。之。感。情。者。也。軍隊者其目的對外者也對外之感情激而對內之感情羣矣且一入軍隊無論上而將校下而士卒其于一隊之組織必詳且明蓋不知不覺而能發團體之觀念者也



歷史

最近三世紀大勢變遷史

大陸之民

十八世紀

進化者自然之大勢。歷史者進步之潮流也。觀夫川流猶是水也。而昨日與今日異。觀夫生物同是種也。而此性與彼性異。水滯而不流。則腐敗種執而不變。則僵萎。吾故曰。過去者現在之母。將來者現在之產兒也。欲考究其結果。則先解析其原因。凡我同胞。當生殖于十九世紀之末路。為歡迎二十世紀之地主。雖然。欲知忙碌迎來者。為如何世界。則先解釋我今日所棲住所。游息者。為如何時代。欲解釋我今日所棲住所。游息者。為如何時代。是研究十八世紀之因果始。

十八世紀之地位

加來耳曰。十八世紀者。魔鬼時代也。欺騙破產之世紀也。而加來耳則不知。以十八世紀之黑暗。乃放出十九世紀之光明。是彼於歷史之判斷力。甚失正鵠焉。夫十八

世紀者於近代之歷史爲回轉時期其力量誠足令人聞而拜倒也。而加來耳品評十八世紀之價值謂僅值得法國革命火一炬此外竟無一人物爲十八世紀代表者乎。傳利特利喜米刺薄丹頓華盛頓沙謨愛兒祈郁遜輅培兒德拔倫斯滑篇孟克刺伊篇是等之偉人固爲十八世紀而生爲十八世紀而沒者也。若慨的之事業之生涯亦大半出現於十八世紀而加來耳直斷之曰十八世紀爲不名譽之時期是誠駭人已甚哉。

而加來耳又謂十八世紀欺騙以終嗚呼若紐敦之生涯二十年倫恩之生涯十年蘭匍涅芝之生涯十六年及休漠康德雅達摩司米施厚芝本普利司柳之生涯以包容此全世紀固鄰于欺騙者乎。若其謂破產自殺爲十八世紀之事業試問創立不列顛帝國果何時耶亞美利加及法蘭西之產出共和國果何時耶其他科學的歷史光榮若化學植物學動物學非十八世紀而發明者耶餘若社會學的觀念果十八世紀基礎也英國及法國的歷史學派果十八世紀產出也德國之新哲學新音樂學果十八世紀改良也至如文學界若新小說若新體詩若散文無不自十八

世紀進化焉十八世紀者實世界大進化之萌芽時代也

革命時代

夫一世紀之長日月必有一種特色出現爲一世紀之歷史吐萬丈光燄故歷史者如一片未開闢之大陸任吾人用探險之手段以所獲得者即爲其特色歷史家者實與探險家有同一之責任也然則十八世紀之特色爲何曰十八世紀之特色革命時代是也於歐羅巴大革命於人類之歷史最大變化之熟成時代也雖然不僅血花競爭謂也凡世界文明根本的普及的改造是所謂革命也此時代者加來耳所設虛僞懷疑破產自殺之時代是其精髓上觀察之是其全體上視察之實希望敢爲勤勉進善之時代也

夫十八世紀人格之價值誠達高貴之極點有銳進性莫若十八世紀的人有革新性莫若十八世紀的人十八世紀之潮流儼然一少年氣象也而評論家則設十八世紀爲輕舉妄動虛僞放縱之時代噫冤哉若少年銳氣太過則有之十八世紀於政治界上之革命實人類上不思議之大戰爭也而此結果之戰利品

遂遺贈于十九世紀雖然若維兒聖路易之恐怖時期不足以占十八世紀之真相實質至於十九世紀愛蘭之騷動巴黎之激變僅得政治爭戰之小部分嗚呼一時代之至部分豈其一小部分足以測之一時代之真相豈只皮相上足以評斷之夫十八世紀者所謂果毅之世紀仁慈之世紀也吾讀特福施維夫篤確兒獨司米施祈郁遜諸著作覺剛健不屈之精神激刺吾腦吾讀魯敏遜漂流記吾想像滑篤等之發明工業吾思苛勃之愛憐同胞懷恩妻之犧牲於宗教界撲華兒特之改良牢獄維兒拔路福斯之廢止奴隸吾服其果毅吾仰其仁慈吾慕其事業之堅忍吾艷其性情之博愛雖然吾僅於特福等筆墨上見梗概然則吾敢斷斷曰果毅仁慈性是十八世紀之呼吸生氣也十八世紀之脈管流貫之血液也

殖產界之革命

十八世紀之始英國於政治文學學術誠空前絕後執歐羅巴牛耳之時代也威麗雅謨三世既爲政界之明星克魯魯懷兒以後英國爲統一龐大之君主于六百八十八年之榮譽革命英國人民遂奪得自由爲戰利品當時殖產上思想上之束縛

脫然解去其進步遂如入無人之境坦然直入矣

十七世紀之末路全歐諸國皆受路易十四世鐵蹄蹂躪而蒙傷痍至十八世紀之始於繼承西班牙皇位之戰爭而擊破路易之軍隊者英之末兒漢路也紐敦爲英之發明科學家露芝克爲英之發明哲學家雖然諸君子皆以十八世紀之始發揮其大力量者也

當王政復古之時代若文藝界革命軍德刺伊遁施維夫篤雅祈遜特福等以文字爲國民鼓吹遂倒斯樓亞兒德諸王壓制之政以自由之光遂輝於英國民之頂上若十八世紀最初十五年乃十七世紀之餘波了威麗雅謨及亞溫之治世實啓千六百八十八年之革命結果爲渾納維兒系諸王時期之前馳也吁末兒漢路之苦戰路易十四世之敗北千六百八十八年之革命結果吾觀十八世紀中英與歐洲一般受法國革命之震動然則列國則受其直接之被動力而英國則定其自動之方嚮故英國于十八世紀爲特有之時期也亞恩女皇崩至法國共和戰爭止

(千七百十四年……千七百九十三年)十八世紀之最初十四年屬十七世紀之

英國革命最初之數年屬法國革命之歷史其間八十年實英國有最好十八世紀之特色時代。

而實英國和平主義立定之時代也。印度及亞美利加之殖民地戰爭於十八世紀既定國民眼光乃直射于殖產上政治上而流血之野心乃息。

英國之國會既由太古存在其國家之最上權實於此時代基礎之華兒樸路者實十八世紀政治家之標本也。其箇人之道德實無足稱道然產出十八世紀之平和政策發達殖產界之膨脹力實華兒樸路爲之先鋒焉。繼起者爲羌韃謨然以兵力佐之方針與華兒樸路異故平和政策之表號實維華兒樸路一人獨當之殖產界的組織于十八世紀爲英國特有之事業。十八世紀之初亞恩女皇治世英國兵威直振於歐羅巴大陸若威麗雅謨三世亦直捲十七世紀之餘波而起十八世紀之末法國政府倒路易十六逍遙於斷頭臺上而羌韃謨與歐洲諸國遂樹起十字軍旂。

殖產的組織以平和政畧而成當時國民多發冒險殖產之思想自不列顛帝國立

而殖產于外國之門戶遂開十八世紀之始。英國所得領土人民僅三百萬餘。十八世紀之終增至一億餘。亞美利加及澳司大利亞之殖民地及海上諸屬國東西印度等皆歸英領。是皆羌韃謨政畧之効力也。殖產的生活之膨脹爲十八世紀之名譽希功。冒險之獲物與華兒樸路平和政畧反對也。厚兒獨樸路之爲革命紀念碑曰「由戰爭力以產出貿易之繁華實羌韃謨之功德也」。由此碑文已見十八世紀殖產界之一斑矣。殖產界發達而實業界上遂大革命。先是英國國民多以農業爲基本。自十八世紀之後半此農業國遂一變爲工業國。當時國民均拋犁鋤以勞動于工場。此迅急偉大之殖產革命實古今來得未曾有者也。

試問殖產革命之結果如何當時一大風潮起流出英國無數之偉大人物若克芝科安遜乃航海游世界一週歸而發明道路溝渠造船燈明臺礦坑鎔爐諸機械威祈烏特乃改良陶磁工克魯謨普敦發明紡績工勃尾克改良彫刻工其他無數實業家之偉人奮起皆爲殖產界革命之原動力也。吾讀英國之歷史于是等事業實爲十八世紀光榮之一部分而乃曰十八世紀爲虛偽欺騙破產之時代噫冤哉。

十八世紀於英國中央首府。非學問藝術之中心點也。若樸兒敏滑謨滿邱蘇泰特路皮蒲利斯篤兒納兒維棲利慈紐克司兒等之都邑皆創獨立之科學而樸兒敏滑謨猶爲文明之中堅當時達兒維音博士既與科學會于是處若勁模司滑篤滿休普兒敦遂于此邑興蒸氣機械末兒獨克于此邑發明瓦斯燈懷芝祈烏特于此邑建陶器工場華董于此邑興印刷業者其他無數之大科學家無不粹集于此邑嗚呼樸兒敏滑謨者實文明世界之搖籃也。

然則十八世紀于英國之特色既言之詳矣然一時代之精神特色不在一國民觀測而在全世界觀測殖產的組織十八世紀既發現于英國至十九世紀則普及于全歐羅巴欲卜將來之進步及十九世紀現象則先研究十八世紀世界普及之特色

思想界之革命

十八世紀之政治美術文學已發達至於極點若社會物質之進化已隱露頭角夫十八世紀者所謂科學時代也吾廣搜于歐羅巴見哲學之偉人焉曰康德休謨伊葡萄涅芝培兒扣婁孟德斯鳩初特魯達婁母培兒孔特盧塞芝兒確亞達謨施米

司吾廣搜于歐羅巴見科學之偉人焉曰漢豐利尼亞司刺維亞祁愛刺蒲刺斯刺來兒克刺科蘭柯哈兒駭兒福蘭克靈普利斯篤利蒲刺克克屏德西猶維蓐兒他卡兒維尼皮瀉溫韃其他文學家合科學哲學一鑪而鑄之爲國民發揮無量之光彩者若盧梭等無數之文豪握其總權焉嗚呼若精神上若社會上若歷史上實于十八世紀發揮盡致焉

十八世紀之學術的精神實充塞于宇宙吾拜倒諸學子之力量大吾拜倒諸學子之思想偉吾知當時諸學子的犧牲心希望心在解脫世界國民之大問題爲目的故其理想乃闡得宇宙之秘義乃解得人生之奧妙吾蒙其影響吾乃述十八世紀諸學子過去之歷史

漢豐法人爲物理學家以研究一種虫類遂費畢生精力求之夫漢豐非好爲此區區也雖然不如此則不足見十八世紀之特色亞達謨施米司爲經濟學之鼻祖而兼長夫文學社會學心理學語學美術政治教育休謨與亞達謨施米司比肩而眼光灼灼則過之普利斯篤利爲哲學及神學之盟主若福蘭克林不但以發明電學

稱。而若亞米利加共和國創立時。主張政治者。即其人爲之也。若克芝科勃克斯安遜蒲扣音維兒等。皆以探險手段。令歐羅巴人士。喝采歡迎焉。

若爲文學界。上開璀璨之花者。若特福之魯敏遜流漂記。施維夫篤之卡利維兒旅行記。及其他諸子之學說。實于十八世紀。有普照之光也。而當時以智識之偉大魄力之巨毅爲歐羅巴思想界之巨擘者。則德有康德。法有祈特露。英有休謨。猶卓卓一時矣。夫握十八世紀學問界上之霸權者。法之福祿特爾。孟德斯鳩也。福祿特爾自留學英國歸。遂把偉大之思想。以神經之火放于法蘭西之野。千七百四十年著風俗論。千七百四十八年。孟德斯鳩乃著萬法精理。自由一點火。竟飄忽于世界大陸。若盧梭祈特露婁母培兒哇維那兒科漢豐刺維祈愛孔特兒塞芝輅確併起于法。而法遂稱文華時代。若休謨亞達母施米司厚崩普利司篤利輅培兒篤遜祈郁遜確兒特施米司柯倫併起于英。而英遂稱文華時代。嗚呼。千七百四十年至千七百八十年。四十年間。思想界上之歷史。誠結實最富哉。

十八世紀之最後二十年。法蘭西既投入革命之大旋渦裏。而德儒康德德培慨兒慨

德培德夫恩英儒樸兒克本若謨柯勃拔倫斯拔伊倫確婁烈祈夢兒特蘇兒斯休樓施柯德皆由思潮上流出。十八世紀果革命時代也。實諸學術最大革命成就時代也。試以十九世紀之學術。與十八世紀比較。若進步則有之。而創制則未也。若美術音樂詩文。而十八世紀多有特別之性格。創古今所未有。至如有銳利之智能。不撓之熱心。則十五世紀文界之觀念。亦畧得之。夫十八世紀者。謂之爲文學復興時代。可也。

歐羅巴之進步。與時代爲遷移。一張一弛。一盛一衰。儼如潮流。試觀于十六世紀智識之中心點。集于西班牙。以大利十七世紀。則英國與和蘭。握學問界上之霸權。而十八世紀。則法蘭西代之。至十九世紀。則怒潮橫決。直衝上德意志百丈高岸矣。

道德的革命

十八世紀之革命。改良的精神。既貫于實際的事業上。而社會改良之種子。亦由此時播焉。若孤兒院。病院。慈善會。日曜學校。皆于十八世紀建設。撲華兒特建普渡航於苦海。以改革囚獄者。果十八世紀耶。奴隸廢止之問題。以於殘酷野蠻之刑罰。開

神經之戰者果十八世紀耶。解婁密本若謨。啓濫用法律之攻擊者果十八世紀耶。十八世紀者稱爲懷疑時代者也。若宗教改革開懷施樓撲兒伊篤福兒特美淑祈斯德之新派者。果與祈郁遜休謨滑篤之事業同稱爲十八世紀人性改善之新現象耶。與此宗教運動之役者實不乏偉人。當時柯勃者以新詩人鼓吹者也。維兒拔兒福施者以演說家鼓吹者也。撲滑篤非兒特者以宣教鼓吹者也。若蒲利斯利以廢止奴隸爲是役之前驅。若休謨之懷疑哲學。非兒勤柯之滑稽文學。滑篤之蒸機發明。其面目之差異不啻天壤。而其大精神大眼力注于宗教的運動。其目的無異焉。「慈悲爾之幸福也」此語實流于十八世紀之精神也。當時既掃除社會一般腐敗人類。日就改良。而法蘭西之革命火亦隨改良道德上之觀念而起。嗚呼十八世紀之自殺實新時代所誕生也。而研究史歷者焉可昧然不知哉。

法國革命之危機

十八世紀者於人性全部之革命時代也。若知識的精神的既改良於內。若政治的社會的復破裂於外。天驚石破。吾乃見之於盧梭孟德斯鳩諸君子之學說。吾乃聞

之於柯勃拔倫司諸君子之詩歌。其烘動者曰。天賦人權曰。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以是等之說法。反對于專制者之壓制少數。社會上級之特權。於是改造社會之聲乃漸促。改造社會之勢乃漸逼。

懷斯婁之運動。宗教改革也。曰。非更生不足以興。然則社會上政治上亦有同一更生之徵證焉。十八世紀之詩人。既以平民的好材料開新生面。而其他種種方面亦各改變。無不爲革命之前驅。嗚呼。忍之又忍。鬱之又鬱。至十八世紀終而大危機乃潰斷頭臺下。萬顆頭顱流紅潮。其猗猗裁判堂前。萬乘君主受死刑。而默默危險危險革命。革命法蘭西終究大革命。

十八世紀者爲法蘭西總運動之歸着點也。十九世紀者爲法蘭西總運動之發起點也。欲觀測十九世紀之大勢。先考察法國革命之意義如何。

嘗有議論法國革命是非者。觀望派曰。亞達摩伊維之墮落是耶。非耶。吾聞茲冷語。吾深長思之。吾知其於不得不墮落之處而墮落。夫法蘭西之革命如亞達摩伊維之舍安樂之大陸而戰于苦鬪苦作之海也。

夫以法國革命爲單一暴動謬矣。然人有求革命原因者。或以爲君主政治若貴族政治之腐敗而起。或以爲由懷疑哲學派烘動而起。是無數原因中。吾乃直認之爲均是革命之原因可也。

法國之革命。果無始無終者也。或謂以千七百八十九年之國會始。或謂以路易十五世及福祿特爾始。或謂以路易十四世懷兒聖兒斯之宮殿營造始。紛紛莫是吾一言以蔽之曰。十八世紀之革命。殆由數世紀間積蓄之勢力破裂而來也。夫十五世紀之學問復興。十六世紀之宗教改革。十七世紀之英國革命。是皆其積蓄力之一部分也。

革命之結果。究何時而終。難斷言者也。千八百三十年。千八百四十八年。及千八百七十一年。於巴黎一炬。遂引起德之社會主義。俄之虛無黨。其他急激平和派紛紛出陣。夫革命之結果。誠無已時也。

夫革命者建設的事業也。非破壞的事業也。若以革命爲破壞之事業。則路易十六世既殛矣。王黨貴族既刑矣。而諸君子破壞之慾心既償。則國亦聽之亡可矣。而今

日二十世紀何以有如茶如錦之巴黎。何以有驚魂駭魄之國旗嗚呼。革命者誠建設的事業也。法國革命于近世史中建設的大勢。實爲過渡時代也。過渡時代者。則所謂大危機也。吁。吁。十八世紀之太陽於此大危機中而落。山十九世紀之朝日由此大危機中而出現。十九世紀者。眞建設革進之禪子也。吾懽然。吾油然。請濡我筆。墨而進言十九世紀之大勢。

(未完)



碧眼紅髯 張牙毒遍

霸氣新 亞洲岸

開宗平等 未信黃人

漫傳薪 降白人

傳記

中國愛國者鄭成功傳

匪石

學

續前節

第二流寇濁亂時期 吾以爲有明萬歷天啓數十年間閹如虎吏如狼驅生民如羣羊市野洶洶已漸入朝家革命時代東林諸君子果豪傑乎宜奔走盡力爭握中原四百餘州之造亂權而自張弛自收縱大呼而起盡率西北之將爲寇盜者東南之能經溝瀆者以組織吾中國空前絕後之民會而與吾國民更始能若是斯所謂英雄也而不然者朝滴一淚焉夕揮一涕焉觀望周章慷慨以慨歸休乎吾吾不願聞此亡國之音

此造亂權乎順用之爲正動曰正動即有建設之破壞之換言也反用之爲雜動曰雜動即爲無建設之破壞之主因果也神熹兩朝之閹若吏持是權而玩狎之而卒以造崇禎十七年狼奔豕突之歷史請述其略

術

傳記

- 一逃軍周大旺張獻忠等屬焉
- 一邊盜王嘉允王自用等屬焉
- 一土寇王左掛高迎祥等屬焉
- 一饑民王二王大梁等屬焉

然此皆聚嘯延綏南北間流衍散漫無所統一各奔向「衣食」及「子女玉帛」之天鄉以聊試其吞峰崇禎四年諸寇開同黨聯合會于山西勢乃熾八年開第二次同黨聯合會于滎陽勢大熾遂出沒山陝湖廣河南四川諸要省時諸寇

由分立主義漸入統一主義

由渠帥希望漸趨帝皇希望

於是諸寇別爲張獻忠李自成二大支

張獻忠自茲東犯入欽犯湖廣諸境十一年降于熊文燦軍明年復叛于穀城十三年陷四川諸州縣又東陷襄陽殺襄王翊銘十六年陷武昌沉楚王華奎於江進陷湖南遂入四川僭號大西國王改元天順元年殺男女六萬萬有奇

李自成自茲入陝西尋犯四川十三年走郢均陷河南殺福王常洵陷南陽殺唐王聿錡十五年陷開封尋犯汝寧十六年寇潼關遂陷西安延安諸郡十七年僭號西安國號大順改元永昌乃陷太原入甯武關犯居庸以是年三月入燕京明帝自經於煤山

而此十七年間有爲張李二寇莫大之外援者則以清兵數次入犯諸將且勤王且勤寇奔走疲命延緩逸寇故計崇禎二年清兵下遵化薄永定門明年夏五月東歸三年清兵圍大凌河六年取旅順七年入上方堡至宣府九年入塞十一年再入塞十二年出青山口十五年陷松山下錦州入薊州遂下畿南山東州縣此其時實被張李二寇及清兵互援助互進退之影響者曰惟吾中國惟吾中國國民嗚呼彼張李二寇何人斯固猶是吾中國國民也始則殘虐之及其既亂而又殺之而使吾中國可親可愛如手如足之同胞一旦陷于尸如山血如海之慘境又甘爲外族之俚向所見虎猴蠻觸蜷伏瑟縮無敢爭戰清風忽來化爲死灰飛去詩不云乎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言念及此潛然涕下

第三諸王奔逐時期。維時明臣吳三桂方擁兵山海關。聞明京亡。遂降於清兵。求共討李自。成清命睿親王帥師從。既入關。令三桂兵皆薙髮。不及。則繫白布爲識。遂以自成據燕後二月。定京師。易服色。頒朔曆。故明諸臣爭薙髮奔趨闕下。不及三月。幽燕三易主人。物猶是衣冠。已非於是北明志士皆南奔。

北明志士皆南奔。何曰。嗚呼。吾中國國民所最乏者精神界之堅定力而已。其始也。未嘗不慷慨可一用。再則衰。三則竭。終且男臣女妾無所不至。流寇騷亂中國。雖十七年。固未一及江南。北都既亡。福王由崧避兵至淮。南中諸臣。乃以是年五月。奉王稱號於南都。雖然。試一究南都內部存在之狀態。(一)文臣爭黨。(二)武臣爭兵。內言之曰。無愛國心。外言之曰。無復國力。以是數者。遂相率取因循退讓政策。益縱清兵圖李自成。且盡殲。無何。清兵下江南。入宿遷。明年。定河南。遂以五月渡江。入南京。總兵田雄劫王以降。於是南中臣民子女。皆爭投死地以殉。曰。所以報國也。

是歲。清兵下浙江。克杭州。唐王聿健奔閩。閏六月。稱號福州。改元隆武元年。時浙臣張國維等方奉魯王以海。稱監國於紹興。浙東西義師大奮起。頗不寂然。二王捨

「國難」爭「帝名」。如水火。又窮迫於清兵尾追之苦。境惟日以南奔爲志。清遂以秋七月定江西。八月克松江。九月入湖廣。十月克徽州。明年夏陷紹興。魯王遁入海。七月克衢州。八月克延平。至汀州。王死之。至是閩浙盡亡。

讀者。蓋繙吾中國革命史。吾中國設於其圈界而自盜。且自帝也。其必依亂史之公例矣。苟不然。假王尙有待外族。日以至。則所謂亂史特例。乃大發現於吾中國。至穢至惡之歷史。果惡乎。然哉。吾國帝政發達垂二千年。于茲上之人。既以「召外族戡內亂」爲慣技。(政府諸臣聽者)翻觀吾國民乎。又懵懵不知「民族主義」爲何物。而羣起爲無秩序。無方向之暴動。偶一敗挫。降順恐後。(北方義和團聽者。普中國義和團聽者)向日所名稱爲中國慷慨家者。亦復以「一死」爲獨一莫大之責任。(中國全部諸志士聽者)而堂堂四百餘州之版圖。條焉忽焉。乃爲歷史地理部一死名詞。而生氣無復。屬焉者悲哉。吾國悲哉。吾國民何頑鈍悍愚。其若此。

第三節 鄭成功之初生及其幼年

「徧歷中原。無趙氏一片乾淨土。南望崖山。煙波浩淼。猶彷彿宋遺臣陸秀夫挾宋

帝殉國處」嗚呼。古來孤臣孽子。不得行於中國。則遁於海。或并其兒年。呱呱之聲。僅一觸於能爲人臣妾者之耳膜而浼焉。且以爲大汚海山。重重別有天地。生於斯育於斯。族於斯。英雄幼年。咄咄已異人。若是。

試一遊扶桑之鄉。自平戶港。千丁至河內浦。又前行千里。濱在焉。長林大道之旁。義義然一巨石。迎人而前。上鐫「誕兒石」三大字。以爲識。居者告余。「昔吾國有義俠女曰田川氏。實爲平戶士人之女。年十七八。婚于明人鄭七官。芝龍爲妻。一日田川氏出游千里濱。風雨大至。不得歸。田川氏拾文貝爲戲。忽覺分婉。踉蹌就濱內巨石以生。或曰。生時氏恍聞金鼓聲。或曰。氏恍見海中有物。長數十丈。大數十圍。兩目如炬。以驚曰。川氏。於時若中國掀天蓋地之英雄。乃墮地。氏字之曰福松。福松者。就石側古松以爲祝也。」是歲也。當吾明天啓四年。越五稔。福松弟左七衛門生焉。

自是芝龍留妻子日本入中國。一躍而登福建海防之重鎮。崇禎三年。芝龍遣使迎妻田川氏。氏以少子幼。不欲西。命福松隨使者來。時福松年纔七歲。既至。芝龍驚其狀貌。改名森。字曰大木。迎師課之學。福松幼稟大和魂之薰陶。又久受中國國粹學。

故居平喜讀春秋孫吳書。嘗作「當洒掃應對進退」文。其終言云。

湯武之征誅。一洒掃堯舜之揖讓。一應對進退。

時福松年方十一。已慷慨自負。若是。雖然。英雄少年。其四旁上下。必有種種變相之羣魔。以奪其神。而傷其元勝之。而魔退魔退。而英雄名故羣魔者。英雄之好友也。此時芝龍已別娶顏氏。福松孝事之。然居常怏怏不樂。海天東望。河內浦隱隱波濤中。吾家固在其處。夜來明月在天。吾母與弟二人形影相吊。無相歡語。思念至此。每淚下潸潸。而福松諸季父弟昆。猶嘲福松曰。「而非吾中國人所生。而忘吾中國風。」數窘之。福松聞「中國」字。益感慟心識之。其叔父鴻逵獨奇福松之爲人。聊述當時之能知福松者。

王觀光一見福松。謂芝龍曰。是兒英物。非爾所及。

金陵術士來。芝龍叩以福松能得科第乎。術士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命世雄才。非科甲者。

此何時乎。隆武帝方狼竄。雌伏於閩南之一隅。而舉軍國大事。倒授於芝龍之掌握。

心悅。倪倪奉芝龍令不敢違。芝龍常引見福松於隆武。隆武曰：恨朕無女可妻卿。雖然卿當盡忠吾家。母相忘。乃賜姓朱。改名成功。拜御營中軍都督。賜尚方劍。儀同駙馬。至是國姓爺朱成功其名。迺轟轟烈烈大發現於日出日沒兩大帝國之歷史。

初成功父子數招妻母於日本。田川氏以幼子故辭未來。順治三年。左七衛門年十六矣。成功復強請其母。氏於是迺告左七衛門曰：

兒乎。昔兒父及兒兄數相迎。吾憐兒。故不果往。兒今長矣。兒父及兒兄又以書來。不往。吾於兒父及兒兄爲無辭。是重吾之戚也。且吾又未能與兒偕。嗚呼。吾終舍兒矣。吾憐兒。兒父及兒兄亦必憐兒。當歲以金若干。託商舶寄兒。嗚呼。吾終舍兒矣。雖然。兒勿忘。吾勿忘。兒父及兒兄又勿忘。今兒母所去之中國。吾行矣。

於是田川氏得與長別。離之七歲。寧馨兒相聚者一年而成功亦於時與「國亡家破之悲鄉」且行且近。未幾而閩海之大波瀾以起。

(未完)

落落何人報大仇

沈沈往事淚長流

淒涼讀盡支那史

幾箇男兒非馬牛

世界一般大勢

二十世紀之太平洋

(續第
二期)

列強整理太平洋之交通運輸機關。既如斯之汲汲不遑。更觀太平洋通信機關之設備。亦復慘淡經營。不遺餘力。英國自美洲坎拿大之芬克維海濱。經太平洋斐安尼島。斐伊齊島及拿爾福克島。而達澳洲科威斯倫之沙司巴之海底電線。延長約七千餘哩。於昨年十二月十八號告竣。開辦通信事業。美國計畫由桑港。經布哇哥阿姆島。而達斐列賓羣島之海底電信。本年一月一號桑港布哇間。已告成功。由布哇至斐列賓之線路。亦預定本年六月三十號竣工。英美兩國爭備太平洋之通信機關。亦朝夕經畫。各不相下。而更有一最堪注目者。則列國之海軍力是也。據最近調查列國艦隊之勢力。英國十三萬二千噸。俄國十一萬七千噸。法國四萬二千噸。美國四萬噸。德國三萬四千噸。其餘各國。以次遞減。夫列強所以增加極東艦隊之勢力。其意固何在耶。夫亦曰欲保護其在留國民。保護其殖民地。保護其商業商船。

與保持其政治上之勢力及商業上之利益而已。故吾人比較各國海軍力之強弱，即足以覘其海權之消長也。

列強於太平洋競爭之激烈既如此，而其範圍之廣大又如彼。然則非大擴其海上權力，必不能保持其利害也。明矣。雖然，太平洋各方面所最稱重大之關係者，即政治上及商業上之勢力是也。今日對此海權問題，而互相競爭者，爲英、美、德、俄、日本五國。自今以後，列強用如何之態度，操如何之政策，設如何之準備，施如何之手段，以耽耽逐逐於太平洋廣大範圍之內，皆吾人所不得不注意者也。

試就英國而觀，南太平洋之方面，其領有地坎拿大一年之貿易額，約八億圓。若工業、若農業、若森林業，皆顯著發達，輸出之額逐年增加。其餘如漁業、礦業之數，無不呈繁盛之象。又太平洋沿岸之英領哥倫布地，其面積得三十八萬二千方哩，海岸線延長至千哩，又有數多之良港。哥倫布四分之一爲森林地，故木材輸出甚多，且富有礦產。千九百年採掘金礦額，約一千萬圓。此外之礦產物，亦復不少。又千八百九十九年，裝入錫罐之魚類，亦達一千萬圓以上。且該地之位置，比之支那、日本西

伯利滿洲、澳洲等，更稱有漁船交通之便。現自晚香港坡至支那日本間，已有直通之航路，所謂北美東亞間最短之交通路也。而英國復欲延長其航路，以達俄領之海參崴。此線雖尚在計畫中，然轉瞬間即可計其成功者也。故自今以往，坎拿大與東亞間商業上之關係，必愈形其密切矣。

英國於亞細亞沿海之方面，所起世人注目者，即海峽殖民地及香港是也。此二地於商業、軍事上，皆佔據重要之地位。試先徵海峽殖民地之貿易狀況，千八百九十九年輸入額約二億八千萬圓，輸出額約二億四千萬圓，合計達五億二千萬圓之巨額。如新嘉坡爲東西兩洋交通之關門，其出入船舶之噸數，一年約七百萬噸。若夫香港，本支那之所有地也，自千八百四十二年歸併英國領有以來，今日已見異常之進步。至稱之爲模範的殖民地，實則香港一地，乃英國東洋貿易之中心，又東洋艦隊之根據地也。

夫亞東之貿易事業，以英國爲最盛。試調查支那英國間近年來之貿易狀況，可一覽而知之。千九百一年，由英國輸入支那者，四千一百二十二萬餘兩，由支那輸入

英國者八百五十六萬餘兩。合計四千九百七十八萬餘兩。視歐洲各國（除俄國外）與支那貿易之總額。尙超過之。若合英本國與其領屬地之支那貿易額。共二億三千三百餘萬兩。視歐洲各國及俄國與支那貿易之總額。約逾四五倍。視日本與支那之貿易額。約逾六倍。更觀千九百年間各國船舶之出入於支那各港者。共六萬九千二百三十艘。計重四千八百七千二百四十二噸。此內英國之船舶。二萬二千八百十八艘。計重二千三百五萬二千四百五十九噸。更視察日英貿易之狀況。千九百年間。由英輸入日本者。七千一百六十三萬餘圓。由日本輸入英國者。一千一百二十六萬餘圓。同年外國船舶之出入日本各港者。二千八百十三艘。計重六百三十九萬九千九十一噸。此內英國之船舶。千五百四十二艘。計重三百七十三萬九千一百五十四噸。綜觀以上所論。英國於極東之利害。有如斯之關係。則其在太平洋方面之勢力。必日益伸張。日益發展。今而後。英將有勝算獨操之概矣。俄國於東亞及太平洋方面之進取之活動之經營之勢力。實亦有甚可驚者。今吾人所首當注目者。俄國近半世紀之異常膨脹也。其國土之面積。八百六十六萬三

百九十六方哩。掩有世界陸地八分之一。其人口亦逐年增加。千八百五十九年頃。共七千四百餘萬人。四十年後。即千八百九十九年約增進一億二千九百萬人。工業亦見非常之進步。千八百七十年。其製造品。約五億四千萬盧布。每盧布約銀一元二角千八百九十七年。約增加十八億千六百萬盧布。徵諸二十年來之實跡。國中之紡織物。其價格逾二倍。石炭之產出額。亦增加二倍。銳鐵增加三倍。鋼之製造品。增加七八倍。自千八百八十九年以後。經十年間。其額由十五萬噸而至百十五萬噸。如石炭鋼鐵之產出額。於同年期間。由七百三十八萬而增加至五百九十八萬六千噸。今日俄人之從事於礦山及製造事業者。約有二百萬人之多。更就其財政觀之。千八百八十七年。至千八百九十九年。其國債由四十三億五千七百萬盧布。至六十一億九百萬盧布。相較。凡增加十七億五千二百萬盧布。內十二億一千六百萬盧布。乃經營鐵道及生產事業。其餘五億三千六百萬。則用以補充歲計之不足也。若夫俄國之軍備。平時。陸軍有士官四萬二千人。下士卒百萬人。合計約百十萬人。戰時。有士官七萬五千人。下士卒四百五十萬人。合計約四百六十萬人。而於海軍。亦逐年擴張。查千

九百年之海軍費。約九千一百二十一萬餘圓。其次年之海軍豫算。已達一億百十四萬之巨額。俄國於軍事上之準備。如斯之汲汲。亦可見其有雄視五洲之概矣。且俄國之經營東亞及太平洋方面。甘輕擲數億萬圓之巨額。敷設西伯利鐵道。使歐羅洲之俄羅斯。與太平洋各沿岸地。聯絡一氣。更於千八百九十八年。強租支那之旅順大連灣。日夕經畫。不敢稍暇者。果何爲哉。曰。是即俄人南下政策之一端也。全欲歷數俄人之舉動。不得不以數年來彼於極東經營之事實。畧舉一二。以證明之。

(一) 強迫支那租借旅順口。爲其海軍根據地。(二) 乘北清事變之際。以兵力占領滿洲。(三) 投巨額之資本。以經營極東之市場。冀於北清。成一。大商港。(四) 敷設東清鐵道。使太平洋沿岸之不凍港。與本國相聯絡。(五) 締結還附滿洲之中。俄條約。而於東清鐵道之敷設地。及停車場。仍受俄國之支配。且借保護鐵道爲名。依然駐屯俄國兵士。(六) 派遣十餘萬噸之艦隊。巡遊極東之海上。以示威力。(七) 給巨額之補助金。與義勇艦隊。使於黑海東亞間相聯絡。綜觀以上各事。俄國於太平洋之地步。既已根據鞏固。勢力偉大。他日海權問題之進行。俄其可稱有力之競爭者哉。

德國於海上之勢力。今日已爲世人所共認。即將來對太平洋之競爭。亦不容輕視者。蓋其膨脹之現象。已有蒸蒸日上之勢。茲先徵其國內之人口。千八百七十一年之頃。不過四千百萬耳。至千九百一年。已有五千七百萬。是其每年之增殖。平均約八十萬人。其工商業。亦見非常之進步。千八百八十二年。國中人民。每千人中從事於農業者。四百二十五人。工業。三百五十五人。商業。百人。至千八百九十五年。從事於農業者。三百五十七人。工業。三百九十一人。商業。百五十五人。即足以徵其工商業之逐年發達也。更查察其外國貿易之狀況。千八百七十二年時。輸入額約十六億三千百萬圓。輸出額約十一億六千三百六十六萬圓。輸出入之總額。約二十七億九千三百一十一萬圓。至千九百年時。輸入額約二十八億八千二百八十萬圓。輸出額約二十三億五百九十九萬圓。輸出入之總額。達五十一億八千八百四十九萬圓之巨額。且其財政。亦頗稱裕。試核德意志帝國政府之歲入。千八百七十二年。約二億八百九十四萬圓。千九百年之頃。約七億三千萬餘圓。先不過二十九年間。已增五億二千三百六十一萬圓。又其事業中之最見進步者。即造船業。航

海、業、海、軍、力、及、關、於、海、軍、之、各、種、事、業、是、也。茲先就其造船業而實徵之。千九百年間。計八十六萬三千二百八十四噸。千九百一年間。計八十四萬四百八噸。其內除千九百年間之十四萬九千六百九十噸。及千九百一年間之二十萬四千四百三十五噸。在外國船廠築造外。其餘皆由本國造船所築成者也。要之德國之商船。今已占世界之第二位。據千九百一年之調查。其總簿總噸數。得三百萬九千二百二十五噸。其中二百四十六萬三千四百十六噸。皆商船也。又其殖民地之膨脹。亦足以驚駭世人之耳目者。自千八百八十一年至千八百八十三年。移住於海外者達六十萬人。計自殖民政策實行以來。不及二十年。其殖民地已踰亞非利加洲而達太平洋。合計其面積。約百二萬七千方哩。移住民。約千四百六十八萬七千人。殖民地之經營費。約千二百二十八萬餘圓。德國之海軍擴張案。當千九百年時。通過議會之際。巨十六年間。即至千九百十六年迄。計畫築造軍艦之數。戰艦。三十四艘。大巡洋艦。十一艘。小巡洋艦。三十四艘。此外之預備艦。計戰鬥艦四艘。大巡洋艦四艘。小巡洋艦四艘。而其築造軍艦及武器等之經費。豫算約七億三千萬圓外。船塢建設費。約一億

三千二百萬圓。合計達八億六千二百萬圓之巨額云。縱觀德意志之現勢。於人口。於商工業。於外國貿易。於財政。於殖民地。於造船業。於海運業。於海陸軍。皆非常膨脹。而其影響。遂橫渡太平洋。而來自千八百九十八年。強佔吾國之膠州灣。以來。努力經營。不惜巨資。以敷設山東鐵道。今日已開通者。有由青島至維縣之線路。試核其布置。膠州灣之經費。千九百年頃。約四百八十萬圓。千九百一年頃。約五百三十七萬五千圓。而其對支那貿易利害之關係。亦復不淺。千九百年頃。出入支那各港之德國船舶。三千二百五十七艘。計重四百三萬二千四百四十七噸。同年德國對日本之貿易。由德國輸入日本者。二千九百十九萬餘圓。由日本輸入德國者。三百五十五萬圓。是年出入日本各港之德國船舶。三百九十二艘。計重百三萬七百七十八噸。準是以觀。德國今日於太平洋之競爭。既已著著。爭勝將來。太平洋各方面德意志勢力之活動。可刮目而俟之也。

雖然。太平洋競爭中之最有力者。其美國與日本乎。美國現情之膨脹。國勢之發達。固世界列國所同聲驚歎者也。其領土由百卅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一方哩。而開拓

至三百六十萬二千百廿五方哩矣。其人口由六千二百六十五萬餘人千八百九十年而增加至七千六百廿九萬餘人千九百十年矣。其鐵道由二十三哩千八百三十年而延長至十九萬四千三百二十一哩千九百一年矣。其石炭產出額由一億七千四百六十六萬千餘噸千八百九十六年而增多至二億四千五百四十二萬二千餘噸千九百十年矣。其外國貿易額由輸入七億八千四百四十七萬餘圓千八百九十年輸出八億五千五百七十七萬餘圓千九百十年合計十六億三千四百二十四萬餘圓千九百十年而推廣至輸入八億四千九百七十一萬餘圓千九百十年輸出十三億九千四百四十七萬餘圓千九百十年合計二十二億四千四百十八萬餘圓千九百十年矣。其船舶數由四百六十八萬四千七百五十九噸千八百九十年而增進至五百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十八噸千九百十年矣。夫美國本農業國也。而自工業漸次發達以來其輸出品中乃不僅以農產物見著。即一切製造品物亦日見增加。自千八百九十五年至千九百年之間。工業之進步。百分中如二四·九五與三一·五四之比。故昔日被困於歐洲之產業界。中今一躍而為製造出品國之巨擘矣。而其財政經濟上亦甚見膨脹。美國向來之資本大半由歐洲輸入。曾幾何時竟成為歐洲各國之債主。觀世界之

金融市場。漸由倫敦而移入於紐約。是其明證也。故今日美國之勢力一面越大西洋。而蹂躪歐洲之市場。一面渡太平洋。而睥睨極東各地。其氣焰之雄壯。聲勢之偉大。真競爭中之驍將哉。

美國之經營太平洋各方面也。挾其進取之銳氣。以擴張海上權力。其熱心運動奮發前進列強殆有瞠乎其後之概。今日西部太平洋沿岸已延長約千五百哩。如桑港、西阿爾諸港皆為亞東交通之地。故商業上之關係日加緊切。自併布哇、占斐列賓、哥阿姆及沙馬阿群島之一部以來。美之勢力益伸漲至亞細亞太平洋方面。今僅就斐列賓一島而論。其面積十一萬五千三百二十六方哩。其人口七百五十萬人。而自歸併美國領有以後。努力經營。益臻發達。如外國之貿易。千九百年中輸入約五千七百八十四萬圓。輸出約五千五百六十九萬圓。合計達一億三千三百五十三萬圓。又如支那貿易之狀況。亦逐年增進。千九百一年由美國輸入支那者二千三百五十二萬餘兩。由支那輸入美國者千六百五十七萬餘兩。合計達四千萬兩。千九百零年。出入支那各港之美國船舶百三十二艘。計重四十七萬四千四百七十

九噸。至其與日本貿易更日見增大。千九百年中由美輸入日本者六千二百七十六萬餘圓。由日本輸入美國者五千二百五十六萬餘圓。同年出入於日本各港之美國船舶百三十五艘。計重卅一萬千八百八十噸。若美國對東洋全體之貿易比諸列強實獨見有急速之進步。千八百九十一年之輸出僅四千萬圓耳。至千九百一年則達一億千五百萬圓。又同年期間自東洋輸入者則由一億五百萬圓而遞加至一億六千二百萬圓。是其發達之神速。不甚可驚耶。觀美國銳意擴張東洋貿易事業。既延長極東之航路。復對航海業者給與數多之保護。金以獎勵之。他如海軍擴張。案交通。信轉運。機關。海底電線及開鑿地峽。運河等類。無不極意經營。而不敢稍怠者。何哉。蓋美既爲太平洋競爭者之勁敵。則安得不大伸其海權。以與列強相角逐哉。

若其日本對太平洋各方面。則於歷史上地理上。尤有特絕之關係。今試約畧舉之。以徵日本所處之地位。西有支那。朝鮮。滿洲。及亞洲之俄羅斯。東有美洲。南則有斐列賓群島。及澳大利亞之北岸。故今日日本特以振興海運充實海軍培養國本發

展國力及擴張工業商業爲唯一之要務。誠以欲保全其國際政局之地位。則不得不先制海權。以與列強相角逐也。

嗟乎。吾觀太平洋之大勢。而不禁爲吾國危也。夫列國爭競之態度。至今日而達其極點矣。其甘擲此數千百萬金錢。而互相進取。互相振作者。曰唯爲此東亞之一大市場耳。而返觀吾國。則所謂兵權商權礦權交通權一任他國之經之營之操之縱之攫奪。而佔取之無一事。謀抵禦之策無一時。籌應付之方數年以後。知極東一局勢將轟天裂地。以演出一種不可思議之活劇。茫茫大海。混混長流。吾觀列國對太平洋海權問題。不得不爲吾國驚告之也。

(完結)



大勢

血雨飛騰烏拉嶺



腥風吹滿太平洋

二六

各國內情

孟魯主義

愛孟魯者

偉人乎孟魯偉人乎孟魯

孟魯者西歐國際上之強敵也。西班牙殖民地叛軍之護師也。彼皇皇烈烈一大主義。出現于亞美利加之一隅。向順服于大富莫比之西班牙之藩領。遂不惜反戈以爭命焉。是即國際關係之結果也。西班牙昔享有母國之名稱。而實行經濟的組織。當是時。能執西歐之牛耳者曰西班牙矣。十八世紀之末。西班牙龍騰虎擊之武力。漸次衰頹。於是列國乃盡脫恐怖主義。而入于干涉主義。而西班牙殖民地乃為列國公同注目之中心。

何以故。以西班牙殖民地。實堪為富大無比之樂土。歐洲政治家羣豔之豔。則忌。忌則思奪之矣。彼常以為西班牙不得獨占此利益。而於商業上最有勢力之英國。對之尤為垂涎。及西班牙既衰。有不能常保其屬土之勢。于是殖民地問題益惹歐洲

勢

大

111

各國內情

一

君主之注意決言之已有「西班牙殖民地事件須依歐洲各國公治之」之概。歐人之于土地也。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而於其侵略方法。常以「利益均沾」爲拒絕。非同洲人攫取所有之上宗。是蓋行于吾中國而百得百效者也。雖然歐人將以此方法行于同一目的。同一主義之亞美利加之主人。翁乎適促其對待的反動力。而國際政局又爲之一變。是爲孟魯主義出現世界之原因。

試一究西班牙殖民地獨立問題。實含有商業關係之意味。二者皆於歐洲有絕大之影響者也。昔者歐洲列強。各提其排外之政策。以謀其殖民地商業上之布置。忽於西班牙而強爲之援手。非自背其初誓也。又非好行其德也。而出此實以此問題兼有政治商業之兩大動機。於是政治爲主。以商業爲從。翹翹共舉。欲亟達其協同服叛之目的。而使歐洲主義。散于新世界。而莫之遺。此實歐人之用心。也不寧惟是彼等。既以武力助西班牙。律以德報德之義。不能無所報酬。一方自西班牙觀之。吾殖民地既失。而復還。即稍稍分割以畀之。亦非爲失計。而共達于勢力平均之效果。時乎。時乎。若不可再。

雖然亞美利加無人乎彼合衆國民之信念之抱負。素含有「美洲者美洲人之美洲」之要素。彼以加拿大、美、旭皮流域及和蘭利大。已爲歐洲列強劇戰之要點。而大妨其國體之活動。激昂而起誓不終日。

此時忽有爲美洲意外之奧援者。則英國是也。合衆國昔爲英國殖民地。英國思想恆趨于保守的。國人忌之。乃脫其羈絆而獨立。是時歐洲列強反有助美以抗英者。故英國關於西班牙殖民地獨立問題。亦以相當之政策報酬之。且英國于西班牙常有絕大利益之關係。因而生絕大之野心。而以特殊的政治主義以自行其所欲行。其時英國政治黨與反對黨對於西班牙事件。亦有同情。觀于英國政治家「他國內部之爭」（即母國與殖民地之爭）使非國際問題則他人不得干預」一語。可見英人設施之大概矣。

英人既抱一局外中立之目的。故對于亞美利加而同爲神聖同盟之抗敵。明示歐洲各國不得干涉西班牙內國之事。設同盟諸邦背違宣言而自以武力加於南美。則英國當共否認之。吾按其行事。當甚感英人之能持公理焉。雖然公理者虛物也。

欲實運之必有一物焉。貫于其中。周于其外。循環于其上下而後可也。此物惟何。曰勢而已矣。當時英國對于列強爲勢力莫敵之大國。而合衆國亦能與之相頡頏。東方一鱗西方一爪。兩相并合而成一形式的協約。雖曰形式的。平而列強懾于此而有所不敢爲者。亦曰此而已矣。

雖然英美兩國之對于神聖同盟。固未嘗有一致之目的。不過一時適合之事耳。凡人之能守公言也。太上則以公理。其次則以公利。公利不存則率然而終叛之矣。故嗣後英國對于殖民地事件。甚形冷漠。惟以殖民地競爭之熱度。尙趨高等。又其馳騁美洲大陸之野心。尙怦怦其欲動。此實英國對于神聖同盟之本志也。雖然美人既負一孟魯主義而前驅。而進征一往直前之勇氣。已噓吸歐海之狂波而自爲其鼓。盪英人區區之懷。又安所用哉。嗚呼。又安所用哉。

然而茫茫大地。芸芸種族。如其大且昌也。英國于亞美利加之一隅。雖不能任其所欲爲。而於殖民及商業進取之政略。猶時時一試其雄。嗚呼。此吾敢斷言者也。以是之故。故英國對于孟魯主義。雖未能盡表同情。而孟魯教書中。固有「同盟列強之

政策。亞美利加無論如何不可不處置之」之一語。此固英國所樂聞者也。當時英國對于神聖同盟。蓋有兩種觀念。其一以五國同盟。叩其目的要在維持各國領土。而英國亦僅此中之一國。其一則神聖同盟。蓋以鎮壓各邦革命之運動爲目的者。英人于此不加盟焉。自其表面觀之。亦有贊成孟魯主義之意。雖然孟魯何人也。彼全美洲之護師也。其聲言曰「美洲者美洲人之美洲」斯言也。其不利于歐洲各國如何。其不利于英國又何如。

然則此人以孟魯主義爲英美兩國協同之主義者。抑亦淺人之見矣。抑不僅此。即神聖同盟之對于西班牙殖民問題。亦是爲其反對焉。神聖同盟也。西班牙也。英國也。亞美利加也。各挾一別有懷抱之內相。而爲之縱爲之橫。外交界錯綜變化之奇觀。非登堂入室而審其內容。察其措施。則未有不爲所愚弄者也。

方孟魯主義昌言之前二日。國務卿亞達摩與駐美英公使論及康毅之政策。其言曰。

今英國對于西班牙殖民地獨立問題。大倡公義。不許落在他國之手。其點適與

合衆國爲一致。雖然此兩國一致之因亦以兩國利己心適然一致耳。謂歐洲政局有所變更。夫亦安可測哉。英國國勢素不受歐洲之拘束。將來政局變更。必以政界措施之漲落爲差。然則自此以往。歐洲最後之方法。于其領分土地之結果。其果能得達目的與否。今日未可逆料也。

當時英國之地位頗有自由旨趣。故亞達摩言及之。一千八百二十二年三月間。合衆國既認西班牙殖民地之獨立。時英國猶豫未決。直于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始公布承認西班牙殖民地獨立之旨。雖然康毅之意所以謀舊世界之利益而非所以謀新世界之利益。若然英美焉得不反對乎。

夫欲知合衆國孟魯主義方針之結果。當先就其境遇而一研究之。一踐履之。蓋孟魯主義者合衆國境遇中之產物也。是有二要素焉。其一則位置。其一則實力也。二者合而堅忍有力之大主義于焉生。而常以此二要素之消長爲此主義之消長。方此主義發生時代。合衆國國力未未強也。英固欲自噬其肥者。而以犄劣之土地蹴爾而投于合衆國國門之前。既而孟魯主義出世。英美二國事實之競爭益益

加烈。遂乃乘風轉帆。迫而爲合同一致之舉。勢之所趨。至神至明。至不可測度焉。故君子貴審勢。

抑英國于亞美利加之境遇。誠不得謂非天然矣。而其經營之手段。適與合衆國爲目的之競爭。而成犄角之勢。此兩兩衝突之關係。適益促新世界成立之進步。至於領土之擴張。固將來必到之程度。不待知者而已決矣。

(未完)

有美一人

傷如之何

寤寐無爲

涕泗滂沱



彼丈夫也
我丈夫也
吾何畏彼哉

野獲一夕話

匪石



談叢

嗟南宋六陵

吾中國數千年來有獨一莫比之奇辱其蒙元百年史矣彼蹂躪我土地奴屬我人民一切姑勿言其發掘宋陵胡爲乎宋端宗景炎三年即元至正十五年西僧揚喇勒盡發宋諸陵在紹興者又欲哀集諸陵骨雜牛馬枯骼鎮爲浮圖宋遺臣之在元者方媚新朝排同種未遑也浙東義士廼大哭曰唐珙貨金爲酒食以饗諸少泣而告之曰「吾曹皆宋人安忍陵骨之沒願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識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殮焉」衆如其言得合葬於山陰之蘭亭曰林德暘故爲杭丐鑄銀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盡以賄番僧期得高孝陵卒以骨歸葬于東嘉古者

野獲一夕話

五

國亡則夷其社遷其主而止。蒙元以異族入主中國。屠戮之未足則推刑及于死。王墟屋之未厭則暴威肆於陵寢。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每一諷誦輒歎。非我族類之不可與一日居而所稱「革命家朱元璋」其人乃遲遲至百年而後興。然則吾國人之有奴性也固已久矣。明嘉靖二十二年乃祠雙義士于會稽。距元已數百年。試問地下雙義士之靈尚歆享數百年後羹一鍾飯一盂否。

虛無黨製造家

吾甚怪俄皇何怪爾。惟俄皇手提其完全專制之用器（各警察陸軍宗教等）而日日製造虛無黨以反殺故。

一殺不可再殺之再殺不可三殺之。至於八如俄皇亞歷山第二者。其虛無黨効死之功臣哉。述俄皇被刺次數如左。

第一次 千八百六十六年帝乘車出游忽有發銃擊帝者。工人某奮銃還擊帝德之編工人入貴族部賜以祿秩而帝無恙。

第二次 千八百六十七年七月六日法蘭西開博覽會於巴黎。是日帝與法帝拿

破崙三世同車。俄帝二子從。忽有發銃擊帝者。中馬馬斃。將發第二彈。彈腔驟裂。遂被縛而帝無恙。

第三次未詳。

第四次未詳。

第五次 千八百七十九年四月十四日帝方至外務省。比及門外虛無黨人肅露淑忽逼近帝前。數試狙擊。帝僅受微傷。肅氏卒就縛而帝無恙。

第六次 千八百七十九年十二月二日帝巡游莫斯科。方自鐵道乘車發俄京。虛無黨員於距莫斯科數里外旁鑿隧道。屈曲通坑于鐵軌之下。置電火其上。等焉深。有戒心。先以運物列車往。列車發聲吐煙。黨員以爲帝車也。電觸伏發。列車飛空而帝無恙。

第七次 千八百八十年二月十七日帝方居冬宮。虛無黨員潛於食殿下裝置地雷。將以晚餐時弑帝。平日食有常時。是日過時未至。電爆發死者五十餘人。而帝無恙。

叢談

八

第八次

則俄帝製造虛無黨功德圓滿之日也。時帝方出觀兵，忽于車中聞破裂聲，急推車窗，看無裂，上衣關戶，且出。恂恂間，次彈又至，直投帝足。此時第一彈煙未全滅，加入次彈硝煙，咫尺不辨。煙滅，警吏馳至，則帝尚仰臥破車旁，兩足盡裂，血自胸出，顏青色，乃命從者返帝於冬宮。而獲投丸者二人歸。一人曰：帝其崩乎？警吏遲所答。一人曰：余以是知帝果死矣。廼同聲大呼曰：嗚呼！俄民萬歲！嗚呼！俄民萬歲！乃行僧禮，銜十字形，又互接吻，遂就刑。

翌日，新帝即位。忽於臥榻之側，發見虛無黨書，書曰：

「自今六禮拜間，當制定俄羅斯憲法，否則行且殺爾。」

又虛無黨員于三月二十三日奉活版摺書於新帝曰：

「陛下幸赦革命囚，則臣等當棄擲武器爲報。」

又呈建言書於政府曰：

「願要求普通選舉權及演說印行之自由。政府其許之。許之則吾輩對於政府決不爲粗暴之舉。」

千八百八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民意本局

叢

談

方投丸者之就執也。自其懷中檢得爆發器，又有種種玻璃管，或實以綠礬，或以水銀，或以鹽，或以他種調合物。問之博物家，以是爲至猛烈品也。又砲兵學校博士某，自其坑道，當鉄軌之中心，檢得爆發品，凡重八十餘磅，有壘子一，充以木炭，及多種之混合料。又錫壘一，埒以圓形之導火管，充水銀焉。其機關則置於市店之鄰。倫敦支那新聞曰：數日前，有漢新淑者，自投書于同地警察署長，乞加保護。漢氏向業鐘錶，嘗受虛無黨賄，囑密造殺帝器，旋悔，故自訴。署長訊之。漢氏曰：余於千八百七十九年，就職倫敦。一日，過割烹之居，則一俄人一德人相偕至，談頃，余以余業告，且示以新製離器。二人乃乞造爆發器，將以百磅金爲酬。又曰：毋洩洩，則害及于汝。余以是懼，故來陳也。

同時，法蘭西人某自瑞西報于巴黎曰：余於此地得聞虛無黨陰謀，知謀此者，亦已有日。同日，謫居瑞西之同黨人苦望不得報，慮敗事矣，忽聞俄帝被殺之訊，喜極而狂曰：此次選五人往其投第一彈者，則新入黨者也。方舉事時，議以一擊不中，則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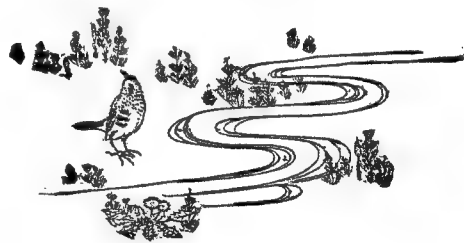
再再擊不中則以三以此引續擲發于帝宮云
讀者試思之以地球上警察軍備最完全之專制國之俄帝而自一以二以至于八
卒被戮于虛無黨黨人之手則於警察軍備未完全之國之學爲專制主者直以一
夫之力摔而去之耳雖然其未完全也乃其所以生也苟完矣苟全矣彼虛無黨亦
將以時興物理學公例曰壓力與抵抗力常相均然則能製造虛無黨者吾不曰虛無
黨必曰地球上警察軍備最完全之專制國之君主

洪秀全國際談判

方前四十年歐洲革命餘波瀾漫奔注於亞洲之東部時則洪秀全起於廣西以恢
復明室爲名西人號之曰中國革命軍彼都健兒翩然來遊後先左右爭相策應咸
豐三年洪軍破廈門禁掠西人物且以書遺之英將脫斯登廼乘汽船上長江探事
以是歲三月十五日解纜越十日抵江寧洪軍偶望巨船來則以爲攻己砲擊之壞
其船尾英將升白旗答語洪軍有識升旗事例者廼以小艇迎之英將既見秀全縱
談極決將歸秀全與英將約曰『今我覆苛虐專制之政府救人民崇自由以立太

平天國之基礎且吾與汝邦爲同宗旨之弟兄自今亞歐兩洲得共同享受交通上
最便利之幸福英將又以金陵方亂西商驚集上海求母相妨爲辭秀全又約曰
『通商大局自當顧全吾果得志彼此相安至若鴉片一物害人殊甚而貴邦斷々
以兵力爭之母亦文明國民所恥爲乎其勿來中國』英將然其言遂與秀全結密
約而還（事見日人某所著滿清紀事及曾根俊虎清國近世亂誌兩書）吾嘗問之
故秀全既得金陵自稱天王建號太平天國禁婦人纏足崇一夫一婦之制又解
釋男女束縛一變交際之風婚禮則以大僧正司其契約一切制度法令要皆規仿
泰西夫秀全持種族主義提兵中原號召天下西歐人士亦已公認爲漢族復國之
事件徒以令德不終驕盈漸恣楊韋相賊法度墮地自破一夫一婦之制倡言上等
社會人得娶妾媵又攻城破邑時屠殺同胞犯文明諸國之所大忌於是東西豪傑
知秀全非純爲中國革命家其人爭捨而去反挾清軍共勦之而洪氏乃不二十年
而亡嗚呼。

白雲山上蓋
清風松下歇
欲識離人悲
孤臺見明月



廻瀾叢話

公 猛

華盛頓之改過

華盛頓幼時讀書於小學校。其教師嚴厲。學生有過。則苛責之。一日華盛頓有小過。被教師嚴責。華盛頓快快不樂。遂自忖曰。『先生先生。何待余之酷也。余甯去而之他。不願受先生之戮辱。』遂整理書籍。棄學而遁。

既出學校。不即家歸。躑躅田野間。仰視晴空。數行白鷺。俯看流水。滑滑有聲。繁英雜樹。多不知名。芳艸。礙人長堤。一碧風飄飄而吹。袖芳菲。菲兮襲衣。華盛頓對此若有所思。若有所悟。若有所不懌於心者。

即翻身上前。展所携書。取書讀之。大有所感。遂拋書於傍。碧眼耿耿。秀鬢融融。自言自語曰。『任先生所爲。縱令先生待余酷然。余寧有過余之良心。決不能放過此過也。』徑赴學校。向教師而謝罪。

善烘之克己

廻瀾叢話

佛國博物學大家普烘每朝黎明即起不事朝寢得此習慣甚費苦心據其自記之言曰。

余少時有朝寢之癖。以此失時不少。因招茄助者。彼之使人使起余膏肓。爾後六十五年間。爲余盡力。余稍宴起。即來喚余。習以爲常。一日余與伊約曰。若能使余每朝六時即起。則一回與爾一銅幣。翌朝茄助以事來。余起而處分其事。事畢。又就寢。次朝茄助又來。余大怒。茄助戰慄恐懼而退。

午後。余起謂茄助曰。『余失時而汝不得金兩者。交損。自後余雖以威脅爾。爾母懼。』翌朝茄助來喚余。先述余言而謝。余又大怒。茄助不爲動。搖余身使起。初起時。胸中作惡。少焉向茄助服禮。且踐前約而與以謝金焉。余今日固著作等身矣。不知其中十餘卷皆茄助之所賜也。

達蒙與畢茶士之友誼

昔有爲吏於蟹溝士者。稟性殘酷。蟹溝士人苦之。怨聲載道。欲有以除之。陰結徒黨。不幸而謀洩。首事者被捕。以死刑定罪。中有達蒙者。蟹溝士對岸之人也。當臨刑之

前。欲歸故鄉。告永訣於父母妻子。以告王。王許之。然彼固罹死刑之囚徒也。縱之使歸。其肯再來服罪乎。王因向達蒙曰。『爾親友中有肯代爾爲囚者。爾若不歸。代爾受刑。則縱爾還鄉。』意蓋謂天下斷無肯代人受死刑之親友也。

居無何。達蒙之友人。有畢茶士者。徑至王前。請代達蒙受囚。而縱達蒙使還鄉。王大驚。遂如前約。縱達蒙而繫畢茶士於獄中。

日月如梭。刑期將至。而達蒙不來。畢茶士之心。情果何若。王欲窺之。因至獄中。謂畢茶士曰。『爾之友朋。願復來乎？』

畢茶士對曰。『王誤矣。達蒙之欲來。固甚切也。特以風烈濤惡。野渡無人。故後來耳。果其後來。要亦甚善。余無妻孥之累。深願代渠受刑。且目睹愛友之死。而不能救。不如死之爲愈也。』吾深祈吾友達蒙。後吾刑而來。

忽忽不覺。刑期已至。而達蒙尙不來。畢茶士自獄中牽出。而上斷頭臺。遂仰天而祝曰。『吾遂吾願。吾知吾友達蒙爲精誠。貫日月之人。今吾知吾友達蒙爲浩氣塞。』

乾坤之人兮。偷其歸來兮。吾願吾友盡瘁於天職而無相違兮。」

時乎時乎。間不容髮。行刑者已提白刃而來矣。畢茶士之頭不轉瞬。即將落地。忽見有策馬疾馳自遠方來者。人不吹息。馬不停轡。如疾風如驟雨。一剎那間已到臺前。嗟乎。此何人哉。此何人哉。張目而視之。則達蒙其人也。則且其翻身下馬。飛上刑臺。擁畢茶士而哭曰。「嗚呼。義俠之吾友。天福余而使余救吾友。吾幾害吾友之命。吾之痛心果何若乎。」

畢茶士面無喜色。若已寔應死而非代友而受刑者。王聞其言。且見其情狀大感。二人友誼之篤。不特有二人之死罪。且向二人而訂交焉。

孟德斯鳩之陰德

孟德斯鳩。佛國葡萄牙人。而法理學之大家也。其女弟嫁於馬蘆艘時相過從。

一日孟德斯鳩訪其女弟。回日已夕矣。時值五夏。泛舟納涼。海濱者甚盛。孟德斯鳩亦買舟從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披襟當之。嚴炎頓釋。西望紅日。潭潭欲暮。倒影澄空。金光萬道。蕩心娛目。樂哉此遊。孟德斯鳩不欲自樂其樂。而欲與人同樂。因喚舟

子與之俱。

此舟子年約十七八。語言羞澁。面白而神清。但爲夏日薰炙。少露憔悴。情寔可憐。孟德斯鳩怪之以爲不似尋常舟子。固問焉。少年對曰。「我固非業操舟者。蓋嘗讀書於學校矣。今特受雇於商家。凡星期祭日之夕。欲覓蠅頭利。故爲此耳。」

孟德斯鳩聞其言益怪之。曰。「君之行蹤一何奇也。其間必非無故者。外人可得聞乎。願知其詳。」少年對曰。「噫。先生欲叩吾身世。固易易也。然我言之反惹先生悲。我父名羅菩。府中良商也。一日以貿遷故。滿載商品出航海外。不幸遇海盜船。與商品共沒於賊。并捕吾父。使爲奴隸。得贈金千二百圓。方肯釋吾父。回然吾父啓行時。將家財盡購商品以去。家中無有餘者。某尙有一母一姊。一家三人晝夜勞勩。節衣縮食。思積金錢以贖吾父。而無如母姊力弱。所得無多。某雖受質於商家。然所得僅此區區貨金而已。欲待某三人所得以贖吾父。恐河清難俟。而吾父之墓木已拱矣。……先生先生。僑星期祭日。欲與二三知己放乎中流。以永今夕。願先生招某某當竭誠盡力以待先生。」……言訖淚下。

孟德斯鳩聞其言。悲從中來。不能自己。強制之使不露。微加贊歎。並使少年續其說。詢其父及海盜姓名住址。無遺漏。少年不知孟德斯鳩為何人。一一詳告之。無隱情。孟德斯鳩悉聆其言。愈悲其情之摯。而遇之窮。

長談不覺。夜已過半。遂回船告別。少年事後追思曰。『今宵之客。不知爲誰。雖然其爲非常人無疑。其牢記之母使忘。』

時光容易已盡。六週。

拜六禮

一日少年歸家。與母姊共飯。粗糲道前夜事。嘻吁不能休。

忽聞戶外有敲門聲。啓戶視之。昂然一丈夫也。月影模糊。燈光明滅。親乎友乎。不及細認。聽其言曰。『何燈之暗也!!!』噫。噫。異哉!!!此我父之聲也。是耶非耶。眞耶夢耶。胡爲乎來哉。

細問其由來。知已脫奴籍。挾旅費而回骨肉。四人驚喜欲狂。共道別後苦況。喜極而泣。忽數日。羅菩曰。『然則救余者誰哉!!!』少年對曰。『噫。我父……兒前夜載客納涼。救我父者。殆此人也。兒時爲母言其事。噫。何日得再逢此恩人。以表我骨肉之喜謝。彼山海之恩乎。』

羅菩不料爲不相識人所救歸家。後探問親故。得其資助。復營商業。家計漸裕。爾後竟得大富一家。安康以卒歲年。

然而少年求恩人之心。固不能一日忘也。大邑通都。冷街僻巷。隨處搜求。忽於日曜之朝。六達之衢。遇之少年。驚喜飛奔。其前長跪而請曰。『噫。恩人……是時也以喜極之故。胸中種種謝忱。吶吶若不能出口。祇道其所可言者而已。其人問曰。『嘻。異哉。爾所謂恩人者。何喜之甚也。』少年對曰。『先生何爲其然也。先生豈忘之乎。先生固贖吾父歸來。而使吾一家得安康以卒歲之大恩人也……』其人復曰。『嗚呼。吾友何所見。而以此事爲余所爲天下之慈善人多矣。苟救君父。豈有不欲使人懷其惠。知其名。向竟默然無一言乎。君誤矣。』扶少年起。放手遁入人叢中。忽不見。自後遂不復見。究不知爲誰氏所爲。

孟德斯鳩當時爲葡萄牙府公會議長。辭職後。以二十年之心力。殫精竭慮。著萬法精理一書。名轟世界。歿後。荷得其片紙隻字。珍若拱璧。或人得其手帳。內載以一千五百元。送與英人蒙氏。而其故不詳。當時蒙氏爲康奇枯地方銀行司出納。作書問之。

談

叢

八

得其復函曰。『此金奉葡萄酒府公會議長孟德斯鳩君之命。交與光盜之海盜贖一馬蘆艘商人歸來之金也。』於是世人始知此事爲孟德斯鳩所爲。此事胡奈意盧親聞自羅菩之親族云。



時評

◎內國之部

●死榮祿與生慶王

頃讀日本朝日新報云。榮祿於三月十四日病故。同日慶王奔赴保定。協議皇室要務。乃仰天大笑。賀死榮祿。廼伏地痛哭。弔生慶王。

夫榮慶之各樹旗幟。以爭門黨久矣。榮挾西后以行。其頑固主義。外龍驤。瞋之督府內結骨董之閣。宮庚子一役。幸脫漏網。今且惡氣傾天下矣。私賄公行。府不盡藏。候門之客。應接不暇。勞矣。苦矣。今忽寬容大度。長然一逝。以任慶黨之如何。而翩然自去。于無人之鄉。若是焉。得不爲榮祿賀。慶於庚辛間。頗與榮爭權力。榮勢蹙。既熾慶復退處。今若此正慶得遂。其數十年志願之時會也。雖然。吾中國將來日趨于種種破壞之原因。亦已於榮祿生時自造之。其果也。忽忽不及見而死。而以此龍騰虎擊之劇戰。盡遺于生慶王之一身。慶實榮祿之替身也。安得而不弔。安得而不弔。

●王之春其恨歟

內國之部

桂省民亂。久不能平。在位政府。畏避不進。今法人聲言。干預巡撫王之春。不獨不能嚴拒。而反與之訂約。以全省礦務鐵路之利權。為平亂之酬謝。法人聞斯約後。必再拜稽首。重謝王之春。王之春之為法人謀。果亦無愧於心。然轉為中國計。中國行省僅十八。以自國民亂而即以一省訂與外人。則中國十八省不值幾次之答禮矣。我乃念剛毅『寧贈外人。不與家賊』之誠言。

◎外國之部

●世界大公司

二十世紀中。其影響足以震撼全球者。有二國焉。曰俄。曰美。俄以兵美以商。頃聞美國有巨商豪富數十。開會於紐約。商議世界公司之事。定議開總公司於紐約上海兩處。其餘各要埠均擬設分理公司。以囊括世界之利權。至其一切章程等款。皆將定議。云此實自書契以來未聞之一大事業。而其影響及於全球。至劇且大於吾國為尤甚。

何則。二十世紀之劈頭。列強所耽耽而欲爭者。東方無盡藏之中國也。欲建鐵路。則訂密約以聲據之。欲握礦產。則挾賠款以要求之。其他如電報局報稅關之屬。通至私賄政府交通隨官。以數萬金錢。百方機詐而奪取之。此蓋已來之各國。挾公司而施於中國者也。今世界總公司不設於歐洲。而設於東亞。不設於日本。而設於中國。則其注意於中國。不在囊括二三鐵路包舉數十礦山。而欲直搗二萬萬方里神州之寶藏。以造就一

最富貴金國之外府。此固白人囂張演說。臺所已經拍手贊成之素志也。所欲告者。羣英之亡印度。於不十餘年。僅七萬磅之小公司。今美之世界公司。什百於英。則其亡中國。必更速於印度。演正比例之算式。以推算之。其在目前矣。嗚呼。吾身顛。

雖然。天演之例。不患人之謀。吾而患吾之不能制人。吾中國荷人。人能一心力以結大商隊。竭財產以創大公司。而着眼於國際貿易。競爭於世界權利。若廣東伍梁二君。創中國輪船公司。航行於香港與美洲。墨西哥間。以與歐美。人角逐海上權利。則今之美。國世界公司。安知他日不即為中國世界公司。歟。嗚呼。吾同胞。嗚呼。吾同胞。蓋不速起以奪美國世界公司之先聲。

●俄日開戰之風聞

四月八日。為俄國撤兵於滿洲之期。迨三月間。俄軍向廣購器械糧食。致英人大生疑念。嗟日廷嚴詰之。遂起俄日開戰之謠。吾國某大員聞之。主虎狼相爭。獲者得利之說。銳意勸俄與日開戰。嗚呼。是恐法儒瓜分之議。不果而促之使因也。

何則。俄之不肯撤兵者。為盤據滿洲。英之嗾日者。為保守楊子江。日之願為英謀而與俄開戰者。為顧全福建一則。為盤據滿洲。一則。為保守楊子江。一則。為顧全福建。均無非為中國之土地也。俄英日既均為中國之土地。而至開戰。任取一地。以當戰場。則是地之民。死抑不僅此各國皆將派艦遣隊以觀兵于我中國。而瓜分之期至矣。

時評

四

嗟某員來前。爾以爲俄日開戰。爲爾之福耶。爾祖恫矣。爾家毀矣。爾身亦且將犧牲于東方之戰場矣。

●海軍世界

橫覽東西報章。二十世紀之世界。眞海軍發達之世界也。

俄國於去歲終。總算千九百零二年造船經常費。至三千一百萬留。臨時費一千八百萬留。總達四千九百萬留。較一千九百零一年。既增多八百萬留。尙擬於今歲再籌巨費。添建戰艦三隻。巡洋艦三隻。運送艦一隻。水雷艇數隻。

日本政府。於去歲既議增添水師。因上議院批駁。終未成議。現以下議院謂此乃國勢強弱之樞紐。頗爲勸念。故日廷不日擬添船艘。除魚雷艇不計外。大船八艘。共計八萬五千噸。合現有戰艦甲船六艘。共十四萬五千噸。而增添之噸數。較舊有已逾其半。

英國於三月七日。在下議院經畫擴張海軍。海軍費之總預算額。達三千五百八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一磅。較諸前年。增加三百二十萬二千磅。而該總額除修膳及維持費外。主張築造戰艦三艘。一等巡洋艦四艘。裝甲巡洋艦三艘。警備艦四艘。水雷驅逐艦十五艘。及潛水艇十艘。

美國亦於同時開議會。提出海軍擴張之問題。於三月十一日。經上下兩院協議。修正海軍擴張案。支出海軍經費八千八百八十七萬五千磅。并添造戰艦五艘。巡洋艦二艘。

德國聞俄日諸國增加海軍。頗生危懼。據德國水軍大臣脫畢斯現宣言云。德國既從外部大臣公爾利去蘇

洲之議。將於亞細亞大增水軍兵力。

嗚呼。觀列強如此銳意擴張海軍。雖出於處優。勝劣敗之世所不得已。實則造二十世紀一極大破敗之原因也。極大破敗之始。其在東方。廣土地。富財產之中國。首當其禍。於德國專注增加亞細亞兵力。微見風采矣。乃吾中國四萬萬同胞。尙昏昏。昏昏。如夢如醉。酣睡於混沌之鄉。而不知海軍世界爲何時代。嗟乎。嗟乎。是吾四萬萬同胞。自甘沈於海軍世界之下。夫何言。夫何言。

◎本省之部

●浙江大學堂

噫嘻。何吾所愛浙江大學堂而今若是。

大學堂始設丁酉之歲。初名求是書院。其間學生風潮。亦屢見不一見。前年冬。給各省立大學堂。乃改今名。歲撥常年費四萬金。堂款驟增數倍。然學課反益腐敗。遂有今年三月十六日之事。（參看事件門）

學生者。將來中國之主人翁也。主人今以求學故。自出其錢。若財假于所謂總理。所謂監督。稽查之手。以代理之。則爲總理監督稽查者。宜認定「學堂爲學生之學堂」而保護之。唯恐其不至。今若此。

總理以下。若監督。若稽查。毋亦謂今日自由平等之說。已彌布于學生人人之腦中。不大鋤之。患且不測。乃稍假一事一言。以立其威。庶可以爲後來戒。雖然。今日之事。與自由平等諸凡。頗撲不破之學說。蓋無絲毫可

本省之部

五

假借。學生在堂失物。自宜同稽查。託誰何得謂爲藉端緝。不可得堂中人人自危。自宜向總理稽查。理論何得謂爲挾制。失物既不可還。理論又不能受。煌煌乎六人斥退之罪言。亦已懸布。全堂八十餘人之退學辭。亦已宣告。猶復禮謁至聖。相戒勿譁。出堂時又復與總理以下諸人行作別禮。是學生明明知禮矣。夫不躁于後。亦必無悖于前。又何得謂爲無禮。徒以失物不獲。共激義憤。主學堂者。方自愧自艾之未暇。而猶敢藉此謀報。欲盡排異己者而大去之。以自便彼日之私圖。匪惟有過。罪亦莫大于此。今者往事已矣。吾意總理以下。若監督稽查其人。其決不因此一舉而遂謀封閉學堂。又決不因此一舉而遂引身辭退。則今日浙江大學堂之權。固猶屬于若總理若監督若稽查之手。總理監督稽查。其將以學生爲奴乎。抑改過不吝。而誓能以學生爲主乎。如第二說。則此後當時時以學生爲目的。而盡去私人。勉倡公論。以大反前日之所爲。能若是學堂賴之。浙江之名譽賴之。不然則今日學生。非可以威力屈者。異日學生。未必甘爲奴者。

吾又敢爲學生告曰。諸君以失物未緝。稽查遠從總理斥退諸君。諸君激于義憤。相率退學。且復謀建私校。意甚良美。雖然。其勿以爲有名。其勿以爲可喜。須知吾浙江有如是之學堂。乃吾浙人之至可哀者。我學生。今雖屈。今雖可哀。然必爲將來中國之主人。翁亦已斷斷無疑。義我學生。當自尊貴。當自實貴。又循循至勞至苦之一途。勉力以行之。貞心以持之。使我學生今日所草創未遑之學舍。而巍巍然爲將來中國國民學校之雄。則此次散學之幸。願以此爲諸君祝。爲諸君勉。



專件

浙江大學堂學生退學始末記

辛丑冬。求是書院改爲浙江大學堂。當道聘勞玉初爲總理。勞玉初聘戴氏劼哉爲稽察。戴某者。向爲練軍文案。素工諂媚手段。以是深得總理心。舉一切對待教習與學生之權。盡付之於戴某一人之手。勞惟畫諾隨事而已。戴某於此猶未足也。復引用私人。以輔己所不及。財政則掌之弟蔚哉。教育則掌之兄懋哉。杭人久謂浙江大學堂爲戴氏學堂。洵不誣也。又有屠光甫其人者。乃戴某之內弟。頑劣無恥。目不識丁。戴某亦聯爲指臂。互用其野蠻手段。屠嘗謂戴某曰。學生如此。須一網打盡之。吾輩乃得肆其所欲爲矣。學生聞而詰之。屠應之曰。吾不斥退若輩。吾非屠氏子也。由是學生與屠某更隱不相容。月之十二日夜。適一學生有失竊事。商請稽察搜緝。其

時去失物時未遠。以爲物猶在堂。亦未可知。而戴某不獨放棄其責任。反謂學生造端滋事。請於總理曰。余不勝此職。請從此辭。總理固留之。戴因以斥退學生要總理。遂盡列向所不悅于己者。計二十餘人。總理乃除六人名。六人者。乃素最不媚於戴氏者也。其罪辭曰。藉端挾制。出言無禮。學生見之。均憤憤不平。向總理辯六人之冤。總理謂學生曰。戴氏辦事甚善。吾素愛之。不忍其去。此事無論孰是孰否。斥退學生之權。固操於我。即我過。亦不收回成命。爾等合則留。不合則去。勿徒嘖嘖也。學生乃相率而退。聚議於講堂。謂此種野蠻壓制之地。吾輩安能鬱鬱久居。此衆皆潸潸淚下。曰。退學退學。諸教習聞之。遂出而謂學生曰。今事已至此。須稍待母躁。吾等當爲之轉圜。而總理終不允。不得已。復出而辭學生曰。願諸生去後各自努力。言畢。相對泣下。其時除請假出堂學生外。告退者計有八十餘人。其退學時自治之規則如左。

一不准毀壞公衆器物。

一舉動言論切戒囂張。

一公舉幹事數人。如有與學堂交接事件。須由幹事直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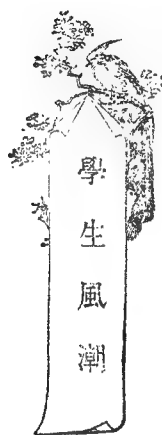
一衆人不得自行外出。有事。須向幹事情假許可。

一退學時須先至總講堂行謁聖禮。繼向總理及各教習各執事人作別。魚貫而出。不得喧譁。

嗚呼。浙江素稱文明之區。而其學堂之腐敗。猶若是。其他何論哉。特此布告。海內外志士。其有聞此言而同聲痛哭者歟。

右浙江大學堂退學生來函。以事關全省學務。特別立專件門。而以此稿實之當時失物者曰。陸永恒被斥者曰。吳興權。韓志嬰。劉保申。李伯庚。祝晉。李欽。頃聞已租定林司後文昌閣地。別立私校矣。本誌附識。





東報時論

俄兵果去滿洲乎？

俄人經營滿洲久矣。雖則久乎。是假而不歸者。非真有也。而今又正踐舊盟。將舉而歸之清國。俄人大國襟度。不吝改過於平。可觀矣。世界公論勢力。不可得而輕於是乎。可知矣。未審爲清國者受而有之。閉封自守。如故乎。將察時勢而顧國情。而有所變革乎。

拳匪之亂。列國聯軍入順天。俄國獨出兵滿洲。號爲豫鎮壓匪徒北竄。以保封疆。而此事也。猝出列國不意。而頗招物議。我日本上下人士。亦深以此爲疑。或內糾合國民同盟。俱扶清國。保全滿洲。或外抗議俄廷。聯盟英國。以救濟清國。而維持東亞和平爲事。而俄廷君臣。亦善聽于衆情。誓清國。以効期定約。召遼滿洲戍兵。其後尋有第一次撤兵之舉。今又將有第二次之舉。而距本月初二日。即四月八日（陽曆）實爲其期矣。夫信義者。國家之寶。人生不可須臾離者。也可離者。非真信義也。國無信義。則列國不親。民無信義。則內國不和。不和則強不親。則援寡國。殆吾聞大國不測不測者。猝不可信。恐有也。而今觀俄國撤兵之實。自牛莊始。奉天府亦將致之清兵。而去則信義之不可離也。盟約之不可叛也。雖俄國之大。且強亦不可不從矣。且夫深山大澤。多生龍蛇。大國衆民自有豪傑。智謀之士。老聃有言曰。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蓋我技人以木桃。而恩情之巧使。人不得不報以瓊瑤。不聽則以力而泄之。患其無辭。則從而生。以加其罪。此古今大吞小強并弱之術也。吾

嘗讀東西史乘。有知其然而俄國外交之術。亦往往然矣。孫武論戰曰。百戰百捷者。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清國文宗咸豐十年。英法聯軍陷北京。文宗出奔熱河。時洪秀全起于南方。正據金陵。英法公使等會議。將策秀全爲支那皇帝。以新結好通交。益利己國。獨俄國公使威格那業福。固執以爲不可。曰。清朝與俄國世世疆土相接。兄弟之邦。奈何。今一旦猝廢之。而以他人其事。遂寢。而此一。言深爲清朝所倚賴也。未幾烏蘇里一帶之地。不勞寸兵尺鐵。而盡入俄國之版圖矣。我明治甲午之役。李鴻章奉清皇命。來約和議于馬關。割地賠金。以謝前過。俄國與法德二邦聯盟。託名于救東亞危局。而逼我政府。以舉其所得之地。遼東半島而還之清國。而此一事。亦爲清朝所倚賴也。未幾遼東半島之土。不勞寸兵尺鐵。而又歸俄人之經界。清國徒擁主權之虛名耳。光緒帝銳意改革。用康有爲等。頻行新政。俄國使臣密因西太后親信。進說曰。徒心醉西洋一時文明之虛飾。而破壞東邦千載之政體。聘智圖材。而遺棄孔孟忠孝之道德。決非國之長計也。今皇上妙齡氣銳。不幸爲姦臣所誣。誤敵邦竊爲貴國憾之。萬一不得已。而用力於清君側。敵邦豈敢不效微忱。太后心頗爲動。未幾光緒有疾。垂簾訓政之事。起。康有爲等一派。皆以罪。或就刑戮。或奔竄于外國。而此一事。其益爲清所倚賴。與其不然。則徵諸其後。彼二國之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夫其外交之巧如此者。其事皆屬機密。外人未可容易知。未可容易知者。而漏泄人間。業已顯然不可掩。則雖其事真僞。亦未可知。且存疑可也。嗚呼。堂堂大國。信義之邦。四海列國。皆望其動靜。而爲去就憂喜。聯盟以此而成。離散以此而生。則其事于天下。固宜公明正大。

俯仰無愧。而豪傑智謀之士。爲國計者。每每如此。老朋孫武之論。未可以其人既爲枯骨。而卒廢其言也。然則俄人今日撤兵之舉。其始于牛莊。及于奉天者。其果可信乎。抑未可盡信乎。以爲可信也。吾安知其非不日復有所謂未幾之事乎哉。

我東京朝日報。於本日報紙。載北京電音曰。俄國政府新聲言曰。『鴨綠江上流。俄人所租借之地。有山林。爲日本人所放火。政府義不可不問其罪。而發船艦。向于其地。水路頗艱。不可不取路于陸地。今將出馬兵五千于滿洲。』此等事。亦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之類。俄人籍口。以遷延其撤兵之期。未可知也。夫我有疑心。則生暗鬼。風聲鶴唳。以爲敵至。自古既有明誠。俄人有鴨綠之警。則是鴨綠之事耳。其於滿洲。有何關係。雖然。而今邊警警然言之。未免過慮也。唯夫不測者。大國而其實信義之難恃也。計謀百出。其與之者。非真與之者乎。其奪之者。亦非真奪之者乎。又非非真奪者乎。變化無窮。吾殆惑焉。蓋以跡言之。則俄人今日之舉。違約踐誓。而滿洲全土。所謂祖宗發祥之地。其歸清國。有日也。我日本上下人士。亦不得不爲我同盟。邦賀之。而尤不得不爲俄羅斯大國。盛揚稱贊。其敦信義。而重公論之美德也。

抑又自一方而論之。則土地者。世界之土地。人民者。世界之人民也。世界列國。廣狹衆寡。各不盡同。有土地廣而人寡者。有人衆而土地狹者。有人力已盡。而地力不給者。有地力有餘。而人力未至者。善爲國者。善爲天下計者。也。善爲天下計。則大凡如此者。屬其未至。而致于有餘。移其已盡。而補于不給。此之謂裁成天地之宜。輔相天地之道。今列國盛唱。開放滿洲。公容外人者。實爲此故也。夫滿洲沃饒。廣土而人烟稀少。置實庫于中野。

無人可以守則盜賊白晝公然窺之此非獨盜賊之罪易曰慢藏誨盜清國君臣宜念之

榮祿密謀之披露

戊戌以來凡三大案。一日廢上訓政。一日立嗣圖獄。一日通拳排外。中國危亡。京邑破壞。皆由於此。凡禍首諸人。皆罪惡滔天矣。八國以公使被殺。使館被圍。力索罪魁。頃誅一王二相三大臣。若已死之剛毅徐桐李秉衡。並創爵擬死。近聞端王亦賜自盡。八國追原禍始。沿及訓政立嗣二案。凡小臣有上章陳請一言偶及謂楊崇伊黃均隆何乃瑩陳璧龍余誠格之流。皆請誅除。所以為中國除舊布新。所以為皇上誅賊安位。亦庶幾於除惡務盡。拔本塞源矣。惟最可異者。榮祿實為廢立訓政立嗣通拳三大案之首魁。乃獨令脫然事外。以貽中國無窮之禍。本以留太后心腹之密謀。以生皇上驚懼之隱患。斯真不可解矣。夫通拳排外之案。何為而生哉。生于戊戌圖獄未成。于是權行訓政。而幽廢聖主以疾也。皇上何為而幽廢太后何為而訓政。生于李蓮英讒人守舊之見。而一切決成于榮祿也。自幽廢圖獄不成。而立嗣立嗣不成。而通拳排外以張其威。詭謀逆策。白出不窮。至于京破國危。而後止。至事窮勢敗。則又預先歸罪他人。而結歐公使以求倖免。則又果免。則榮祿之視翻弄西人如小兒搖動。若國如奕棋。更張其逆膽矣。夫考實事者必當徵信。舉大事者皆視兵權。今以三大案之徵信考之。

三案之時期。誰有當國之事權。誰握全國之兵權。誰為太后之心腹。誰參帷幄之密謀。誰為一國所指攻。誰為

書札奏牘之流傳。合而考其時期之事實。罪狀之是非。無可逃矣。

光緒十五年後。太后名雖歸政。而日閱奏摺。一切仍總政柄。故皇上無權。而惟官豎李蓮英弄權。上惡李蓮英。索杖之二十。李蓮英恐為上不容。彼日夜譖上于后前。比帝后隙。所由來也。當戊戌前。恭邸為相。雖守舊不變。然坐謀大局。宵小畏威。除李蓮英外。亦不至竊弄威權。及戊戌三月。恭邸薨逝。然後翁同和以帝師當國。與皇上同心同德。力圖變法。維新榮祿雖有大學士之虛位。未得入軍機。軍機政府也。於是親親政柄。以翁與皇上變法。已守舊且不保也。榮祿本由西安將軍鑽營。大監李蓮英而內召者。乃日與剛毅李鴻章英短皇上攻翁于后前。又令小臣張仲斯劾翁。又令李成鋒聯御史多名請訓政。及四月二十三日變法之詔下。太后習上之收權變法。而慮翁同和之為上心腹。榮祿乃畫策請託閣兵于天津。以廢上請先與己兵柄。總統肅士成董福祥袁世凱采慶諸軍。以便行大事。而先逐翁同和。翦帝羽翼。太后從之。即提昭信股票千萬。與榮祿辦此。翁同和諫阻。提昭信股票千萬。築行宮。逐翁同和回籍。而令榮祿督直隸。總統北洋諸軍。令三品以上大臣巡摺。並召見于西太后。皆四月二十七日事。天津築行宮。皆有實事。閱兵並有明詔。此事為訓政幽廢之先聲。諱禍出自榮祿。門客所為。此為榮祿首畫訓政幽廢之第一策。試問逐皇上腹心之臣。與總兵柄之詔。同日下。觀之八月調兵廢上之事。速于瞬息。若榮祿不與密謀。安得託股肱而服兵柄。此事至淺。不待臆陶之察而易審者。榮祿首謀廢立。而請訓政為罪魁之罪。魁也。

榮祿自戊戌四月二十七日統北洋護軍。至九月改為武衛軍。分為五軍。自募萬餘人于京師。以南苑為營。是

稱中軍。選一國之名將勁兵。及各國之精械良器以實之。又選二萬餘人爲二軍鎮江。淮。爲武衛前鋒。而皆隸于榮祿。以京軍而忽分駐江。淮。此皆中國數百年之所無。蓋欺西太后以防劉坤一。而陰圖大局也。至立嗣後。加爲總統各省行營事務。則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矣。此握一國兵權之據。清國二百年來如翁同龢和坤穆新河肅順諸權臣。勢焰焚天。亦但握政權。而未嘗兼握兵權。又怡賢親王。恭忠親王。醇賢親王。以懿親輔政。位至重。未嘗兼握政權兵權。又若傳恆福康安父子。以孝賢皇后之弟姪。親統兵戎。累建大功。及其還朝輔政。亦握兵柄。從未聞以宰相兼統天下之兵馬。爲榮祿者。即立憲如日本德意志。其總理大臣猶不能兼此權也。此政權兵權。全在榮祿。爲列朝所無之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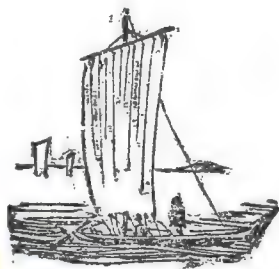
凡此絕殊之政權兵權。假以二百年來未有之寵權。非有帷幄密謀。心腹寄託。曾建大功。以安西太后者。后斷不輕予。況庚子正月立嗣之後。再除爲內大臣。更出入宮禁。以贊帷幄。此爲西太后腹心之據。

榮祿既內通李蓮英。而得權。心竊取兵權。向以慶親王爲西太后所最親信。恭邸既出。親王當有一人代爲首輔者。滿員皆愚。惟慶親王稍聰明。更事然。慮慶在政府。已不得專肆。乃以總署大臣張蔭桓借德華銀行還日本一萬萬之案。誣慶親王與張蔭桓中飽百餘萬。及既使太監誣告于后。后怒。即遣步軍園慶張府第。榮祿乃在后前叩頭力保慶王之無他。后怒解。即釋此事。而慶邸仍以此少失后權。不得入軍機。榮祿乃援其親家禮親王爲首輔。而彼得內外表裏爲奸。此五月初事。禮邸在恭王時。已引狂疾歸。至是爲榮祿牽出作傀儡。榮之此謀。不過欲慶不相耳。既欺西太后。復市慶王以德。其詭謀如此。自是內宮則有李蓮英。爲腹心。樞垣則有禮

親王。剛毅爲耳目。榮祿乃安心出天津。收拾兵將。以恩結董福祥。爲閱兵慶立之計。當到天津時。有密摺獨遞與太后。而不遞與上。上乃嚴旨申飭。此爲清朝臣下之所無。其早懷廢弒之心。於此先驗矣。乃五六月間。上變法益銳。翁同龢和雖知。上得康有爲而聽用之。榮祿既奉嚴旨。心不自安。又薦三十餘人。如鹿傳霖之類。上無一召見。更無一拔用者。時小臣所奏薦者。上猶見而擯用之。榮祿益憾。七月時。又奉嚴旨中飭。以不行新政。益不自安。十七日。懷塔布等革職。舊黨紛謀於榮祿。於是不復候。九月閱兵之遲遲。特召其私人楊崇伊至天津。囑奏請訓政。楊崇伊歸自天津。於七月二十九日。遞請訓政密摺。榮祿於初一日。即調董福祥蘇州兵入京師。初二日。調聶士成蘆臺兵守天津。而僞電奏總署以調英師船九艘到津。且調兵入衛。當時京師甚震。此事初四日。董岳兩軍到京。津於初五日。決策。以初六日廢上。下詔訓政。捕拿新黨。停鐵路。以捕康有爲。而榮祿於初六日早。獨乘鐵路入京師。以決大策。定大事。此皆分見於諭旨。總署檔案。京外報紙。事實最確者也。若使榮祿不預廢弒訓政之密謀。則出督天津時。何爲不遞密摺於皇上。七月杪。楊崇伊及舊黨何爲僕僕於天津督轅附耳夜謀。七月並無英俄之兵。何爲紛紛僞電告急於總署。董岳各守蘆蘆鎮地。何爲無端來津。更入京師。若榮祿守正不肯廢上。誰能調兵。八月六日。廢廢大變。鐵路且停。何獨榮祿以特率入京。此又證據至確。雖有蘇張之舌不能解者。榮祿主謀調兵成幽廢而贊訓政爲罪魁之罪。魁也。

當五六月大變法之時。榮祿又使其黨日夜布謠言。稱皇上重病不起。查天津國聞報。戊戌六七月間。可見又布謠言。『張蔭桓康有爲進丸』。然是時上勵精變法。日日召見臣下。章奏如山。從容諮問。安得有病。及八

月初六日。下幽廢徽醫之僞詔。稱自四月以來。朕躬不適。而捕殺康有爲之僞詔亦造。『康有爲進丸。毒弒皇上。令就地正法。』此僞旨由上海道蔡鈞交上海各國領事見。適英領事援救康有爲。否則康既以進丸毒弒皇上。被誅。皇上即以被毒丸見弒。則僞詔之立不待己亥之臘。而保慶元年即在戊戌八月改元矣。大命有在。逆謀不遂。不得已遂託重疾。徵醫天下。幽皇上于瀛台。造謠布謀。皆榮祿主之。是誠弒證疾罪魁之罪魁也。榮祿自戊戌八月六日入京師。後即入軍機。位爲大學士。故班在剛毅上。但次禮親王班第二。而禮親王乃其親家。榮祿所援引且才庸甚者。故軍機中惟榮祿全權。惟所專恣。剛毅班第三。性愚。徒供榮祿指使。王文韶班第四。慶壽恒班第五。皆以漢人位下。噤不敢聲。其後屢出軍機。啓秀趙舒勉入軍機。班在第五六。亦不過承榮祿意指耳。



來函

寓江西陳君致浙江同鄉會書

(前畧)近聞諸君在日。各以省籍聯會。斐然寡述。提倡本省風氣。注意地方自治。以爲爭存保種之計。甚敬服。甚敬服。迴鑒兩載。無好消息。赤狐黑鳥。日見怪象。外力漲矣。風雲急矣。諸君見吾國政府頹敗腐爛。已達極點。猶復信用媚外長技。百般醜態。倚賴性成。但圖苟延殘喘。顧惜身家。他非所計。外人日夕陰用要挾手段。壓制政府。虐我國民。顧愚無知。書不曉事。無故則帖耳就服。山居谷飲。席棘茹荼。顛頓槁餓以死。有事則輟耕一嘯。如蟬毛起。烏合之衆。漫無紀律。尙遠不逮列國燒炭麵色諸師之所爲。一二精明白現勢。熱心憂國之士。奮張空拳。勉力運動。又復困於惡濁官吏。固牢禁制之令。長慮卻顧。躊躇不前。奄奄虞淵。日景將墜。天塹地壘。盲魚黑鯢。眼簾翳塞。耳鼓齊瘡。十八行省水陸之盛。人民之衆。求一片立足乾淨之土。而不可得。東望扶桑。朝旭初上。諸君借助他山。新啟學界。龍文突飛。一日千里。驚駭不及。徒生勉美。願諸君澡雪精神。刷奮麟角。浪飲歐化。研究東學。仍時時以保存國粹爲念。諸君近日推廣報告。刊行雜誌。尤屬意調查事業。漸欲伸張勢力於內地。保存國粹。非異人任。此事在諸君爲獨一無二之天職。在吾師爲絕無僅有之希望。倘能萬族一心。萬衆一志。各就地方物土人情。切實改革。認行自治政策。則界綫愈近。開化愈易。人人腦中。皆知有破國亡家。爲妾爲奴之患。皆生國民思想。皆負國民責任。則上縱頑固。而下已明通。一朝不變。自立有基。諸君之用心。可謂美

矣。備矣。然鄙見有總總慮者。側聞諸君聯訂此會。省界甚嚴。此省不能參豫他省。浙江留學生最多。而氣最盛。廣西雲南江西人。甚寥寥。備備顧影。惟孤立是懼。夫同是支那之人。同具亡國之憂。此疆彼界。意何爲者。況在日留學諸君。各省統計。僅此千數百人。固之猶恐不固。乃自分之。亦非共圖保國新民自立之本意。果如所聞。是地圖瓜分着色之筆。不操之於六七野心帝國。而操之於留學界諸君矣。凡事作始也簡。將畢也巨。諸君其不可不念及也。若然。則自治之說非耶。曰。咄。是何言。自治如築牆之立基。意誠美備。惟聯會海外。扶植母國。同舟共濟。寧定方鍼。自表面上視之。雖有此省彼省之別。自精神上測之。同是一國之人。同服從於愛國二字。天然法律之下。遇事互相磋商。通力合作。當此二十周初。少年世界開幕之日。留學生一舉一動。關係種之存亡。國之興滅。島可嚴限界綫。自相鉅折。以召侮亡。不事惟是。方今各國。耽耽虎視。視支那如俎上肉。嗜不張牙舞爪。抽刀思割。其所以中止者。慮爭鬪之多寡。隙從自開。故徘徊觀變。不肯首難。設各省各會。自存吟域日久。意見稍歧。加之我政府吹毛求疵。壓力日迫。激之不能稍待。他族見此。從而用之。倘此願向英彼願託日。初不過借力抵禦。終則齟齬於盜爲他人瓜分之助。則俎肉先已分割成塊。不啻獻食於羣虎之前。不可悲可嘆之甚哉。吾敢信諸君中。真以愛國自任者。必不忍作此想。抑鄙諺有之。人心不同。如其面。詎可不維持於機先也。謂宜破除省界。集留學日本同志千餘人。聯一政求自治政策。總會總會之外。再設分會。由總會核定章程。各任本省應有義務。而獻其成於總會。聲聲相應。息息相通。如衆擎拱抱。泰岱。如江漢朝宗於海。人人心愛國之心。人人事愛國之事。腦電所達。目炬所照。但有國界。不有省界。如此則留學人少之省分。不至心畏孤虛。而

見存水火。即有一一齟齬之輩。不難以多數之人。鉗制少數之口。如前所患。庶有廖矣。至章程內有調查各名目。在專制國法律綫界外言之。決無妨礙。若行之專制法律綫界內。則名目稍異。最動人疑。且頑固當道。利祿薰心。殘賊新機。是其慣技。不可不先事防之。竊以爲似宜襲耳目中最習慣。最鄙俚。如訪事人之類。名字。使人見之。不甚介意。行之內地。庶泯形跡。要知行事惟期有成。標目之雅俗。可勿計也。某足未出里閭一步。固識外情。第以蠶測海。既有所見。雖明知無補高深於豪芒。然骨鯁著喉。不吐不安。以吾國人慮吾國事。尙非戶祝越尊之比。諸君儻以鄙言爲然耶。則盡嘗試之。諸君不以鄙言爲然耶。則請賜駁義。蓬萊天上。夢魂俱隨。惟祝諸君羣策羣力。勉爲國民前途鄉導不悞。

是函已具答於本期論說中不再贅覆

本會附誌



數行
鄉淚
一封
書



吾謂
此盡
亦然

留學界記事

1901年 記留學日本弘文學院全班生與院長交涉事

辛丑冬。北京警務諸君來日。日本嘉納治五郎設弘文學院以教授之。至去年春夏之交。來者日衆。嘉納氏力能及者。皆招徠之。其間有志願速成師範者。有志願各種專門學者。于是仿日本中學校章程。設一普通科。卒業後則保送各種專門學校。又創速成師範講習會。六月卒業。演講教育教授之大意。並參觀學校以資考察。自此以後。加納氏以代興教育爲己任。一語掛諸齒頰。絮絮不休。夫加納氏果熱心以從事也。猶且爲我國之恥。況未必乎。謂予不信。試讀支那教育問題一過。嘉納氏巧猾牢籠之術。若燭照而數計矣。至其普通科之因循遷延。尤非親觀者所不信也。內地消息隔闕。咸以弘文爲嚴正。吾今有一事爲諸君告。聞之當一笑而一歎。有某君。諸與北京警務諸君同級也。逍遙曠課。弘文絕不之懲。蓋因其父在肅親王之邸中。故待之極巴結。自去冬起。擬月取其學費三十五金。夫弘文學費月二十五金者。著之

于章程。人人所共見也。今乃出此。不義孰甚。某君不允。弘文不得已。遂索之于總監督。總監督又不允。弘文曰：「此君吾特別待之者也。」總監督曰：「貴院有特別學生。非吾所敢知也。」弘文語塞。決決而去。觀于此。弘文之宗旨尙堪問耶。此次退學。度必有種種遠因。非僅爲一時之公憤也。

弘文普通科之不完全也。人人知之。聞學生常與之商改課程。嘉納氏皆領之。而從未有改革之一日也。陰歷二月廿七日。舍監大久保氏。教務幹事三矢氏。會計關氏。忽集學生之部長。出新定規則十二條以示之。部長諸君。初以爲改良之課程也。及見之。則十二條之中。無一關於學課。不過爲賺錢計耳。部長答以事關全體。尙待酌商。會計曰：母傷。是乃學院所定之規則。越三日。即須實行。他人無商酌權也。部長辨之再四。僅得攜出以示同學。學生諸君。咸以爲不便。乃修改三條。其他瑣碎之事。不屑與之爭也。修改既畢。復由部長致言會計。會計陽諉之曰：將請命于院長。而陰無給覆之意。部長以迫于施行之期。因與訂次日索覆之約。其修改之三條。著于左方。而弘文之原稿。亦節錄焉。

一除告退外。無論臨時告假歸國及暑假中歸國者。每月須納金六圓半。

一洗濯一月三次。每次一套自備之物。宜由學生自理。

一患病者兩週之內。醫藥金皆由學院支出。逾則學生自理。

右弘文所定者

一臨時告假歸國者。如議暑假中歸國者。不納。

一洗濯一月四次。被單等亦宜洗。

被單亦宜洗者。因弘文學費雖同。成城而被褥等皆由學生自備也。

一診醫以十四次爲度。藥費亦如之。逾則學生自理。

右學生所改者

次晚十時。學院竟無覆。學生諸君。囑部長往問其原由。並告以明日停課之說。以力爭。

次晨（即廿九日）會計至。僅允脩改三條之一。部長復宣告同學。學生諸君。恐反以多望而無一成。又刪去一條。僅剩其一。議請必改。會計仍以請于校長之說相諉。至午後二時。復集部長等十餘人。告以堅不可改之意。時教務幹事三矢氏亦在座。因

演說弘文與他校之異點。且云校長已有定見。諸君力爭如是。誠不可解。無已。其退校如之何。我決不強留也。語畢。十餘人將拂衣而去。三矢氏止之曰。其少安。暫立片刻。三矢氏仍無他語。遂從容散會。既學生諸君開特別會。羣大憤齊聲退學。一面推人赴總監督及各監督處。陳以實情。一面商告退之法。總監督及各監督亦以爲事出于無可奈何。故不勸沮。此二十九日之事也。

次晨。學生諸君收拾行李。並公繕告退書于嘉納。其書之冒頭。無非恭維數句。下陳以學科不同。羣居寡益。故不得已而作告退之辭。末段則云。敝國教育。方在萌芽。負笈來者。將不絕于道。還望逾格關垂云云。一面又通知總監督。請其面告嘉納。于是弘文學院內生五十二人同時出院。是晚嘉納氏復激集每部代表之一二人。語曰。諸君皆官費學生。非有政府之命令。不得擅自退校。諸君其知之否。因告之曰。不然。政府于留學界上之交涉。以總監督爲之代表。我等退校之說。已陳之于總監督。總監督已陳之于貴院長。何不得退校之有。嘉納氏不能對難。以閑談。臨別時復語曰。諸君其熟圖之。毋貽後悔。學生諸君唯唯而退。此三月朔之事也。

次日嘉納致書各監督。並派人至總監督處。謂將改良課程以示挽回之意。總監督及各監督持此以示學生。

次日(即初三日)學生諸君會議于同窗例會。研究其堅持退院之利害。咸恐速成師範之路。從此而塞。而投考高等師範亦難。及第彼既有意改良。正可約法三章。全體回院。並開通學之例。以惠自費之寒畯者。衆贊成。于是議約七條。擬交總監督。條議如左。

一 撤去荒謬之教務幹事及會計

二 學生平日得與校長直接議事

三 特開通學之例。以便自費學生。通學即走讀日本學校之大半皆有此例

四 各科課程皆須更訂以圖改良

五 保送本校卒業學生入各專門學校。不得有官費私費通學不通學之歧視

六 實行學生請改之二條規則

七 實行原訂學校代備教科用書之規則

將就緒。總監督及各監督咸至。即請總監督演說。總監督起而問學生諸君之宗旨。並謂將何以善後。總代答者對以嘉納苟實有轉圜之意。則請與之交涉。否則堅執不允。總監督又述昨日嘉納派人之意。學生諸君遂出七條以示之。總監督以爲甚當。

越一日總監督轉告嘉納。嘉納皆慨允之。惟第一條之會計。及第七條。汪氏未曾道及。

次日。有湖南初到之師範科學生若干人。進弘文。以彼等昔與弘文無交涉。且此事亦瀕就緒也。不意嘉納氏竟以爲是即可恃而無恐者。而第二次之爽約起矣。

初八日。總監督致信學生。謂定明日回院。學生諸君。以有私費學生。擬囑嘉納氏即開通學之例。于是再請汪監督與嘉納締通學之約。並酌定學費等事。詎嘉納氏忽生變卦。謂通學之說。祇可俟諸異日。總監督與之婉商多時。仍無結果。不得已以通學拒絕之說。宣告學生。並令決明日入院之可否。

初九日學生諸君復會議。謂前約七事。已簡爲六事。今則尙未入院。遽却通學。六事

不諧。是其一端。衆曰。仍守前議。議後仍舉代表。致意于總監督。語未畢。有唐寶鏐其人者至。據云嘉納氏于通學一事。已經承諾。其條件如左。

一 弘文學院于住院生外添設通學生

一 通學生祇限于自費生

一 通學生之權利義務如住院生一律

一 通學生之入學按其志願學力分編各科各班。但志願一科者滿二十人以上者得另添一班

一 通學生暫不設額。學院教室可容即得編入

一 通學生按月納在學費四圓。其餘房飯書籍衣服等費概歸學生自理

一 通學生須同住一寄宿舍。由院長派人同住監督品行。照料學事。至監督費由學院支給

一 通學生須着學院制服

一 通學生寄宿舍應用器具。學院得量力借與。應需各款。學院亦得代墊

以上關於通學生者

一回院式先由學生向院長謝措置冒昧之失從此勉學如前

一院長向學生述職員辦理之過並將撤去教務幹事之事當衆宣告

一除前承諾各件外一切善後規則與總監督熟商務于學生均有便益

以上關於退院學生者

通學之事。至是始有頭緒。學生諸君。遂定次日至會館商回院事宜。

次日到者甚少。中有提出條件之未臻完善者。且云謝失一事並無失之可謝。無端受辱。實于國際名譽有關。遂擬成三條。到者皆贊成。三條錄于左。

一速成師範之通學生按月納在學費四圓其餘房飯書籍衣服等費概歸學生自理。惟並通科年限較長且無譯人準納半額。

一通學生滿十人以上者同住一寄宿舍。惟如有陸續踵至之少數學生不便特住一寄宿舍者。准其暫寓旅館。至監督之有否。一惟學院自便。

一回院式先校長演說次學生答辭

議既。即交總監督。並請其轉告嘉納。聞汪氏不允。意其爲嘉納之神妙手段所籠絡乎。

次日。學生全体復會議于會館。有謂昨定三條未經公認。當廢之者。紛紛辨議。迄無決者。乃定次日集會館各幹事及各省同鄉會之職員。以評議之。

次日九時。會館幹事及各省同鄉會之職員齊至。乃開議。皆勸全体學生回院。並云總監督已問過嘉納。不必定須謝失。其餘二條。則俟回院後。仍可由總監督與之商改。于是定次日入院之議。

十九日十時。全体學生回院。其回院式。先由總監督對嘉納致抱歉之詞。次嘉納氏仍囑學生演說。學生默然。總監督又囑之。學生又默然。持至一分之久。嘉納氏遂起而述職員所以不善之過。蓋皆未嘗一遊中國也。嘻。嘉納此言。其或笑三矢氏之輕于發言。而其牢籠我國人之手段。不及彼之萬一歟。後學生代表某君陳答辭。至其課程之改良與否。記者未曾得悉。姑俟異日。

吾記此事竟。不覺萬感集于胸中。回念祖國。歎歎久之。聊附數語于篇末。吾同

胞之有教育。職任有教育義務者。其樂聞乎此事之是非。吾不論吾獨怪吾國。開學堂之議論。充塞于朝野。而所謂官立之大中小學堂者。或將就緒。或未舉辦。其舉辦者。則又課程腐敗。職員頑梗。形式未完。邊論精神。官立未興。邊論私立。吾又怪吾國之無腦筋。無血氣者。觀外人之代興教育。而沾沾自喜。而不知彼外人之處心積慮。蓋欲奪教育之權。而起吾人之崇拜心也。諸君諸君。其將奮袂而起。鼓其造國民之精神。發激其熱誠。普及其常識。以樹定普通教育之基礎乎。抑將袖手旁觀。任外人之代興教育。受其欺軋。敢怒而不敢言乎。前事雖往。來者方多。我國之有教育。職任有教育義務者。其速抖擻精神。普行教育。先完全其常識。後負笈而來。東勿夢想扶桑三島。乃吾國所創之學林。為培植人才之福地也。

日本留學女學生共愛會章程

第一節 宗旨

本會以拯救二萬萬之女子。復其固有之特權。使之各具國家之思想。以得自盡女國民之天職為宗旨。

第二節 辦法

(甲) 先組織在東留學女子之團體。互相研究女學問題。以漸達其權力於祖國各行省。

(乙) 本會會員公認本會為其託命之所。凡本會之成立及其發達。各會員當以女學上之運動為其唯一之責。

(丙) 本會公選會員四員。每月各作論說一二篇。交事務長代為登報。以流達於祖國。

第三節 職掌

(甲) 公選事務長一員。凡會中一切事務皆屬之。

(乙) 公選書記一員。掌通信記事之事。

(丙) 公選評議員二員。佐事務長以評議本會種種之辦法。改良及其發達。

第四節 規則

(甲) 職掌會員由投票公選每三月改選或連選及他選皆以投票決之
 每月開會二次以月之第一日曜日及第三日曜日爲率下午一時起至三時

止遇有要事可開臨時會日期由事務長擇定

(丙) 凡遇舉人決事會員到者須有三分之二方可議決

(丁) 會員中如有特議之事得三人之贊成可開臨時會

(戊) 開會時會員均須一律到會如有要事須先函知書記開會時由書記報告同

人

(己) 開會時首演說次議會中之事

(庚) 演說以循環法每次三人用拾票檢定甲乙

(辛) 會員每月須納會費一角於開會時納之事務長

(壬) 演說議事時不得談笑阻人聽聞

(癸) 職員既承公選之後不得放棄其責任

陽歷四月。留學日本女學生。組織共愛會。到者幾二十人。吾國女學方霾沈數十層地獄之下。今乃自地心上達。其光炎炎。其勢焰焰。要之其有影響于祖國也必矣。敢豫爲吾國女學前途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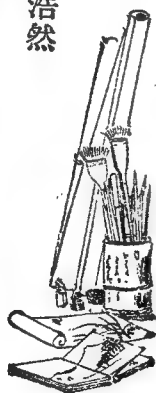
血雨腥風捲地來拔刀

砍得

鎮城開浩然

正氣凌霄閣還與星

球一回



巾幗之中之

丈夫愧煞丈

夫之中之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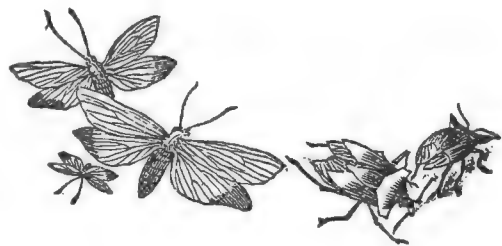
幗各爲之戲

日生男不

若生

女能門楣

木



偵探小說

專制虎

(續第
一期)

喋血生

翌日急赴宮。謁維拉伏克曰。閣下願以毒種一網打盡乎。抑將以粉飾了事也。維拉伏克曰。奈何。偵探曰。事在外國。不在宮闕之內。治之須給予三月之假。緩圖之。維拉伏克曰。何處獲之。偵探曰。柏林。未可知也。瑞士未可知也。巴黎倫敦未可知也。維拉伏克怒曰。啐!!! 誑予。是處之爲虛無黨居留地。奚待君爲偵探而知之。不聞昔曾以黨禍故。電逼瑞士留學生歸。而遂使先帝轟裂於輦中。君不圖燃眉之急。而乃開門揖盜。子休矣。侍衛長忿忿。而大偵探米加野徒呼事急!!! 事急。不告而辭去。復覓大偵探。恰連影子都不見了。求之國門。遍搜不得。是日宮中市喧傳大偵探

米加野被虛無黨人謀斃。紛論幾五旬。而於瑞士忽起一大波折。瑞士之都。善奈維之場。右枕明湖。左蟠螺岫。昔盧騷諸君子曾安硯是鄉。以參自由平等之三昧。而凡列國亡命。亦因無法律之桎梏。巡警之驚悍。惠然肯來。而當時俄羅斯旅人。凡五千餘。噫。不言而喻爲虛無黨也。

日者苦雨淒風。湖水荒哮。足音岑寂。午夜沈沈。漏且三下。善奈維之前區。有一座清麗別院。乃俄國留學生之俱樂部也。時則門已扃。電燈暗然。旁製小屏。恍兮惚兮。有人出入。噫。此何爲。原來革命大運動之秘密集會也。

是日。會長爲一俄女士。而宣教師裝者。慷慨演說。畧曰。同志諸君。各人以一點熱血。足以溺死皇帝。大事既決。吾赴聖彼得堡後。雖俄皇宮中有兵士巡察。圍如鉄桶。必達我目的而後已。演畢復朗誦革命運動報告書。鷄既鳴。風蕭雨晦。聲復寂然。晨起俄女士將整裝。及取革命運動冊子。則己不翼飛去。噫。咄。咄。怪事。士女連呼敗露!!!敗露。而聖彼得堡之行遂阻。

雖然。此時恰忘卻愛聖夫人在瑞士旅行。已經過數旬了。集會翌三日。夫人于瑞士

之游亦倦。乃就道晉柏林。與名士夫往來。休息僅一晝夜。欲探聖彼得堡之勝。乃先至俄國銀行易些金幣。越境時依法請稅關檢查。驗旅行許可券。夫人性情淡泊。行裝簡來。惟多携書冊以破寂寥。且前表明夫人長數國語言文字。故來往自由。登車後同客有一毛革商名科確魯克。託言由德國歸。然此人雖乘上等客車。卻形容不類。既抵京。臨行復支吾携愛聖夫人之手。袍囊去。追奪之。毛革商反含糊說道。奚用留此疣贅。反說得愛聖夫人當頭一棒。默若木鷄。

愛聖夫人既着聖彼得堡泊一華美旅舍。噫。安榻僅四日。而不測之禍至矣。是夜適虛無黨開秘密會于書林亞歷塞夫家。蒞會者六十人。甫及開會。忽聞一聲警砲。而俄羅斯一羣虎狼兵士已圍亞歷塞夫家之四顧如墻堵。而會員如夢中驚霹靂。不知云何。血戰久之。脫者半。獲者半。而失懸已久之大偵探米加野。忽露頭角。親執一女會員。笑對曰。貴君乃愛聖夫人。倫敦旅居俄伯爵阿蘭克家中之全權大臣乎。女士睜目頓足曰。吁。命也。而同日倫敦阿蘭克伯爵父女被拿之警電亦至。

原來愛聖夫人俄產也。以畫皮手段。實以幻形術冒爲英種。以避人耳目。良人爲俄

貴族。以國事犯爲西伯利亞流配。阿蘭克伯爵亦罹罪而逋者。爲虛無黨資本員。與夫人皆以鉅額之金價。買縮俄皇之御書。

然探破此絕大機關者。乃皇帝賴以爲萬里長城之大偵探米加野也。以繼拉其尾繪圖故。乃偵得其情婦與倍蘭德夫人之密事。復偵出阿蘭克與愛聖夫人之亡命于倫敦。爲虛無黨神經線。雖然大偵探果何處得端緒者。蓋由情婦與倍蘭德寒暄時。有問及倫敦有無音耗。一語得之耳。

大偵探之遽然不見者。非斃于虛無黨也。乃飄然往倫敦也。噫。愛聖夫人以畫皮之手段。忽爲英。忽爲俄。而大偵探亦以畫皮手段待之。吁。善柰維開會宣教師裝之女士。愛聖夫人也。亞歷塞夫家被獲之女士。愛聖夫人之變相也。夫人之奇癖。不欲人見其梳洗者。恐現廬山真面也。不料從開新年會前二禮拜進來之新僕。大偵探之化身也。新年會散由凹形耳房遁出之人影。大偵探之化身也。以乳酥壺事。乃大偵探。唧。環。結。草。報。恩。之。念。熾。而。速。欲。求。去。也。且愛聖夫人旅行時。由毒維同車之着重裘戴虎皮獵帽。鬼鬼崇崇之男子。大偵探也。善柰維俱樂部竊去革命冊子之人。大

偵探也。由柏林同車誤携愛聖夫人手鞵囊之毛革商。大偵探也。由鉤黨之事而得審據。于是搜出冬宮柱下爆藥五處。同事者宮內省吏七十人。侍衛兵士五十人。召使警察陸海軍數百人。或則駢首。或則竄逐。而愛聖夫人則流配於西伯利亞。後數年。乃有俄宮人鬼事。

攝魂花

喋血生

前年俄國新聞社。喧傳陸軍將校。叔姪二人。兩閱寒暑。同病畢命。不料乃誤於一剪攝魂花耳。諸君請者。且住爲佳。聽我演來。得少佳趣。

俄國一豪族。曰伊科納杜。爲莫斯科步兵大佐。一夕宴會歸。覺不適。急請聯隊附軍醫診之。經十分鐘。而大佐忽劇嘔吐。色蒼而身冷。汗涔涔下。軍醫急甚。遍察之。莫得端緒。而大佐愈苦悶。腹中如燃烈火。口噤不能言。軍醫問之。大佐含糊說魚羹。魚羹。言畢而彌留矣。

哦。原來魚羹爲俄國夏日及時之品。其製法先以魚類煮成濃汁。後加克利母。(油類)橄欖油二種。再加冰則凝結矣。味厚而質滯。不利於胃弱者。且民間製魚羹。克

利母每以下等油代之。至魚質多不新鮮。每年以此致命者數千。大佐既逝。人多以此毒疑之。已而政府解剖大佐死體之令下。檢查之。因（焮衝毒性）之故。胃與大小腸均裂。於是鑑定畢命之由。決屬魚羹不疑。以禮葬之而已。

於是將其遺產歸姓名勃蘭芝傳者。時乃為莫斯科砲兵大尉。性豪邁不羈。時與其細君反目。故生則異室焉。其家本殷富。僅二年間大尉已消金三十萬。得乃叔之遺產。復事揮霍。故名大不稱于軍人社會。大佐死後將一載。而莫斯科府紛紛呼一大不思議之事起。其事為何。蓋大佐之姓。勃蘭芝傳大尉。與乃叔同病而畢命。

大尉素行固劣。博奕飲酒。煙花狼籍。負債如山。每易軍服。晝夜冶游。一夜于莫斯科市警察忽見一醉漢倒臥。搜其懷見有勃蘭芝傳大尉名刺。此時已嘔吐滿地。氣如游絲。急呼鎮臺派人視之。而氣已絕。乃依法律解剖死體。則同一（焮衝毒性）斃也。臟腑固壞。而胃中尚存有魚羹餘質。惟思大尉體格素強健。雖受此毒。不致遽死。頗疑之。適是日有一兵卒于市中見大尉。微服獨行。叩之云往奧培刺街。時已下午六時。奧培刺街頗繁華。有一絕大戲園。間有一華麗酒林。人知大尉素往者。詢之。是夜

大尉果挾歌姬三人。往。問云須往觀劇。而大尉醉倒街中。則時已十一下。致死之由。究莫可議擬。畢竟以禮葬之終其局。

塋葬既一週。時忽一莫斯科醫科大學生。投書于卡塞篤新聞社。痛論大佐大尉叔姪畢命。決非魚羹而在。被人以毒藥致死。堅請將勃蘭芝傳胃中包藏物。囑醫科博士分析。初則衆論皆誹笑之。後乃輿論一轉大贊成。請于政府許之。厥發大尉之棺。囑俄國第一名家化學博士驗之。原來非魚羹。乃一種海毒。毒劑所致也。於是大生疑竇。復發大佐之遺骸驗之。竟同被此毒死也。

海毒。俗名基督誕。節薔薇。乃一種植物。其葉根含毒汁如水。無異臭味。毒人時食之不暴發覺。須食他物遇有油質者。毒始發。過二時乃嘔吐。精神昏迷。腹痛痙攣。極遲過六時終死矣。若解剖屍體。則粗視之如焮衝。毒性。尋常醫士多不及察也。致死之結果既得。于是諸新聞特登大佐大尉伯叔罹橫事。

此事非尋常犯罪。政府乃命警署多方緝訪。忽忽數月。毫無影響。蓋莫斯科之都。西歐東亞。賓客如雲。雖機械變詐。落人陷穽事。年以千萬計。而終不如彼叔姪之奇。

特。於是惹起歸田之老偵探米加野復見獵而心喜。

老偵探米加野不僅俄國聞名。而世界拜倒者也。彼既聞被毒事。乃謁莫斯科鎮臺司令長官。擔任斯事。米加野之訪出是事也。初乃詢大尉有無知己。羣答曰無之。惟有一名亞歷山德者。俄之富紳也。素與其叔大佐交甚篤。故大尉亦時往來之。偵探曰然則大尉之遺物在乎。曰在其故宅。大佐之遺物在乎。曰惟大尉收之。於是大偵探遂訪其故居。細檢伊科納杜之書翰。復閱大尉之書翰。米加野忽拍掌色喜曰。得之矣。得之矣。遂匆匆去。

急謁亞歷山德曰。大尉死變之日。曾訪君乎。亞曰君何知。答曰君是日明有郵信與之約也。亞曰然。偵探曰大尉屢向君貸金乎。亞曰然。是日之來仍爲貸金也。偵探曰貸幾何。亞曰二萬羅布。我以一萬羅布允之。約翌日取金。不料大尉當夜逝矣。偵探曰君何以一萬允之。亞曰蓋大尉曾以一萬羅布保生命險。故雖大尉有不測。余得以此金索還也。偵探曰以後如何。亞曰彼曾云將往奧培刺觀劇。時適下午四下鐘。別後事則予不知也。偵探曰君與乃叔大佐知交乎。亞曰誠然。偵探曰曾與君有金

帛交接乎。亞曰有之。然報往復來。頗清楚耳。偵探曰是矣。乃一揖而退。

不料大偵探一番平淡無奇之問答。忽搜出石破天驚之怪事。述及片時。我恰倦了。且腹中輾轉作聲。諸君稍待。我畧休息。再登壇與諸君述其機關。

請者請者。聽說聖彼得堡京都有位佳麗。風致纖娟。一顧傾城。表字裘麗雅。佛蘭西產也。依所天來俄國營印刷業。旅亭穩築。已數春秋。而家殷實。前年良人逝世。裘麗雅芳春。恰過棟花風信。而性頗嚴謹。果潔身自好之未亡人也。弔影憐形。苦膝下無解憂人。故遁入樂天主義。春秋佳日。好作勝游。而且不喜役人僕。僱一美洲黑奴。頗愚直而侍主人亦兢兢焉。

時乃正月元日。裘麗雅別院。開一舞蹈會。頗稱大觀。蒞會者多名公卿。當日之繁華。我恰曉得說不得。然賓客中有一波蘭的伯爵。自稱新到聖彼得堡者。面黑而髯。鬚年既六十矣。興致勃勃。然好狂飲。不醉無歸。而赴會之日。奇癖又發。酒闌人靜。黑奴忽聞鼻息聲。燭之則伯爵醉臥于屋隅也。搖之不醒。主婦視以爲長者。乃命黑奴負至精室。頗具掃榻之雅意。遣時伯爵之鼾音。齶齶。酣時則有人携着薔薇紅罩。執燈

入伯爵室爲之畧整衾褥而伯爵之銀靴則已墮于榻前復爲拾起之畧一開閣私舉一大指咋舌者屢爲之安置于桌上輕步而去噫彼何人斯其黑奴也耶

老伯爵邯鄲一夢甫及翌日下午四時聞主婦呼僕鈴始驚醒而黑奴已持洗盂候于戶外伯爵驚問曰此何地黑奴曰裘麗雅宅也曰今何時答曰下午四時黑奴忙將天鵝絨窗帷引開一片胭脂落日恰引的水晶屏分外光彩伯爵此時如夢初醒復問曰我何爲而睡于此答曰以貴君昨晚被酒故伯爵急曰貴主怒我唐突否答曰以貴君爲長者主婦頗敬之伯爵忽忽整理畢呼黑奴曰速導我至貴主處黑奴爲先容入裘麗雅室乃一精麗小軒窗幃卓拔地氈一望皆白色案頭供一古銅瓶安白梅一剪暗香撲人室中羅列書冊裘麗雅披一襲白狐裘纖手則以西班牙製手袋護之時惟爐火殷紅與白銀世界點綴耳伯爵與裘麗雅施禮畢即謝以僮父之罪答曰以閣下乃長者故留之否亦不敢冒昧也伯爵聆是語愈不自安而惟愛裘麗雅之妄念益熾數寒暄主婦問曰閣下果波蘭貴冑也何獨行踽踽爲答曰僕子然一身耳留茲阿堵物何用遍地揮霍之裘麗雅聞是語惶惶之感頗櫻心不

覺秋波含淚曰同病耳且妾以蒲柳弱質屢致人摧折不如閣下也伯爵此時妄念愈熾然時已晚餐伯爵真無可奈何歸去也

間一日復訪裘麗雅頗示以顧寄食門下之意主婦以其老而篤也乃許之曰妾雖不得廣厦千萬間爲閣下一枝棲息不難耳伯爵聞斯語儼如膺九錫色若飛急歸逆旅遷行裝于裘麗雅第伯爵果富有朱提屢以貨動裘麗雅凡旅行金數萬均請代藏之而裘麗雅自潔伯爵之室喜則不入伯爵之游請不與俱而平時則以長者呼之伯爵寄居且兩星期安樂高幾忘卻異鄉人矣當時黑奴事之亦頗謹而伯爵則醉翁之意終不在酒也屢以奇想動之而裘麗雅莊嚴當時且拋其樂天主義凡樂游宴會賓朋請謁一切謝絕幾足不出戶庭焉然而老伯爵情愈難堪矣雖僅數週恰在裘麗雅身上拋恰饋贖費數萬故初則夜尚能酣睡繼乃終宵反側裘麗雅疑其衰老症也故命黑奴事之愈周且伯爵于夜間好飲麥茶每於床頭安一磁壺一夜伯爵已寢黑奴乃持沸湯爲伯爵麥茶增足持一小角燈頻頻照伯爵睡容次夜亦如之伯爵愈感主僕之殷勤矣

一日朝膳畢。伯爵頗不適。語裘麗雅欲爲之招醫。伯爵堅辭之。遺時裘爲之私招醫士至。乃服藥。午後則痊矣。伯爵堅促裘麗雅同行觀劇。謝絕之。伯爵乃携一香水瓶。竟獨往。三時已歸。唏吁太息。對裘麗雅述零丁之境。裘以不經意。故脫口。出勸語曰。閣下不聽見支那人有一句下流語乎。曰。養兒防老。積穀防飢。閣下何不暫用之。安知不卜枯楊之吉也。不料裘麗雅一句無心的話。竟遭只狼心狗肺的混蛋伯爵動了大妄念。

伯爵雲裏霧裏。聽得正在出神。裘麗雅亦悟覺了。忽紅潮滿暈。黎過。顧左右而言他。忽電燈一閃。遍室雪亮。而自鳴鐘已報五下矣。黑奴搬出晚膳。嘉肴陳列。伯爵蹙額一顧曰。不用此厚味。裘麗雅見其悶悶。曰。閣下嘗用晚膳。妾偕君往觀。夜劇以解憂。伯爵不樂。乃反身入臥房。和衣睡下。心癢難搔。輾轉床褥。到了午夜。鍾鳴。人聲寂寂。躍起曰。冒險也。只好冒了。乃直奔內室。見裘麗雅臥室。繡幃已下。雙扉深扃。原來西洋開銷的機關。可以旋轉的。伯爵將門輕開。見一燈暗淡。金猊尙微吐百合香。裘麗雅曲玉臂而枕。海棠春睡。十分媚妖。伯爵忽狂呼。愛卿!!!愛卿!!!而裘麗雅驚地驚覺。

見伯爵跋扈。且怒且駭曰。君乃長者。妾未亡人。瓜李有嫌。何得貪夜而至此。妾與君同爲旅人。俄國果眞無法治罪耶。伯爵曰。哦!!!哦!!!有法律治罪耶。果然。請貴君細看我面目來。嘿!!!嘿!!!伯爵將臉上一摔。面目也不黑了。髯鬚也沒有了。不料就是世界聞名的俄國大偵探米加野也。裘麗雅知惡事敗露。急向枕畔取快鎗。擊偵探。而米加野一聲警鈴。忽從裘麗雅床下鑽出。警官二人。而庭前亦紛紛聞呵責。黑奴爾放鎗亦無用!!!爾放鎗亦無用之警官聲矣。殆裘主僕入獄。而亞歷山德已先在禁焉。

原來裘麗雅就是以海婁。兒毒殺大佐大尉姪將之攝魂花也。亞歷山德餓虎之偃爾。裘麗雅既被獲。恰毫無懼色。偏問米加野曰。君之偵探果神矣。而胡爲知我隱。而胡爲入我室。米加野含一支錫箔烟。約略語曰。吾以大佐大尉事。入室搜其遺物。則大佐死之前一日。有貴君請伊觀劇一郵片。而大尉死之前一日。則有亞歷山德貸金事一郵片。而訪亞時。又見彼壁上懸一麗人寫真。故僕即疑貴君也。予於是籍舞蹈會。乃入貴君家。不見予假寐之時。持紅薔薇罩執燈。入我室而私窺予銀靴之。

人果亞歷山德也。予往貴君家數禮拜。而請代藏予之旅行費十萬。貴君向法國銀行屢欲滙至本國。以數太鉅而阻。貴君每夜命黑奴爲予增麥茶。乃全是海蜆、兒汁乎。予日乃携香水瓶獨出。乃往驗毒汁也。是晚貴君誑我偕往觀劇。乃鈎我先食油質物。而可倒斃于路也。予至貴君宅後。乃擯絕賓朋。欲掩耳目。故也不料貴君將毒我。而予之羽翼已潛貴君床下三日矣。言畢裴麗雅太息曰。神哉神哉。復語偵探曰。是矣。妾果以毒人而罹罪。然妾以色餌而死者。即以色受餌死者。果無罪乎。冤哉。妾以大佐大尉伯叔事而將逸矣。卒敗于閣下手。雖然。吾罪鉅矣。旅聖彼得堡毒人若閣下果斃于妾手。正百數矣。亞歷山德分予之造孽錢幾盈五十萬。雖然。妾終非佛蘭西人。妾終與君同『畫皮』手段者也。言畢剝去偽面。噫。一俄羅斯奇醜婦人耳。既下獄。裴麗雅自縊于牢中。而黑奴與亞歷山德流西伯利亞。



日本聞見錄

日本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觀覽記

同鄉會會員

明治三十六年。即西曆一千九百〇三年三月。日本開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于大阪。蒐集全國產物及作品。以供學者之研究。并以驗近年之進步。誠日本維新以來未有之盛舉也。余于三月。偕同學數人。因得備歷各館。既畢。覽乃喟然曰。博覽會者何。擴張商業與交通外國貿易之機關也。我國商業不振久矣。上之無商會也。下之無商學也。故商業不振。商業不振。則國不富。不富則國無以自立。然則欲強國者。其非自商戰始哉。乃述所見。爲我同胞告焉。

博覽會者何。勸業場之聚集體也。故欲知博覽會者。不可不先言勸業場。勸業場者何。無數商店之團結體也。日本勸業場。多不勝計。以東京言之。京分爲十五區。每區必有二三勸業場。而間歲則總成于博覽會。故博覽會者。全國勸業場之聚集體也。

陽曆四月一日。自東京新橋乘流車向大阪行。以十七小時至。

二日。往博覽會場。場距旅館六里餘。日人訪此會爲第一盛舉。蓋以前四次會場占地之大小。比得計第一回。

博覽會觀覽記

日本聞見錄

占地。爲二萬九千八百〇七坪。(一坪合中國六平方尺)此次占地。共得十萬〇四千八十七坪。實較第一回。增至七萬四千二百八十坪。可謂進步哉。今將其第一回以至此回地坪。比較于左。

- 第一回.....二萬九千八百〇七坪
- 第二回.....四萬坪
- 第三回.....四萬三千三百坪
- 第四回.....五萬〇五百五十八坪
- 第五回.....十萬〇四千八十七坪

由地坪數比較之。即可知其商工業之發達。至其出品人數。亦較第四回多二倍有餘云。

博覽會正門。爲西北面。門幅一千二百尺。分爲三道。門外有梅鉢形池。池中裝置九頭青銅蟠龍噴水器。熱以大龜。爲大阪銅器商組合所出品。此價一萬三千圓。夜間。電燈四放。與噴水器相激射。水電互搏。忽紅忽黃。變現種種之彩色。

入正門。折而右。則爲農業館。農學于日本維新以來。發達最遲。然近五六年來。農學博士學士輩出。盡力研究。故此回所出品。較之第四回。大徵進步。館內所陳列品目如左。

- 一.....植物類
- 二.....動物類



- 三.....製造飲食品
- 四.....肥料
- 五.....農業之方法
- 六.....農業及農產製造器具
- 七.....園藝
- 八.....有益及有害動物
- 九.....有害及有益植物
- 十.....農商務省出品試驗成績表
- 十一.....有害昆蟲消滅之方法
- 十二.....有害昆蟲消除用器具

農商務省出品試驗成績表爲最多。有益及有害之昆蟲標本。次之。肥料。次之。肥料。農業之本也。故日本近育農學者必先言肥料。我國農業之不發達。亦爲此耳。視舉。轉至林業館。此陳列品目如左。

- 一.....林產物
- 二.....採取林產之方法之標本
- 三.....林業之器具

日本開見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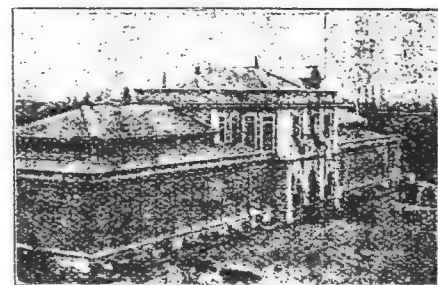
四

林產之模型

四

此我國虞人之所守也。今其廢久廢。吾聞日本三十年前亦無之。斯學初發明于近今云。其次為水產館其品

目錄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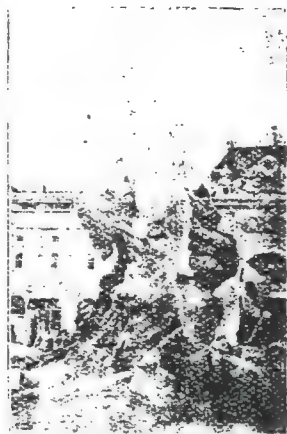


- 一 漁業
- 二 水產製造
- 三 海鹽
- 四 養殖
- 五 採取水產業之方法
- 六 日本各地漁船之標本
- 七 日本各地漁業狀況之標本
- 八 漁業之器具
- 九 水產

視畢出水產館午餐。館內有各種飲食店以謀觀覽人之便利也。少息復觀溫室等出折而右入通運館其所出品如左

一 汽車

- 二 人力車
- 三 荷車
- 四 自轉車及馬車
- 五 日本各汽船及軍艦之模型
- 六 各地郵便配送用靴及車
- 七 各地郵便配送人狀況之模型
- 八 電報機
- 九 電話機



出。再入機械館其陳列種目如下。

- 一 運動機
- 二 傳動機及機構
- 三 試驗機
- 四 電氣機械
- 五 水龍揚水機消防及火難救助器
- 六 乾燥及冷卻裝置

博覽會觀覽記

五

錄見聞本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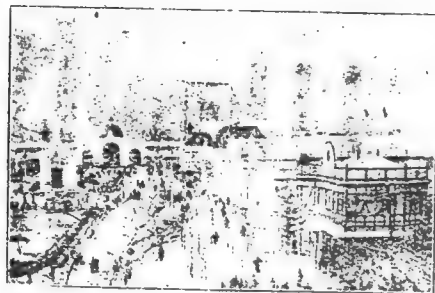
- 七 暖房器具
- 八 農林園藝及水產用機器
- 九 採礦及冶金機器
- 十 化學工業機器
- 十一 染織工業機器
- 十二 製皂機器
- 十三 製茶機器
- 十四 印刷機器
- 十五 製絲機器
- 十六 工作機械器具

上所陳列機械。皆倣歐洲。無有自日本人發明者。雖然日本維新以來。不過三十年。而歐洲一切造機方法。皆已竊得之。日本固盜竊之雄也。若我國則并盜之竊之而不能焉。笑次入美術館。門口有觀音佛像之噴水器。此噴水器直立于直徑六十尺之池之中央。器仿楊柳觀音像。高一丈六尺。踞于丈餘之岩石上。左手携柳枝。右手持水瓶。水直自瓶口。出一小兒形托盤立受之。一橫睡戲水。一追三驚以嬉水。總計高水面二十尺。幅亦二十尺。乃東京美術學校生徒高村光雲河邊正夫諸氏所出品。適入館。此館為博覽會中最壯麗之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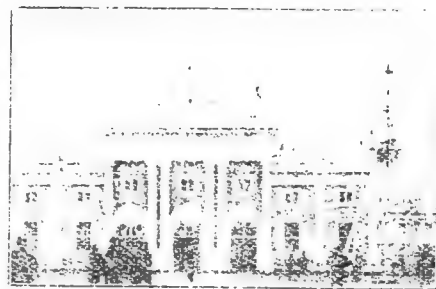
其陳列品有四。

- 一 繪畫
- 二 塑像
- 三 美術工藝
- 四 美術建築之圖案及模型

此出品大半為東京美術學校生徒所製作。出美術館。折而左復折于右。左則吾中國人所最傷心之臺灣館。在焉。其建築悉依清臺灣總督府之原式。入門則庭園之中有戲臺也。臺上置四人橋。一兩傍有臺灣料理店。（即酒肆）茶店。中選幼女二十餘人。衣中國服。作堂倌。嗚呼。此已亡中國之一部國民也。今志士日日向吾國道亡國以後狀。述印度述波蘭筆墨所及何嘗不慷慨乎。如親見而吾國人固以為偽言。今臺灣割歸日本。事不越十年。度今人皆能知之。此回博覽館。又皇皇建築于大坂之市。吾國人來此者亦頗不乏。觀者諸君。此偽言乎。此實言乎。知是實言矣。其自警否。其自畏否。其應如何謀救中國否。嗚呼。吾不能再言矣。館內有臺灣人民出品物陳列場。臺人歡笑。醜態。儼然。一日本國民。焉日本自甲午後至今。歲乃開博覽會。因佈陳其新領土之產物及人民生活之現象。以自夸。能變同種之光榮也。是館之右為體育館。陳列日本昔日之武器。及近來各學校體育成績表。并置鐵棒。木馬。天橋。隨意縱人游戲。其隨時導人體育如此。出體育館。入教育館。皆東京高等學校師範學校所出品。其種目如左。



- 四 C 探鑛及冶金之方法
 化學工業
 化學製品
 製造品
 塞門德土石灰石膏漆灰
 紙及紙製品
 絲及絲革類
 七寶品及玻璃品
 陶磁器
 陶磁器
 玻璃
 漆器
 製作工業
 金屬製品
 武器
- 五 A 陶磁器
 B 玻璃
 漆器
 製作工業
 金屬製品
 武器
- 六 製作工業
 金屬製品
 武器
- 七 製作工業
 金屬製品
 武器



- 一 教器
 國民讀本之種類
 學術
 醫學及衛生
 動物之解剖
 測定器
 寫真及印刷
 建築
 統計及經濟
 次有工業館其建築雄於別館亦出品所繁多分爲七種。
- 二 史織物類
 探鑛及冶金
 鐵物及土石
 冶金製品
- 三 探鑛及冶金
 鐵物及土石
 冶金製品
- 四 探鑛及冶金
 鐵物及土石
 冶金製品
- 五 探鑛及冶金
 鐵物及土石
 冶金製品
- 六 探鑛及冶金
 鐵物及土石
 冶金製品
- 七 探鑛及冶金
 鐵物及土石
 冶金製品
- 八 探鑛及冶金
 鐵物及土石
 冶金製品
- 九 探鑛及冶金
 鐵物及土石
 冶金製品

觀畢。折入於右。則有大阪砲兵工廠及海軍省出品之巨砲數門。遂出博覽會正門。於是博覽會乃觀畢。四日。游大阪各名所。晚再入博覽會。是日乃日本大祭日。夜間開場。各處皆燃電燈。甚為美觀。非筆墨所能盡言。凡夜間開場日期。為每星期六、星期三、星期日及大祭日。

附錄

◎各館出品件數及人員表

館名	出品件數	人員
●農業館	八五、四四七	七一、五三二
●林業館	八、六〇八	五、五七〇
●水產館	三一、一五二	一九、一三三
●工業館	一七〇、九三八	四九、八九九
●機械館	三、四九四	七、九〇
●教育館	一二、三一七	三、五五六
●動物館	三、九四	二、九八
●通運館	一、七二六	三、三〇

(完結)



調查會稿

◎杭城報紙銷數表

報名	銷數	所銷處
▲中外日報	約五百張	官場商家學堂住民皆備
▲蘇報	約五十張	學堂為多
▲新聞報	約二百三四十張	官場商家學堂住民皆備
▲申報	約五百數十張	官場商家為多
▲杭州白話報	約七八百分	普通住民
▲新民叢報	約二百分	學堂學生為多
▲譯書彙編 <small>現改名政法學報</small>	約二百五十分	全上

調查會稿

其餘上海日本新出各種雜誌日報設立未久尚未暢行故不列

◎杭州藏書樓書數表

各種書六百四十四部都爲九千四百三十八冊

各種圖表一百六十九幅

旬報日報等十二種

地球儀一具

庶物標本一具

◎杭州金融機關組織表

金融解詳本期經濟門題目下

名別

家數

分業組織

票號

一

屬於官場財欸兌滙之事

銀號

五

屬於設爐鑄銀事

錢莊

大小約百數十屬於市面錢欸出入兌滙事

右票號一山西商人所設號名曰昇昌開設杭城珠寶巷杭州商賈往來皆由錢莊

與票號出入者頗少故自日昇昌外無他設者銀號與錢莊無異惟以資本稍大勢力亦較充裕皆設銀爐鑄造元寶列銀號表。

店名

所在地

組織成立

裕源

小井巷

杭商合股

開泰

大井巷

紹商合股

裕豐

周公井

杭州陸氏自股

裕泰

河坊巷

杭州沈氏自股

保泰

河坊巷

合股

晉義

焦棋杆

合股

和記

柴木巷

合股

源豐潤

坍牌樓

合股

右銀號八家屬於浙江布政使所屬地丁銀鑄造之事若借欸存款及出入一切事例則皆與錢莊無異錢莊約杭城內大小二百數十家本部調查尚未盡得確實故

調查會稿

不列又此百數十家數內或以兌錢所得餘息爲生活或兼售煙膏此皆一無資本錢業社會未公認之故亦不列列其借貸出納之大概如左方

◎支金 凡錢莊支出之項分爲二種。一曰現票即即日票可隨時向錢莊支取者一曰期票由錢莊指定期限而支取之但此種票亦可預期支取惟須納定期所距日息其用亦與現票同

◎存款 凡以金存于錢莊錢莊則月與之息其息名曰子金卽息金亦分二種。一曰隨時子金(俗稱聽掉期)一曰常盤子金(俗稱做常年)隨時子金無定數依市面需錢緩急由錢莊將存款代貸市舖收其日息轉給錢主而自取一二成此日息多寡之數由錢莊于錢業會所定之每月期以三六九卽曰掉期若常息年利七分爲最大近年財政支絀亦有多至七八分者

◎貸金 即借款借主欲向錢莊用錢款須有人擔保之亦有直接錢莊不須保證者因於錢莊信任借主與否爲別

◎押款 押款即以物作抵所抵物田產貨物均可惟因利息之高低及借金之多

少而差此息最爲不等大約必在七八分之上錢莊不喜爲此

若杭州金融繁簡之期亦復不一列表如左。

絲茶期每年四月以後

春秋納稅期春以四月秋以八月

歲暮收款期杭州收欸分三期一爲端午一爲中秋一爲歲終惟歲終一期爲尤嚴自十月後迄十二月晦日金融升漲甚於平時

凡杭城錢業一切組織之事皆秉成於錢業會館設杭城柳翠井巷公推董事一人司事四人必老于是業而又有勢力者自正月六日至十二月杪同業時會于此於商業之盛衰金融之狀況各舒意見以多數之數爲公定時價而布行于各同業

◎杭州放足會第二次調查信

杭州設立放足始末已紀入二期茲復得信如左。

▲放足會員之評議

(甲)凡幼女年及四五歲者會員有勸戒纏足之義務

(乙) 凡成年婦人已纏足者會員有勸令放足之義務
 (丙) 協商放足免痛之方法
 (丁) 協商放足後所穿鞋履之式樣

▲開會後杭州平和黨之協議

甲 先標明『奉旨不纏足』字樣

(乙) 除去『會』字而附屬『善堂』爲其分支

(丙) 當以『女學』爲放足會之天職

(丁) 當改定『女子裝飾』

戊 自各地鄉邑紳富家通婚始

計是日到會者凡八十餘人別類如左。

已放足者十餘人

即時願放足者三十餘人

將來不願兒女纏足者二十人

浙江同鄉會簡章

第一章 定名

是會爲吾浙留學生及官紳之游歷或寄居日本者所組織故曰浙江同鄉會

第二章 宗旨

以篤厚鄉誼爲主

第三章 義務

(甲) 對待會內之義務

一 凡會友有疾病事本會有救助之義務

一 凡會友有無故爲人毀損名譽事本會有力爭之義務

一 凡會友於私德上有關礙公共名譽事本會有勸戒之義務

一 凡會友有困難事須得公同扶翊者可由本人或同人報告幹事經幹事酌度事宜開臨時會集議視力所能爲竭力贊助

一 鄉人初到海外者除會館例應招待外本會更盡招待之義務

(乙) 對待會之義務

一 本會對待內地有輸進文明之義務

一 本會對待會外之同國人有互相聯絡互相親愛之義務

第四章 事業

一本會出雜誌一種每月一回發行(雜誌另有專章)

一本會調查部專調查浙省事宜(調查另有專章)

第五章 職員

本會設幹事員七人分掌各項事務

本會幹事員及責任表

幹事	員數	責任
----	----	----

庶務	三	一切庶務兼料儀
書記	一	紀事及一切往來信件
會計	一	銀錢收支並豫算一切用費
雜誌	一	總理雜誌事宜
調查	一	總理調查事宜

另設評議員參看第六章第二條

第六章 經費

一 常年捐 會員每年輸常年捐銀三圓六角按月分收以充一切公費其冬夏兩次懇親會席料仍臨時籌集

一 特別捐 本會因有雜誌調查等事業招待救助等義務必須寬籌經費方足敷用蒙海內外士夫樂助捐金

所派代誌本

[illegible]

明標社書館
中外日報局
通志書局
新中國書局
張志小先生
趙午翁先生
明達書莊
華英書莊
廣益書莊
南昌源號
陶器館
新東書社
中東書社
文鼎書社
文明書室
新政局
國民書局
彭叔校先生
集賢書局
智相先生
沈鴻烈先生
安倫文社
裕和堂書報社
萃應堂書報社
天德堂閱報社
親家弟聚宅
開封總代派報處
新民叢報館
廖振華號
陳燦南先生

一開會次序首由職員申說開會緣由次演說次提議
一凡演說員須將演說大旨留稿交書記錄存
一開會閉會時間久暫由職員臨時酌定
一凡開會閉會時間既經酌定後各會員不得逾時不
到亦不得先時出席

(乙) 議事規則

一本會舉人決事均經公共集議參用投票舉手之法
以多數爲準

一凡議一事須俟提出者及反對者各將已意表明然
後公決是非既經多數決定後不得再以前事爭執

一凡演說及議事時不得雜沓誼諱

(丙) 辨事規則

一凡辨事人員既經公舉委以各事其各事之範圍內
均聽其入自由處置有直行開辦之權

一凡辨事人員既經擔任各事不得放棄責任遇有疾
病及回國或游歷等情許其臨時囑託代理期內一
切責任仍由本人擔當

一各會員如有以辨事人所辦之事爲不滿意儘可函
知其人或於開會時提出公議惟不得於會外盡議
是非

附則

以上各條本會員須各遵守俟會事擴充於此章有未盡
合宜處隨時修改刊入

壬寅冬十月本會同人公擬

附則



癸卯三月二十日出版
同七月十五日再版

編輯兼發行者 浙江同鄉會
右代表者 王偉人
發行所 浙江同鄉會雜誌部
印刷所 日本東京市淺草區黑船町廿八番地
印刷人 酒井平次郎
印刷所 日本東京市淺草區黑船町廿八番地
東京並木活版所

本誌第八期要目豫告 (八月二日發行)

(社說) 新社會之理論
(論說) 中國開放論
(學術) ▲政法○論國事犯▲哲理○斯賓塞快樂派倫理學
說▲軍事○軍隊實習談▲歷史○愛爾蘭民族主義發達
之歷史▲傳記○中國愛國者鄭成功傳▲文學○雄辯學
▲科學○中國地質畧論
(大勢) ▲世界大勢一班○近世工商業之現象▲各國內
情○德國國勢之進步
(談叢) 野獲一夕話
(小說) 血痕花○返魂香○戀愛奇談

其餘門類甚多共
八萬有餘言材料
豐富趣味濃深

